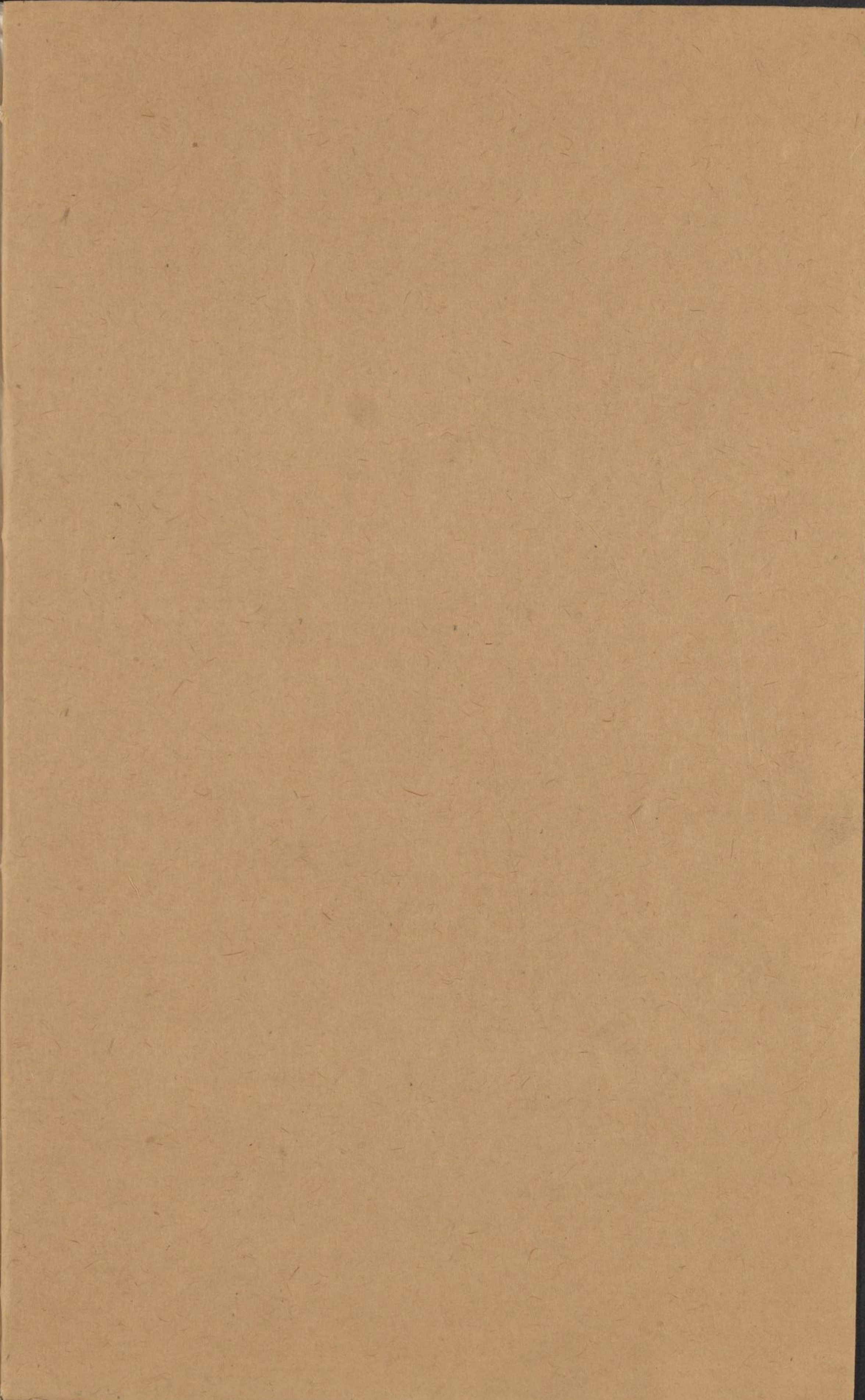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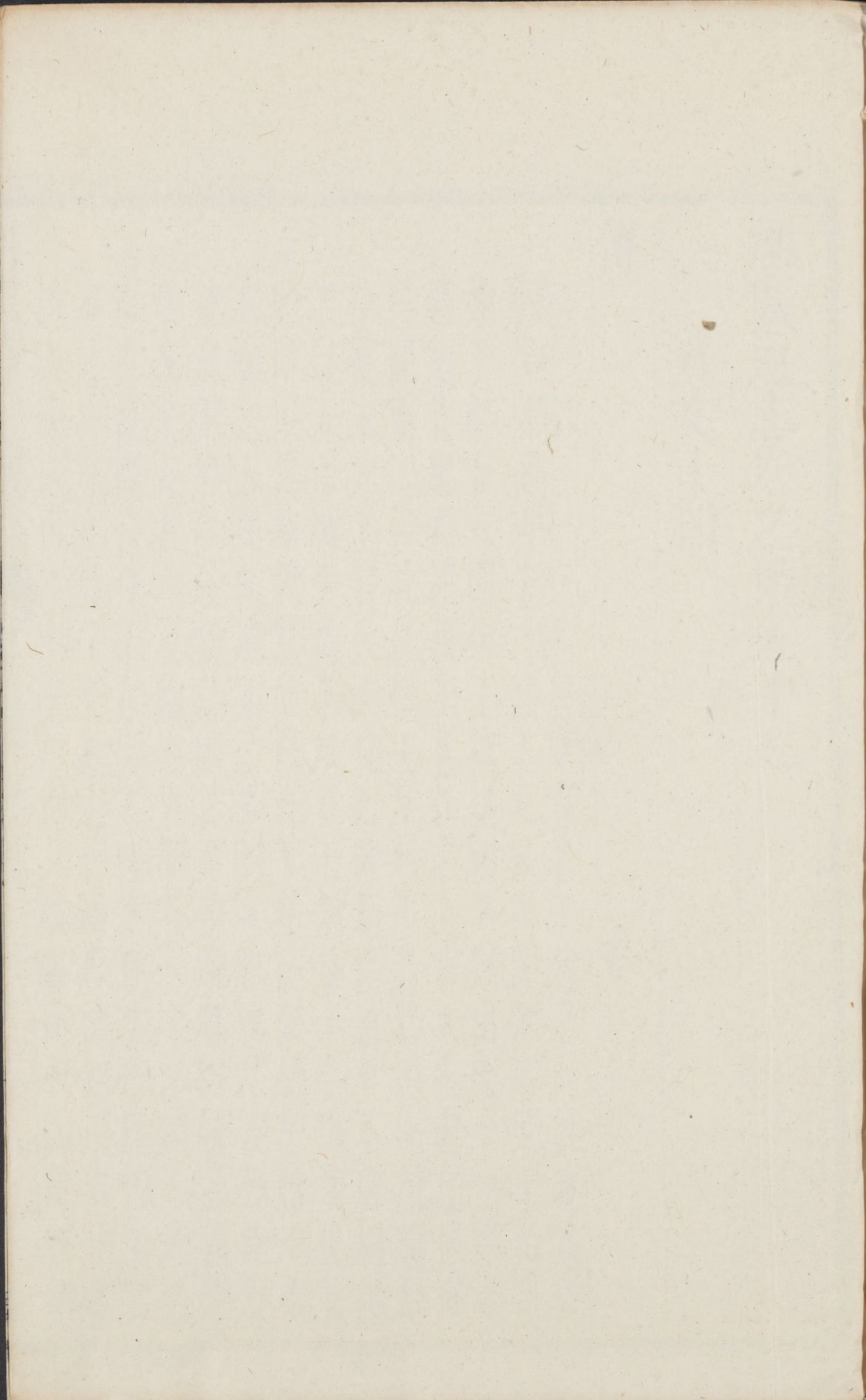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8 1940

T 3183/0.81
3182/81

21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七

藝文十四

傳

漢司馬遷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

嬭子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

遇賓客應對諸侯王其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

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屈原為

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

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以不聽也或謂之蘇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

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騷者猶也

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

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也履霜積冰之勢無所不至及已至是

言人幽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無辜而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七

藝文十四

傳

漢司馬遷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

嬭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
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
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屈原屬
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
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日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
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
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
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
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
讒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月... 藝文... 卷之五十七... 一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滯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
 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
 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
 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
 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
 淖汚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
 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
 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
 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
 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
 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
 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鹵楚將屈匄遂
 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淡人擊秦
 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
 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
 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至楚又因厚

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
 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
 在位使于齊顧及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
 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
 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
 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
 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
 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
 不內復至秦竟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
 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
 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
 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
 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
 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
 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
 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
 身客處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

月三十一日

藝文

二

溲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
 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于江
 濱披髮行吟澤畔顏色顛頽形容枯槁漁父見而
 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
 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
 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
 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
 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誰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
 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
 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
 莽傷懷末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寬
 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
 刺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
 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
 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元文幽處兮朦謂之不章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
 為下鳳凰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粦玉石兮一槩而

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藏任重載盛
 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
 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
 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
 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昭兮孰知
 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
 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
 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
 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辭曰浩浩沅湘兮分流
 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吟恒悲兮永歎慨
 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
 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
 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
 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歿不可讓兮願
 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于是懷石
 遂自投汨羅以歿屈原既歿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
 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
 為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 范蔚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宗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在為太

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于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于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彝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葬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矣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詢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探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

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

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

問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與日闔月

斂原之天意始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

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

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

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

頗陳災眚并荐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苞及

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

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老有作者七人之論宜更見

引致助崇大化於是詔公車徵鎔等三年大旱

瓊復上疏曰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

女謁放讒俊者十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

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

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

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

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成亡亦足

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謨則

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

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郵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荒書美文王之不服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殺繫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成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寔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

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姓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大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名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傳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却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處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

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
 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
 務剛其氣君者務疆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
 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
 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
 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
 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
 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
 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
 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
 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
 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
 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
 足枳棘之林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
 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
 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
 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
 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
 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
 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大貝南金之寶殿滯

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
 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
 日之明夏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
 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
 見幾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合李雲指
 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以收積薪之燄
 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
 陳理之乞同日而歿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
 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
 之人以忠為諱咎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
 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
 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
 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
 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
 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
 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
 審別真偽復與忠臣并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
 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涂四方聞
 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
 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溪而

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
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
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
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

晉陶潛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
萬年江夏

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空祖父揖元
康中為廬陵太守宗塋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
為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
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
冲默有遠量弱冠傳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
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
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
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
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
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
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
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
名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
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

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
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且旦大會州府
人士率多時彦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
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觀遂指君
謂亮曰將無是邪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
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
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
國桓溫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史并著
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
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
廷尉太原孫綽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
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
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
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
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
謝承別駕承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
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
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
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
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

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
 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隕然仗
 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優超然命駕
 逕之龍山顧景酬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
 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于家年五十
 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
 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
 然遠寄飭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
 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飲大夫桂陽
 羅合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
 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州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
 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
 重如此淵明先淵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
 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
 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贊曰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
 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
 遠業惜哉仁者必
 壽豈斯言之謬乎

南北朝袁淑真隱傳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

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
 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
 上無徑尺之陰身披數尺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
 讐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藿之檀桐
 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受
 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宋宋祁張東之傳

張東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

榮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
 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
 東之為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出為合蜀
 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
 輒處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
 外山岨水深漢世未通唐蒙開夜郎滇竿而哀牢
 不附東漢光武未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
 益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
 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
 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

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
 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
 不實于戎行濱貨之資不輸于大國而空竭府庫
 驅率平人受役蠻苗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
 管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
 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
 人蓋饑其貪珍奇之利而為蠻苗所驅役也漢獲
 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
 子身膏草野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于干
 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
 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
 置漢官不畱戍兵言置官畱兵有三不易置官雜
 居猜嫌將起畱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
 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
 縻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
 且縱且擒之伎而詭謀狡算恣情割剝扇動蠻渠
 遣成朋黨折支詔笑取媚蠻裔拜跪趨伏無復為
 恥提手子弟歎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遁
 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餘事剽奪且姚州本
 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

辛文協歿于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唯
 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歿其
 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
 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
 自支不芴取于蜀及置州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
 中司馬成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
 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
 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
 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雋府歲時朝覲
 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
 通增雋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
 不納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
 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
 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
 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
 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于國即名為洛州司馬
 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荐張柬之未用也后曰
 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
 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
 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

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東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東之剛直不傳會然遠于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游愿仕至襄州刺史游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侍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柰何尚在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霽翳澄駁咸以為天人之應

軾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遜于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棗車馬毀冠服

徒步往 山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士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譴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因語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僕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爾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固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汗不可得而見方山子悅見之歎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七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八

藝文十五

傳

明李東陽夏忠靖原吉傳

原吉字維詰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

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其政會劾諸司

忌事者觸上怒問誰從教汝執奏者新恐免冠謝

業得解有劉郎中者忌原吉欲中之乃奏言果人

教尚書上夏名問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實教臣

臣愚過聽罪萬死上下書算生獄郎中又奏原吉

專尚書柄言前事本原吉教尚書上怒曰我聞原
吉能佐尚書事原吉才汝顧欲陷之耶于是劉郎
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時擢戶部右侍郎充採
訪使巡福建考吏治訪民隱尋移鎮蘄州承樂初
轉左或言建交中用事人不宜任上曰原吉忠子
父皇故忠子建交又豈不忠于朕耶逾月進尚書
元年吳淞大水遣原吉行視水即賜吳中水利集

俾考觀原吉至浙詢故老考水之源委利害甚具
具奏上大畧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
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
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汭頃浦港湮塞滙
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
其壅淤以入于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
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
淤積旋疏旋塞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
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
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
入流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
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倘有范家濱至南倉
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沂
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
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圻以
御暴流上從之役夫十餘萬竝作原吉躬親撫視
晝夜布衣徒步行經畫盛暑為卻蓋曰衆赤體暴
日中吾何忍獨張蓋為乎于是諸濬治畢底績水
東入海不為患農田大利又春發粟三十萬石給
牛具種子以賑饑姚廣孝自浙西還上首問治水

何若廣孝具上其狀曰原吉古之遺愛也名還堂
部事時師旋方息大官空無畜積靖難功賞方行
封建親藩置武衛添設百司名天下儒生編摩大
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伐安南遣內官造大艦航
海通西南國營北都宮殿費皆以巨萬億計咸仰
給于戶曹原吉平賦役汰冗食均出入轉移節縮
財沛乎有餘而天下晏然七年上巡行北京原吉
從命兼掌行在吏禮兵及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
命盡總行在九卿事輔太孫居守諭之曰朕以房
元齡視卿時北都庶司草創原吉旦入朝造太孫
展前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部郎從官臺御史抱按
牘環立請事原吉不動聲色口應手判北奏行在
南啓監國皆立辦京師肅然上還賜宴有加禮諭
羣臣曰原吉輔皇孫居攝今周公也尋扈還京命
侍皇太孫周行鄉落問民所疾苦取藿黍以進曰
願殿下味此知民艱十九年三殿災言官應詔交
章論營北都非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撲殺儀
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然後行豈罔我
哉今何藉藉也言官遂劾諸大臣迷謬誤國上跪
言官大臣于午門難遷都利害令內侍出宣問議

云何諸大臣啐啐詆言官不知國大計原吉頓首謝曰給事中御史當言路且應詔陳言中無他臣等備員大臣贊大計不恟罪萬死再問對如初上悅事兩釋時上怒甚非原吉引咎識大體衆罪且莫測矣時大都新建轉漕難原吉薦平江伯陳瑄才使治漕薦長史周忱才陞侍郎巡撫已又從中贊聽所請以濟國靖難初瑄嘗爲飛語危之不計也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當是時天下洶洶苦北伐事南征而上欲盡滅諸國內恚多羣臣莫敢諫原吉曰我受國恩厚不可以不諫約尚書方賓與俱入叩頭言頻年數動不可以出師又聖體違和涉風沙苦幸自愛上怒切責賓賓懼自經歿上愈益怒籍其家而尚書呂震言原吉柔奸意傾之上怒命錦衣衛械以來原吉方起厥儲使者至迫就逮原吉曰俟畢此卽行不然恐侵盜爲國費歿吾安之不以累公也及至上召問北征事對如初命繫內官監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布衣瓦器上感動命中使自以其意問之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也豈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露雷

無非教何敢怨上聞意大解然猶頌繫之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乃竟崩訃至太子卽日走繫所呼原吉哭具告以凶問原吉伏地哭不能興太子卽欲召原吉出視事原吉曰臣先帝罪人今未聞遺詔何敢出太子卽獄中賜御膳咨國事原吉曰今東南民力困於糧饑戎伍疲于歲漕宜幸南京少蘇民太子大稱善及卽位遷戶部尚書進少保太子少傅三俸並支辭不許許辭太子少傅俸賜繩愆糾繆章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屬令和手勅除鬱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皆原吉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請者李時勉延諍祭上隱上大恚欲深罪原吉曰時勉小臣言卽過豈能損聖德幸下法司議徐罪之未晚也未幾仁宗崩章皇帝方監國南京諸大議皆原吉預定監國至卽位時時名咨大計或時袖小帖手付之漢庶人反指原吉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揚首勸親征上難之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還賜
 賚甚厚又賜範金銀章曰含弘貞靜曰謙謙齋曰
 後天下樂已輟部務論道左右五年卒贈太師諡
 忠靖原吉天性寬平識不識見之謂為長者永樂
 中西域僧號法王者來上甚寵欲親詣郊勞原吉
 曰彼募化來宜示以君臣之禮幸上無自輕他日
 法王見便殿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諸
 侯之上况西域乎臣恐一屈膝辱天子大臣臣不
 敢奉詔上曰卿欲效韓愈耶時天子數御便殿及
 闕門時名對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無
 與者沈機密勿泯然無迹而天下陰受其賜其理
 財賦必酌大體略煩碎而主于體國靖民在部時
 吏捧精微章為墨汚怖欲歿肉袒歸罪叱之去明
 日自袖至便殿免冠曰臣昨不謹風颺急汚精微
 文書敢請其死上命易之而罷從吏有汚其織金
 賜衣者懼甚曰汚可浣何懼吏壞所寶硯石匿不
 敢見曰吾未嘗惜是一時卿大夫雅量稱第一嘗
 與同列夜飲趨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
 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忠敬如此居
 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人以爲

王子明韓稚
 圭之度云

王世貞伍文定公傳

伍文定松滋人
 舉進士為常州

府推官剛直能斷而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箠
 之幾斃猶曳衣行行自若也後知吉安府宸濠反
 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道避入城文定即閉門
 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時猝起無抗者公
 威望素重宜即吉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潰
 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兵治餉儲待遂
 同擣南昌以精兵自廣潤門入殺守者市肆按堵
 二日追及於樵舍宸濠兵舟萬艘蔽江面文薄堅
 冒矢石火燎鬚鬢不動士爭殊歾闔遂破之獲宸
 濠進江西按察使大闔張忠率師討賊賊平無與
 內忌其功因見脇跪不屈執而撻之竟移病歸後
 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土司鳳
 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文歿
 難漸息因乞歸卒時謂宸濠之役文定功第一進
 賢令劉源清蓋誅持寧檄者尚氣好兵法後以待
 郎討大同發兵不利褫官爵今尚存故不為詳傳
 云 耿定向劉莊襄公逸事傳 公諱天和字養和別
 號松石先世在唐宋

朝有官經制官制置者逮我明興公祖諱夢者以
 從義故賜田麻城遂家焉公曾大父諱訓宣德已
 未登進士選御史終參晉藩政大父諱仲翰景泰
 癸酉鄉進士為崇德令父諱遂成化庚戌會魁登
 進士為豐城令劉氏故世闕至大參公且官三品
 矣時家田不盈二百畝嗣崇德豐城又相繼為令
 及公之身尚艱窘家世清白風可想矣乃即大參
 公遇竊子事淡中隱厚若此其德遠矣駿發于公
 也豈偶哉公生而岐嶷穎敏十歲能文十五歲隨
 豐城公任從月湖楊先生廉聞譚濂洛之學慨然
 有求道之志十七歲豐城公見背遭家迍邐累構
 誣訟繫郡獄久之乃得理出時纒弱冠以白衣領
 弘治戊午鄉薦尋游胄監大著聲稱而公時唯著
 一布袍往返明輩家名刺出袖中無一僮隨者家
 食餘十年攻苦力學不屑以隻字免公府有邑令
 故與公知厚遺金若干緩公度以義固勿取正德
 戊辰成進士諸登第者多揚揚意得也公獨自念
 曰儒生業舉一事勾當已矣乃仕進則自今伊始
 顧此生何所建樹乃能不愧也慨然感奮終夜不
 寐進士率假貸飭僕馬服舍公節情約已不異平

日一時交遊咸海內知名士相與誓志策厲
 實修恥效世華標為者時中貴人逆瑾用事宰
 天下士以自張士多倚附如蠅公姿表頎然甚
 瑾一日于倚眾中觀公貌且偵知為同姓令私人
 持宗生帖招之昭以華秩公竟不往已授南京
 部主事庚午瑾誅乃改公監察御史癸酉簡巡
 中時閹黨正熾而巨璫慶堂者適為關中鎮守
 虐特甚秦民嗷嗷朝議謂非公莫制故有是命公
 得命即寘生灰度外矣比至飭法振紀詢謀審機
 詞堂所恃為爪牙者按其罪狀縛之盡寘諸法堂
 始戢戢斂毒秦民劃然如出湯火而閹黨故衙公
 刺骨云堂既憤不得肆于是重賂貽閹黨據事誣
 奏公詔下逮逮之日公監臨試事方竣諸聞錦衣
 校至相顧失色公了不為動即檄二理官檢閱圖
 書篋笥取其勘結案付監司已易服就逮時堂嗷
 左右嚴公械撫巡諸司憚堂氣勢無敢近者已而
 父老聞之倏聚萬餘人遮道呼籲聲震天地二髦
 擁臥檻轍下立繫檻不得行公再四以義撫諭乃
 行堂復陰遣人尾公後欲甘心焉賴秦民十數輩
 倡義裹糧相從每食必嘗乃免械至下詔獄久之

武廟廉其誣得釋左遷金壇丞公之為監臨也殫
 精畢力允懷奇抱偉士羅殆盡至今關中以勳
 業文學名世者多出是榜云初錄上時相楊公一
 清閱之嘖嘖賞曰真御史真御史蓋楊在關中督
 學久關中人士為所賞識者至是俱得脫穎錄又
 多出公手其文雄渾典雅故云而公之得釋也亦
 賴楊自中調護焉公既為丞即兢兢職業無纖毫
 世俗謫官態尹某初不甚諒公自懷猜疑久而感
 公忠誠卒為莫逆交其幕某者潔廉有幹才公雅
 愛之幕尋遷江西為陽明先生屬吏公寓書薦之
 先生特為委任卒成平賊功此幕効力居多論功
 首賞云公之獎進人才不遺卑官也類若此明年
 即轉是邑令勸農課士創利剔害民到今尸祝焉
 丁丑晉蘇州一守值孝豐山寇亂公旬日蕩平之
 比還晉守湖州湖故巨郡號難治郡有高蹈士某
 者抱德深隱前有司無知之者即知無能致之公
 初至即折節造請訪政所先于是均田賦復折徵
 諸建措民咸便之多此士力也已弭會宸濠變作
 陽明先生素知公才密檄當路疏畱公治兵策應
 未得入觀而天官即舉恒典刻公為天下郡守第

一至今湖人以公與謝太傅顏司徒蘇文忠並祀
 云嘉靖壬午晉山西提學副使公以母秦太恭人
 老上疏乞終養當路重公才持例不得請檄赴任
 公固以請不應越丙戌改公督學陝西固檄使行
 公擬再疏辭太恭人不欲曰汝父力學取高第不
 耀而卒汝為御史吾緣汝得封矣汝父坐階等不
 得封汝固眷眷急吾養獨不念汝父耶且汝按秦
 時父老德汝聞至今思汝不忌汝義當往慰秦父
 老公泣勉強應命如陝西明年晉南京太僕寺少
 卿已改太常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
 陝西諸邊軍餉是時方用兵河西公以才望故一
 歲三遷是任而公復以母老將固辭母又不悅且
 念朝廷以兵故不得已勉行時大學士楊公一清
 總制三邊雅重公機事咸咨詢之特薦公勅以原
 職巡撫陝西時陝西連歲兵荒民不堪命而各鎮
 中官尤股剝不已公懇疏汰革孳孳拊循民乃蘇
 洮岷番族叛公討平之繼平胡店賊繼又平漢中
 賊捷聞下詔嘉賞而公顧時時念母再四乞休時
 總制王公瓊謂陝中一日不可無公與臺臣朱觀
 會疏乞畱公久任上俞之乃晉公左副都御史仍

巡撫公之撫陝西也即邊郡下邑亦皆按歷咨諏
 幽隱畢達貪墨吏咸望風解綬去秦人學憲喬公
 世寧謂彼中自建設撫按以來唯公兩任功德前
 無為先後無與匹云壬辰以母憂歸公痛願養未
 逮哀毀骨立疏上得賜祭葬如例宅憂三年廬墓
 左朝夕經理塋域更不聞一刺齒家私越甲午黃
 河南徙自徐至濟漕運道不通特起公以原官治
 河公綜理悉及秋毫役夫不滿一萬甫三月而膚
 功即奏大學士桂公過濟適觀其成悉諸經畫歎
 曰奇才奇才云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總制陝
 西三邊軍務公畢智經略首陳戰守便宜增埤浚
 塹以扼要衝振兵厲將律紀整嚴蒞邊凡五稔捷
 音迭奏初以甘肅莊浪功晉右副都御史兼兵部
 侍郎尋以寧夏功轉左明年以永昌功晉兵部尚
 書兼官如舊白金綵幣歲至三四錫既成黑水口
 功上大嘉乃勳晉太子太保列司徒叙一子錦衣
 正千戶世襲賜賚有加公才智卓犖而本之忠誠
 且蒞陝久威德素孚機宜夙諳而所任將帥如周
 尚文輩其謀勇咸極一時之選故能成功如此秦
 人太史王維楨曰公之制軍也患敵若癘恤士若

子苦顏悴形年踰六袞而約躬勅度長算却慮
 屹焉惟社稷大計是圖蓋執誠體國不二其德
 知言哉辛丑改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時營政廢墜
 久當事率首鼠因循公為根本深慮銳志振刷奏
 調邊將八勤訓練清占役刻一切宿弊軍政至是
 肅然而不便者相與側目計煤孽去公三四疏上
 乞骸上念之特賜馳驅歸公歸里中絕口不及朝
 政而衷實念念在國每月朔望必冠帶焚香遙祝
 上壽不以衰老筋骨廢禮病篤時夢中諄諄語曰
 如何了如何了無兵無糧如何了其憂勤社稷如
 此公前後家是幾十稔未見手勦一孽屢治一腴
 田一生汲汲經營者非家祠則先壘耳弟天年早
 世公撫其遺孤愛同己子篤故敦族咸盡其心然
 未嘗曲意少假以一字免公府平生未見一指摘
 人瑕疵而樂道人善雅意尤好汲引後進披衷抒
 襟不為款款寒溫語于凡禔身服官之要各因其
 才質事任疊疊提誨不倦公蓋嫻于世故而精練
 于宦業故凡承公教者咸謂終身受用不盡云耿
 生曰世皆言公凝眸轉瞬含吐風雲艷晒唯諾咸
 有主宰則謂公以智勝云嗟夫人自形生孰不具

神智哉顧秉有偏全細鉅又所用殊方耳近代若揚文襄王新建暨公成能樹殊勳翊皇序後先競爽均秉足智也新建畢其智于聖賢心性之學可謂智及之矣事功特其緒耶文襄畢其智于建措以故歟歷中外所至輒效而不屑細謹子曰知德者鮮然歟跡公生平智之所運大都為世興事建業耳乃其砥行礪節益又兢兢焉似不特役役于事功間矣乃世人任權術伏崖谷媚心褊中便身賊物而

智視公

或

劉端簡公外傳

蓋聞古君子之不避險難不驚聲名不枉徑竇循理奉職行法俟命而已乃輒近顧謬不然士人豔慕清華競務巧宦上者矯然樹頰信眉揉情飭節欲以鈞奇而顯為名高下者卑卑婢鄙附麗習為韋脂又其衰也納賄通直如市賈然曾不惡恥及國家卒有緩急則如竊鼠驚豚縮穴逸垣矣然如是而卒倖如志者十五敗者亦十五若遵古之道而困厄以老者故象其世懲遵道者之困厄而慕彼之成不虞其敗也則幸以是為宦術嗟夫嗟夫何不取吾鄉端簡公之履觀之也彼務乃宦而敗者無論即倖成

者所喪滋多守道而困厄故自有不損者在矧守道如莊簡則亦卒躋崇顯以榮名終矣獨柰何不法此而慕彼也余為是慨特述公履詮次其言論俾後進者覽鏡而遷思焉公諱采字汝質別號安峯其先為洪都人國初有諱均祥公者始徙麻城居邑東細石嶺是為河東劉氏曾大父曰德敏以賓貢登仕佐郎大父曰紀父曰漢舉弘治戊午鄉試為建德令後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建德公長子木舉鄉試仕至濟南府同知次禾補邑庠生公季也初昆仲咸以文行著時稱河東三鳳云公孝友天植居子舍有郎中令浣滌廁踰風家事屬長不私財建德公卒于任公哀毀柴立匍匐護喪歸同兩兄居倚廬三年不禫不飲入服其孝自少福貌穎中不事攻苦而自嫻博士業宿學名彥胥傾心下之嘉靖壬午遂以春秋舉鄉試第三中己丑會試次春秋第二廷對賜進士高第時永康公持國秉權寵甚盛縉紳多紆意附之以公為會試所拔高等特嚮意公公故不肯違眾一謁其年臺多更置徵選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者計公才望必在選中預私公以市已德公謝之

竟不赴選鄉人因斷公擠之外補守宿州公雅尚
 儉素既蒞宿益自節約即一蔬不以厲民為治容
 容而故不受請寄不昵近習其發摘奸伏人稱神
 明焉一日遙望獄中有異狀心動果囚謀逸須暮
 發也鞠之左驗伏辜又民詭慝有人自經死其門
 者不知名氏公視其色有隱遂執按之得其奸抵
 罪屬歲大稔米斗百錢而漕臺督輪悉宿民嗷嗷
 公請移帑羨金轉糴為民代輸俟秋償漕臺意異
 移文格之公竟矯申前議民獲蘇至秋民纏屬輸
 償卒無負者居宿幾年而遷戶部員外郎尋晉郎
 中久之乃遷四川布政司叅議督理黃冊蜀王故
 賢會朝廷命吏董治王城公與焉事浚王遺公金
 帑輿甚公一無所受蜀人有官銓司者與公為同
 年居里中以私與監司構公寓書規之而蜀人因
 并銜公既典銓故滯公踰五載不調後蜀人敗始
 晉廣西按察司副使粵西變部錯居有司煩苛以
 致負固不逞時部使者議勦公抗議撫便部使者
 憾其抵已上章刺公賴當事者故諳粵西利弊乃
 不直部使者而賢公云某年晉雲南布政司叅政
 尋入覲某年晉廣西按察使某年晉廣東右布政

嘉靖之季政府得以賄交自信州始公之入覲也
 適信州當國諸計吏謁相國率薦金幣代羔雁而
 公獨否既信州按儀籍召諸計吏飲而獨遺公諸
 為公動公故宴如也後分宜嗣秉政溺賄特甚銓
 政濁亂公以是又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始轉福
 建左轄蒞任踰年自度不能狗時取容擬引疾去
 會山東巡撫缺而華亭公新得與政力薦公乃得
 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維時由藩司進巡撫者
 率致數千金為政府謝沿襲成風雖素號自守者
 不免公獨無一縑之餽達空函問起居而已朝士
 聞者或嗟異之而夙與公善者僉為公危或貽書
 過公公不答曰任之耳尚書趙某者分宜私人也
 借勢螫毒朝士憚如豺虎一歲啣命視師海上鎮
 巡以下率踰境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千計其過
 東土也公第令候吏持空刺逐之趙手其刺恚曰
 安峯誠安耶諸司聞者為公惴惴或以告公公第
 發一噓耳公之撫山東也刻去煩文獨持大體遇
 諸監司暨牧伯長吏開誠披襟不為峻畛以此人
 人盡傾相與討求民隱勞勩劃利弊為之平賦均徭
 與民休息頌稱到今藉甚其大且難者時民苦採

鑿而命下嚴惡諸司稟稟不敢違迂公上疏請緩
詞極婉剴獲允御史某請開膠萊河通海運上可
其奏因遣視公條其不便者五御史不能難事竟
寢初巨寇楊士仁聚眾躡青徐間公應機勦撫捷
奏蒙金幣之賜越三年晉南京兵部右侍郎其年
以考績北上值團營協理缺人在位者爭引避因
廷推及公公受任自矢曰我無橫草功蒙恩至此
卽有急便當以身殉耳踰年復改佐戶侍時水衡
徒以刀泉不辦獲譴公攝篆世廟徵發芻午木衛
錢告竭公疏請裁諸費不經者不報居有頃南京
鎮武營卒亂司徒王公遇害議代者公語家眾曰
必我昔人畏團營故使我今人又畏南京若阱矣
將誰使趣治裝果以公往公之南也門下士有自
負諳韜畧者請從以備非常公卻之曰朝廷使我
南將輯寧是寄豈兵之耶若無所用之比至諗營
卒之亂以餉故而餉之不給則轉輸之弊不釐致
然耳維是條畫度之便宜事凡運艦至計道里遠
遜分定便度以省諸僦費戒主計者剔室一切收
支蠹孔由是轉輸者所在稱便而運艦翩翩踵至
南餉至今紅腐山積多公畫一規也辛酉以災異

自効免先是公之南也瀕行請于執政曰某病且
衰不稱任使第以畱京未靖誼不避難茲行賴宗
社之靈處分得少效其愚慮會須還我骸骨耳至
是懇申前請政府諒其誠特贊允之公南後代者
入居其邸舍觀其扁牖墻屋整飭如新嗟歎公德
云丁卯穆宗登極起公南京工部尚書未任改南
京吏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士
紳資適逢世多喜興事就功而公故任真自如恪
守舊章鎮以寧靜往時脫巾士懷懼恩威率戢戢
歛縮毋敢譁者已巳公以七十引年乞休上溫旨
慰畱有褒語朝士榮之庚午復乞休疏凡四上上
廉公情懇特允馳傳歸歸三年而公卒蓋癸酉十
一月二十三日也亦有司以聞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祭塋廕悉如制公嘗自謂生平宦業多得之宿州
一任語後進以仕宦要領曰惟毋附麗自立而已
既官藩臬四五任後家用常窘時時稱貸戚里中
顧嘗謂人曰居官廉之一字難哉難哉吾猶有媿
云公于平時知交及相連姻婭雖微賤遇之如等
爰雖不肖撫之猶才賢恒言曰親者無失其為親
故者無失其為故耳公無夙疾倏有中表喪躬往

殯之其家不能除舍而野宿以此中寒病歸歸而有鄉同年范姓者來訪其人衰老且貧公心憐之又力疾與傾倒數宿疾以是增劇而終距生弘治庚申五月十九日蓋春秋七十有四耳公以鞠躬敦行為學不襍異教晚年嘗祈曰吾不願年多多一年增一年過矣古云多壽多辱吾有味乎其言之也是可觀公之篤修且達矣天臺生曰余聞鄉長老稱說建德公世載醇德蚤世濟南公秉家政其馴行孝謹不減端簡公云端簡師里中三泉董公某董公故清修苦節人也而又繼師少保菲襄父其父兄師友淵源所漸如此又聞公舉鄉試時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昏昏睡也長公訶之曰此何時而猶然昏昏耶跡公少年志念已淡一舉不足介于中矣大受者故若此仕宦奕世門閥益高而子姪至今恂恂飭謹不少

孝節傳 孝節傳 為黃安

加于寒素其濡摩所從來久遠矣

北郭王威并其妻述也威幼失怙恃其仲父曰時瑩者撫之猶子比長為娶張瑩先是有一子而天意即子威矣羣從利瑩之無後也閱然欲分其產瑩憤欲訟以有威也威泣曰儂賴仲父以生有此

身即幸矣何利于產任羣從分之毫不欲取族長老三分其田強令受二之一乃勉受磽困十畝耳以是家益窘威胼胝力穡張勤女紅佐之孝養瑩惟謹時瑩壯年已抱末疾久之益劇臥床第者十年所其坐起食飲櫛沐即溲溺諸瑣委須人扶掖護持而威日每作苦營生又時有門戶役斯夕惟張躬之靡有懈晚而瑩病增述罔昏蚤莫辨饑飽無度嗜好怒詈俱失常性張百計將順如撫嬰孺不少違忤如是者再逾年瑩物威哀毀幾絕張泣謂曰仲父有媪在且老矣若如不諱奈此媪何威勉忍死就養仲媪其事仲媪一如事瑩者仲媪故多病病後嘗思肉食亟張卒不能具皇皇然傾缶貯粟集得斛餘躬負之市易一鵝歸烹以供欲盡之屬厭恐益其疾也四分之謹藏其餘以待不時需嬰孺在側不得一染指焉啼則取鞭撻釜驅之戶外任其呱呱啼勿惜也仲媪病泄痢者再逾年時穢衽席張手為蠲滌無難色又後病風痺客朋不得前後溲者逾月威惶懼愁痛呼神籲天祈以身代尋問醫云得溲味辛甘尚可活也媪偶便威密取嘗焉家眾竊知轉語諸人里父聞而驚訝

曰爲此者古稱黔婁而今有威爲兩耶威時亦病
 又時時伏枕祈曰天乎仲父育儂猶子得假一日
 餘生畢仲母窆事即棄捐填溝無憾媪果先二
 月物威臥苦土兩越月爲風濕所侵病增劇其時
 張年可三九其孤僅八齡威目孤謂張曰儂以仲
 父故得至今儂兄重聽廢人也是孤安特哉家且
 貧甚儂即死計若必適人矣張泣曰是何言哉君
 阿天也天一而已寧有二乎妾本願即從君地下
 徒以此孤苟活耳矢死靡他終與孤相爲命也威
 伏枕頓首謝曰子若是儂瞑矣威物極之於寢張
 夕每偕二孺憑棺哀號常至達曙比當春夏雷雨
 夜患其震驚號慟尤慘將鄰杵罷春城墉爲圻矣
 張擬身殉欲緩其墓會歲荒盜起族長老懼有他
 虞趣令拮据營葬之自是家益落僅一力田僕隨
 逋張朝秉鋤荷畚躬自播種夕刈藿拾稿夜勤績
 紡即饘粥縷襦不給也僉謂不堪而張勵操廿年
 如一日矣時其門稱未亡人者五咸無二志抑其
 濡漸然耶張年今逾艾令甲所得旌者邑令扁揚
 其閭曰孝節足以風矣威子一名世本八齡而
 者弱冠時病依宗里僧李壽菴謂其法可超生死

予令從李上人遊其侶趣之遠遊張泣爲書止之
 李上人見書撫感讚歎稱爲活佛謂所言皆心髓

至言擬之 **熊廷弼德安柯頌功傳** 柯頌功字元川
 海潮音云 先世孝感白雲

山人以三世祖志能館甥于德安呂千戶溷潭遂
 家焉頌功蚤補諸生爲文不屬艸援筆立就試輒
 冠其偶有志節耿介如石落落寡合居恒矜重自
 持雖盛夏冠裳秩如也閉戶讀書不問家人生產
 以此益食貧性至孝父大梁字子任將以歲貢謁
 選峕年六十矣頌功歎曰父年屆杖里猶奔走此
 路從明經起家母乃菽水不給于養乎人子之過
 也因痛自省責父嘗病殆不起頌功晝夜侍湯藥
 睫不交泣禱于神請以身代竟得瘥後四年父沒
 喪葬易威威備事繼母尤以孝聞構一樓于先祠
 後訓誨子弟肅然朝典一日盛暑登樓見其子文
 跣足歌坐怒曰居處恭當如是耶提研擊其首血
 流被面及文登賢書而頌功亦由選貢考授縣令
 顧文性和易雅好音律歌舞偶爲詞贈歌者頌功
 聞而大怒既杖之又手取其表閭者盡碎之其嚴
 急如此戊戌文成進士筮仕蜀之富順迎養甚懇

頌功答之曰使富順農安于野商安于市士大夫無間言即戲綵承歡不啻也竟不往身課農桑不復與戶外事文人為西曹躬具板輿頌功終不肯往植海棠百本于茅齋前日引子孫讀書其下所著有海棠屏集十餘卷家訓遺矩一編嘗語其季子亶之婦父右藩楊芷曰吾于古人法言中服膺君家敬仲四語如讀書以饑餓為進道居家以無事為平安二者吾庶幾焉至若仕宦以孤寒為安身君始得其家法意許芷不附時相以求開府也時人以為篤論第頌德字洞庭癸酉舉人頌功子六人文齊京奕亶立齊蚤亡亶字敬夫邑諸生性孝友輕財好義文卒無子亶嗣以京之子孟樛有謂文之僮奴產業甚腆非孟樛所得耑者亶遂秋毫無所取奕又無子而卒亶復嗣以立之子季楠及京卒又無子親友咸謂亶次子當為後亶歎曰世喪道矣名奉蒸嘗實利貨產兄弟之間有市心焉吾雖日不再食不忍為此態也竟以孟樛之次子華嗣之人皆服其廉讓素清癯年踰四十櫻末疾時母樂春秋高亶以身不克終養甚恨逮疾革遺命治衣衾以麻桐棺以素殯于東廊勿復備喪

禮曰吾不得為子以志恫也又為文以告其先人曰死而有知當盡子于來世不者魂且不散長與杜鵑同啼也士大

高世泰李得軒給諫傳

天下學者咸山

夫聞其言而悲之斗李漢陽李漢陽者愚公先生也乃其學則趨庭時本諸得軒先生得軒諱宗魯字學仲號得軒自少為名諸生迄成孝廉進士迄解官臥家園一以為善為樂天下名教為任至今子若孫世率循不衰四歲通論語孝經十歲窺百氏益穎出然家中落公竟從父鄉賢公躬治耕每手一編雜犢牧間識者曰是兒固有乘黃牛讀漢書風度也補諸生冠其曹成孝廉進士以萬曆癸酉甲戌次丙子例當除豕宰張私欲屬其所親棘闈事遣探公意公怒不之應遲乃補中書舍人識者曰是雖新進固凜然楊伯起包孝肅也大臣也公則曰臣從田間起獲讀中秘書臣幸甚則發中秘盡讀之國朝大創守無不擘績又手錄二祖以來旨意封駁百二十卷昕夕矻矻不減為諸生時庚辰纂修實錄竣論九邊奉職無狀因條陳數事後來三十年如燭

昭計數者俱不報又論南京官不宜過此考滿銓
 司惡之又劾大僚不職者大司城戴某輩數人會
 有督視皇城之後而同鄉會司空王少宰諸讒人
 之釁作遂出公浙江僉事會王者影附江陵壞江
 陵相業者也先是江陵起復考滿公正為中書嘗
 遺書其子謂相國既考滿則前日言官當召還諸
 讒人遂因此為媒孽也公則曰中與外皆臣職臣
 懼職不克稱耳寧必出入禁門耶政嚴明官吏自
 相戒勿犯卒未嘗殺一人褫一人冠服壬午浙兵
 變辱撫臣公所守郡去會城七百里旦夕不能達
 及報至公未及往救亂已解而前諸暴兵在行間
 者官司不能制所過縣村殘破諸道使者相約縱
 去勿問公曰若然是徂我也是以吾民奉若輩也
 是教吾麾下辱主帥也嚴為諭一切小有犯治以
 法諸暴兵遂不敢犯台紹秋毫公力也嗣新督府
 至公例謁會浙復民變縛直指並辱藩臬諸長公
 曰吾適在此其天意定此亂乎趨出救諸亂民望
 見公旌幟則舍戈呼曰李青天救我公狎笑我何
 德奈何不我辱而更呼我救汝乎徐徐為諭利害
 亂遂定直指乃得解縛迺當是時浙兵民相繼亂

公一未救似閉戶一及救似纓冠其似閉戶也非
 怯其似纓冠也非貪公恩威素著會逢其適耳而
 不意前直指者口稱公活命恩心慚之及啣之會
 王者更以此媒孽之其及救不論功其未及救則
 謂宜擬失律罪下其事於督府為張忠定公佳應
 執不可曰前番亂某倉卒七百里外不惟不能遽
 至又安能遽知昨番之亂定亂者何人乎皇天后
 土不可欺也迺得從末減調廣西兵備然而公央
 意解官矣公夙嚴事張甌山先生抵家園往復益
 密且命愚公受學焉黃岡樊孝介公倩也亦受學
 焉門以內師友消息門外人不知也家固貧宦復
 貧然家用儉凡浮費盡節縮公督耕朱孺人督織
 家且裕已丑歲饑甲午復饑戊申大饑公先後所
 食桑下人無筭約捐穀五千石有奇歲時掩骼之
 費如之撫伯季諸孤建祠堂躬義田設塾學立家
 訓里門火跪而以身請反風者三凡三請即三應
 若公者人不能盡信之天固信之也哉臥家園三
 十年值覃恩進階中憲大夫庚戌卒卒之頃無他
 語惟戒子若孫以勿忌為善勿忌天下名教所著
 西園樵話兵垣奏議若干卷論曰浙之亂匪小變

也公談笑定之匪有他術望旌幟倒戈呼民固心服公生平也凡亂民亂兵其好惡俱不與人異我無以服之則亂耳若公者龔渤海郭汾陽不是烈矣得一賢令一賢守一賢監司督撫賢於十萬師矣

李愚公先生傳
 公諱若愚字知白號愚公漢陽人張甌山先生講學江漢公同樊孝介執贄門墻一再與語即曰二子皆我以上人且許以百折不回一介不染公從是以聖學自期與孝介期曰欲為天下第一等人願做天下第一等事年十七蔡青門學使擢冠諸生後實淮南董思白熊石門諸學使試皆第一文聲籍甚海內其為文一摹左國秦漢鎔古盡變卓然名家萬曆丙午舉湖廣鄉試次年讀書南雍交天下士時顧端文公與先忠憲公講學東林遙與公通契後斥門戶者指公為東林弗辭也已未舉進士除浙江溫州府推官過台州拜父中憲公祠下故老子弟爭携壺殮相迎曰此李青天兒也相泣而別治溫一如中憲公之治台雖風裁甚著而宅心忠厚訟獄衰息七年中平反通省死罪數千人減查盤贖額數萬兩革各屬之餽儀卻鹽商之歲例建賢宮

廣學田脩義倉置義塚樹忠坊訪賢裔拔單寒平倭寇詳載東甌祠祀中會考滿臺使交上最奉旨擢用時天啟癸甲之際趙高邑為冢宰先忠憲為總憲魏嘉善為掌垣推東南賢者必首及公先忠憲且貽書浙撫曰李某此世界挑鐵擔人也物望始專歸而小人之忌乃淡矣無何黨禍起逆璫魏忠賢矯旨逮楊左諸公公疏救格不得入羣小媚璫指公為楊連友遂謫常州府教授遷國子監博士復遷刑部主事上疏清理直省獄囚語切時政或為公危之歎曰吾生平所學何事惟有候命而已會江西積欠金花銀五十餘萬兩羣小趣璫言于部委先生督催立限三月稍後期即逮矣公至江西檄下郡縣皆感公忠誠一月便起解而逆璫伏誅公報命奉旨優敘臺省亦交章上公被逆璫摧折始末特蒙昭雪而止擬候補禮兵二部戊辰拜命犒大同師上九邊兵食冒帑議戰守策又因旱陳言請誅魏黨許顯純等七錦衣以慰忠魂不雨請治臣罪上立礫顯純等于市甘霖大沛都人士僉謂公誠能動天云尋陞工部虞衡司轉營繕司郎中時守禦需才急大帥某某繫獄公密疏

薦日舖疏入旨夜半下立出二公于獄後二公頗奮功名公終不言所自庚午主考廣西鄉試策問論議讀者皆占公羽翼名教之功辛未陞兵部武庫司郎中考滿以五品拜恩綸旋告病歸甲戌回部大司馬張公特疏薦為職方吏部題補武選郎朝論殊不伸公惟知盡職奉公武選于是肅然一清上聞之亦曰京官不要錢者惟劉宗周李若愚耳乙亥陞江西右叅政豫章士大夫聞之鼓舞相慶下車延見父老問民疾苦勸民無好訟訟以漸息俗以漸和暇即與賢士講學澹臺祠署學政典拔貢當國者托臺使致書囑所私暱焚其書不啟所拔九十人一時稱藻鑑焉流寇蔓延撫軍移鎮公選將材備軍實嚴保甲固城守保障之功甚偉歲祲民大饑傾橐治糜為倡復便宜發積穀數十萬石以賑所全活無算巡撫解公舉公自代俄連喪壯子痛絕竟解綬歸居社園壹意講學明道傳後著書于旌錯戶輒以疾辭崇禎癸未起廢召為太僕寺卿以老辭不拜所著有證學編讀書錄太極圖義詩經七易稿歷代相臣傳

百歲節婦傳

百歲節婦者漢上胡母易氏也氏十九即寡百歲乃終人異之故稱百歲節婦也氏幼侍其父夜聞雁聲有凄特甚者問父故父曰此失雄者不再合耳氏領之次日家當宴有再醮貴婦某安人至母趨迎氏獨避母曰安人來兒避何耶氏曰雁失雄不再合今安人不如雁兒不願見也父母奇之為擇婿得胡桂泉弱冠補諸生即餼食舉兩兒長遵道次遵義尋桂泉歿氏時年十九曰吾其向者孤鳴雁矣家故貧哺兩孤以淚一老婢灌園偶芟柞得甕金奔告氏氏曰掩之其父母問之對曰兒寡兩孤稚一旦金多非福也孤且長婦欲為延名師氏曰寡婦子識字足矣母令從知名先生恐效彼舉動張施而難貶為單門重累也其高識如此孤俱孝朝夕左右不少離者數十年百歲沒孤猶孺子泣其他嘗藥嘗

余士忠易烈女傳

予舞象時即聞易烈女事

心怆怆動已歲壬辰聞以其事上當道當道咸義之檄有司歲給衣糧眾稱快辛丑烈女卒甲辰冬乃得憑而弔之私念余慨慕二十餘年且屬在里左攬筆墨自矜烈女尚羈旌典又使其懿行委翳

艸土何以慰人心而風世教退乃悉其狀為之作傳稱烈女者何未成婦也女姓易楚之季感人生而嚴重曉大義許漢陽諸生劉宏之子養括括攻舉業未就卒易聞訃兩泣摧毀為請于父欲得撫劉之棺一痛亡憾父難之易曰即不如劉父將以兒浣他人巾櫛父知不可奪乃歸之劉萬曆己卯歲也至則痛憤欲死不可得夜拭衿幌自縊驚姑魏救之乃甦恬就寤易欲以生殉之姑徬徨解曰若念吾兒亦念吾兒有垂白之父母乎易立起泣謝遂剪髮瘞穴中曰吾以其心死死者姑以其身生生者也自是設靈寢側哭無時一切奩具斥不御日夜鍼解以奉舅姑而自茹辛食淡跡不及戶外者二十有三年癸巳舅宏卒與其姑鬻衣治殮具送往如人子禮而承事孀姑益謹辛丑姑病易求藥露禱出之死法者無遺力竟不起易仰天痛哭恬謂自是得見恬于地下矣乃亦病父欲藥之卻曰兒向者有臨穴之誓在壘姑畢遂絕粒死後姑名占外史氏曰偉哉烈女矣死于夫亡之日不為遠忍死于舅姑亾之日不為淹不婦而婦不子而

子易于是乎不可及矣往固有事相類而論殊不一者可歎焉我朝張莊懿公瑩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與至夫家守制奉姑如婦禮年五十餘弘治間劉公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願侍讀士廉以為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不罷元余忠宣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為過于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嗟呼天下之慷慨激烈者豈必死其人哉死其義耳死其義不為無名則死其人何過乎女子以心許人而即以身殉之視世之有愛足念有後足恃者其陳義更篤矣而何不可旌之有向使躊躇隱忍不更嫁不歿也能歿而又若不許其死畫面汚行者有口實矣奇功不可賞天下寧有幾甘陳奇節不可褒天下寧有幾烈女哉又况于節也而孝成之**朱異彭烈婦傳**如易氏者操彤管者惡得而不書彭濛妻也婦出于陳父母棄不育謂婦之先曾養三女俱為殤鬼故不育有

隣媪為之易父母而孳乳之十二年復還陳貞靜
 端肅恥事濃粧歸彭生凡其家之有無一切拮据
 其所未足不願以室人之謫煩彭郎令得畢力嘯
 唔而文日益有名則吾亦為名士家婦不尤愈于
 氓氓耶姑御婦甚嚴婦直以禮自裁而不敢逆舅
 以晚年得癩症語多不簡婦獨曲為引避及舅疾
 瀕危朝夕侍湯藥無倦會彭生歿婦所為裂肝碎
 腸者竟日夜剪髮三分之一以挽彭郎一以與孀
 姑一以與已母示不能終事母與姑而相誓以歿
 也已又斷其兩指即以指之血遍瀝彭郎之膚示
 以血脈融貫無隔形骸有益彭生棺者婦曰無益
 吾將與同棺也有成彭生服者婦曰勿成吾將與
 同服也絕粧絕飲守歿不移伯叔諸母心甚憫恤
 以微言慰藉之婦獨神藥形茹弛思快墨而謝且
 慮其夫兩稚弟監窳不前無能為彭氏立門戶于
 伯叔諸母處諄諄囑以後事姑又謂其婦曰余以
 暮年守孀惟汝忍舍我乎婦曰姑有兩稚叔鬢鬢
 成立足以終姑身婦將何恃而不歿乎言訖而卒
 先產一女女且不育竟乏嗣婦歿之日姑以貧故
 不能給殮時有彭生社友十餘輩白其事于邑長

姬侯姬侯嘉其節烈于民風有裨捐數金以作殮
 資侯命駕往其門一時諸僚屬往闔邑紳士往及
 齊民都往觀者如堵哀聲滿道乃知婦不歿于父
 母不育之時而歿于彭郎偕歿之日以烈節自顯
 因以顯夫又顯其所自出則歿有重于泰山者此
 之謂也嗟夫其郎古烈女貞婦截髮斷臂剗目割
 鼻懸諸日月光于彤管者乎煌煌烈已夫余故
 備述之以告諸女且以俟世之觀風者采焉

逢聖劉文恪傳

公諱楚先字衡野別字子良湖廣
 江陵人祖世鄉居其地為宋狀元

畢漸故宅先是公父諱夢龍夢漸來謁而夫人姓
 一夕公叔父方寢夢中聞砲聲爭傳狀元到兄家
 驚起來告而公適生復見庭樹隱隱結狀元二字
 命名曰狀幼而穎異甫八歲與弟自館歸見父執
 而進揖其友曰一對好書生公揖起應聲曰兩員
 賢宰相其人大奇之嘗從父過張江陵文忠公尚
 官詞林家居畱飲于得月亭月方升文忠出一聯
 云得月亭前人賞月公即應聲曰奉天門外相朝
 天文忠大喜飲公父大白而撫公背曰異日我後
 即汝也勉之公勤學愈勵公母一品夫人鄒氏公

安尚書鄒公女也博學能文課子最嚴公髫年遊泮廿四舉于鄉廿七成進士授翰林檢討官至少宗伯兼學士署儀部事當是時神宗數欲易太子公以代篆請皇長子冠婚一月七疏言甚切直皆不報公度不可得乃率文武百僚伏闕堅請乃命備後事以待不得則以死爭之公疏入上果怒責首事者要挾君父立欲置公于法賴洪陽張相國力救凡三易票擬且言此臣素孤介無疵罪之彼得名從晨至夕乃得皇長子冠婚來春次第舉行之旨大典既成儲位始定海內多其羽翼之功然鄭妃啣之而帝亦不悅矣會憂危宏議事言官承望風旨言禮部亟請冠婚之臣未有不與其事者遂擊公公免官閑住杜門讀書手不釋卷日中臨帖寒暑不輟行艸楷隸皆精工無聲色貨利之好子孫承大布對之尊嚴若神嘗庭訓曰做富貴人易做好人難吾門素族當立身修德無放蕩以忝家聲也自書萬物皆備于我一介不取諸人于壁身體力行之重慶之變流言奢逆且順流下江陵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風股慄鄉紳士庶皆携家出城逃避或有勸公行者公謂長子啟和曰吾

大臣也雖無城守之責義不可去脫有不測城亡與亡耳居第如常時遠近賴以奠安後卒無事先去者皆愧家居幾一十六年值閩海葉相公當國屢欲起公忌者阻之臺山乃自言于帝奉旨起行公力辭再四相國致書曰公海內夙望故聖明特簡余久忝相位意得請告期以朝事託公引領相待母坐索高價也公固辭臺山不能俟悵去國復一年再起少宰刻期就道公以疾辭不可乃行旋陞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適有狂人張差執挺入宮門廷臣交擊之因言鄭妃謀危東宮欲廣為窮治神廟震怒章皆不下公乃上疏畧言張差擅入皇宮自有應坐之律當即時行法立斷葛藤何必猶豫使張大其事以傷國體乎疏入上悅即時召見百官呼太子出示羣臣且加溫諭百僚大悅事果立判出朝皆賀曰公真老臣能斷大事吾輩不及也未幾同大學士吳公道南典丙辰春闈得士三百五十人會有沈趙提刃之舉言者亦詆二公公曰國朝幾二百年惟此事尚存公道主考衡文耳分號之獎責有所歸靜聽不辨言者皆斥謫尋以代祀觸寒抱病疏乞骸骨允十

數上皆溫旨慰留公歸志既決乃移疾出城沿途
 候旨經一載而始得予告俸薪猶錫于里閭公在
 朝時中貴人盧受方用事頗作聲勢人皆奔走公
 望重一時行將大拜獨不與交人或勸公稍能自
 下立可入相公毅然曰未聞枉已而能直人者相
 國吳公每晤公必執後輩之禮投刺稱晚公受之
 言官又謂輔臣不應下部臣亦列章奏吳公乃具
 揭言部臣劉某在臣七科之前品行學識巍然師
 表臣豈敢以一官而忽長者奉旨允行時人皆以
 克謙美吳公而以能持古道服公公致政後學益
 不倦建青藜閣圖書山集手自丹鉛不通賓客郡
 邑有司望之如威鳳祥麟一觀顏色榮于御李光
 宗卽位公年已八十以經筵請立之功遣官存問
 擬召未行而上崩熹宗立進公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封四代皆一品更有加勅起用之旨門人故吏
 以魏監時方箚恣知公持正不阿恐出而忤璫必
 惟于禍皆奉書止公公曰此非吾知足時耶胸臆
 行出亦何補堅臥東山賦詩自娛每聞朝事咸
 撫几長歎至于流涕年八十四而卒卒之夜有星
 如布長數丈自天而下墜于公宅後之清風池人

皆驚異訃聞上為震悼輟朝一日遣行人于諭祭
 九壇又遣中書官營塋贈太子太傅諡文恪蔭一
 子中書舍人公筮仕以來兩侍經筵一使冊封分
 房者二教習者二戊子主應天鄉試丙辰主會試
 皆稱得人公高祖劉懋成化壬辰進士官刑科給
 諫首劾汪直暨萬貴妃廷杖繫獄左遷浙江水利
 道僉事不之官鄉居隱處自號不垢子祀縣鄉賢
 事載江陵志中曾祖悅弘治壬戌進士由戶部郎
 中擢蘇州知府郡事大治以征賊功賜緋衣一襲
 皆為當代名臣子六人恩蔭者三伯子仲子皆未
 授職四子啓新由中書舍人歷民部
 郎中詩禮相傳荆南推世家第一云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八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九

藝文十六

傳

皇清錢謙益梅長公傳

公諱之煥字長公一字彬父黃之麻城人其先宋宛陵先

生後也元至正中避兵徙家焉曾祖吉舉進士守
惠州吉生汝觀汝觀生六子長國禎以御史監寧
夏軍平時官止兵部右侍郎第三子國森舉鄉薦
公之父也公十歲喪父從其母劉居東山之沈莊
日課書盈寸稠儻雄駿異於凡兒年十四為諸生
臺使者按部閱武騎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
官角射執弓腰矢射九發連九中中輒一軍大呼
以笑長揖上馬徑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絕
壁下瞰公指曰誰能下此不足縮者乎同游者謾
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趣舉手推墮之鵞沒泗水僅
而得免旁人皆懾讐公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
萬曆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義

相期許盱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甲辰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高陽孫少師以史官同館性嚴重不可一世士獨推重公公在館中語則矯尾厲角坐則掀髯搖扇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曖昧相向恒日笑不自禁也居七載出為吏科給事中神廟靜攝曰久朝政墮弛公上封事言近日國事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推耳方今民窮餉竭敵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為一虛套子所束縛輦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備之班軍戶部之錢糧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省是太祖高皇帝之例耶亦成祖文皇帝之例耶弊蠹日積訟襲為嘗有作意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於不可為乎臣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嘗談能真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既扼腕時政又數為上條奏故江陵相所以修整初政督課各實者

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見省部黨角立如國不相下一無所附離每有封駁恒兩非之其大指務在破私交細黨論矯時救弊愛惜人才而已居六載出為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冤結拷一連十累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旦日會堂下據案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據儿決遣獄成於手中奄忽如神嶺表多盜賊勢豪家通行為之囊橐盡知根株窟穴所在用沈命法分行收捕窮治所犯即時伏辜由是盜賊禁止惠州豪沈烈女於水禽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婦墓旁賦詩刻碑以識焉宦家子依倚父勢恣為奸利禽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若欲其子出而生乎抑匿而死乎其父大寤聽其子就理命寃民如牆而立占人田園若干攫金錢若干掠子女若干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則縛狼子痛箠之曰用以謝鄉人僉以謝而父也卒自刮磨為善士公為吏精於吏職發奸擿伏厲使疆壯盜氣類趙子都奮髯抵几罷斥舒緩養名類朱子元賞罰分明見惡輒取類張子高仁心為質不務近名扶養元氣執持大體則漢吏弗如也海寇袁八

老掠潮殺守吏潮非公所部自請往剿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免成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窘迫乘潮夜遁乞降於閩公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公於登公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行今何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閩今日敢不為公成乎公文人不便武事其為劇寇畏服如此其視學濶畧教條謝絕請寄考課之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降皆執手重以慰籍不類者嚼齒唾罵申以夏楚諸生始爾歌中而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為師保父母也充當人謀命而盜抵罪公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也八止一司以盜抵罪公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也八止一命而盜無兩成今貫主使而論盜扶同殺一眾口謹譁五日不就吏僉用枉後惠文彈治耳也至一訊而服遂以重論而二盜坐前案論成天祐元年召入為通政司參議遷太常寺少卿三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嶺丁母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先是神光二宗相繼登遐先帝幼冲楊漣為兵科都給事中參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為副憲案劾逆奄魏忠賢罪狀羣小嫉奄與大獄逮漣

大言官擿舛漣黨以公為首指漣就徵日公往送執手慟哭誣公在省中受取賕賂牽漣即訊當是時鉤黨徧天下銀鐺之使四出公自旦夕漣而獄久未決每呼憤頓足曰我何渠不如野貓頭致奄黨忽忽我耶野貓頭者公與漣平居相爾女之辭也已而歎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于璫兒息之手刺血艸奏大呼二祖十宗之靈撼承天門慟哭引歐刀自剄北闕下男兒成耳肯低頭駢首作圍屏中一片血耶短衣襍被從兩蒼頭跨馬北上親知取粟莫敢過過信陽故人王思延止之曰壯哉遂與子長別矣強為我少畱痛飲信宿而去越翼日即報至坐追贓遣戍思延笑謂公可以歸矣跨馬復返據鞍卻望鞅鞅如有所失也今上即位召還以原官巡撫甘肅甘鎮孤縣絕域絕餉七閱月土魯多蠻犯塞軍無見糧公鈎校邊吏邀勒淮商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鹽引銀三萬兩有奇戰士宿飽一軍謹呼乃為三覆以待敵戰皆捷烏程用閣訟攘位公在鎮戟手罵詈數飛書中朝別白是非烏程深街之思中以危法已已公奉入援詔即日啟行公命援兵分五道肅州高臺兵從

西北而東涼莊兵從南而北大兵會水泉峽口而
 總鎮兵先譁於塗公駐蘭州盛陳兵塞諸隘口下
 令盡赦脅從斬首亂一人爨丁莊哈傑等斬五人
 以獻公叱曰首亂者四人安得五也賞四人扶一
 人一軍皆喜曰吾屬無憂矣甘鎮去都門七千里
 師次邠州奉詔還鎮已又趣入援紆迴往還又數
 千里師行半年始至本兵希烏程指劾公逗遛欲
 用嘉靖中楊守謙例殺公保鎮三百里甘鎮七千
 里保以先至論功甘以後期論罪上心知公材憐
 其枉部議力持之乃命解官歸里久之烏程當國
 豪宗惡子嗾邑子上書告公烏程從中下其事中
 朝明知其瞞譫忌公才能借以棍公公自是不復
 起矣公為人忠誠樂易光明洞達遇顯貴人不握
 衣奉手亦不為崖岸斬絕遇寒門單士不為翁翁
 熱亦無所施易剛腸疾惡面折人過如矢激弦一
 往輒發憐才好士賑窮急難雖讐人怨家片言唾
 諛輸寫心腹未嘗有纖毫芥蒂也家居門無重閉
 室無典謁殺鷄飯黍賓客雜坐笑語諠闐几案狼
 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冤憤赴愬直入坐隅公召
 其所與交關者往復譬解平亭曲直務使得當而

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盤互漁食閭里閭里冤
 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公必禽治痛折辱之列其
 罪狀什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由
 是華門圭竇倚為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能不
 為緇服也縣阻山多盜皆奴吏為淵藪盜連發不
 得得即妄引平人連染株送盜得不窮竟公曰除
 盜莫如除窩除盜窩莫如除勢窩具得其主名區
 處責問游徼尉卒令壹切受署勢家有首匿者自
 領尉卒搜捕又不得則發蒼頭健兒裹糧與俱追
 逐數千里外無有遺脫驗服輒折其兩足縛送所
 司俾不得受賄縱舍羣盜搖手勿復過麻城界自
 送死也流賊起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間公告戒
 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材官鄉人子弟僮
 奴警巡迺遠偵探援兵登陴所畜養贖兒數百人
 為正兵備出戰收無籍惡少為游兵資應援一叅
 將領辰兵護關廂南顧大砲東粵紅燹砲架樓櫓
 募獵戶操藥弩矢分伏關隘城沈莊別墅濬渠塹
 具藺石渠答與縣治犄角警急親領家丁跨馬巡
 徼黑夜往還數十里守者恃以無恐乙亥二月賊
 乘夜遶城而南不敢逼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

麻城者八年獻賊投牒乞撫稱西營張獻忠每過城東指殺堆山相戒無近沈莊西陞兵所在焚掠過沈莊必歛兵免胄稽手而去鄉人人保者益衆名其堡曰保生蒔花之圃養魚之陂皆斥以予民誅茅結廬鷄豚成社所全活數十萬人兵後凶莪振廩貸粟又全活數萬人公以士大夫失勢家居卒能枝柱劇寇保全江漢以其至誠惻怛惡病讓羹一腔熱血夙爲鄉里士民所傾信也官兵日暮行劫東山寨礮石傷二騎羣噪周侍郎第登其屋將藝焉公至厲聲叱曰奴輩三百人欲反耶吾遣家丁縛汝如搏兔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抵沈莊聽處分而去邑子董環據東山巴河聚衆且數萬郡邑洶懼公折簡召之曰環敢不來乎環至竿其首衆卽日解散其呼吸應變不動聲氣皆此類也公聽勸久之叙甘鎮前後功加級廕一子忌公者盈朝卒不果用辛巳八月十三日發病卒享年六十十七歿之日里人皆巷哭每歲誕日聚哭於墓者數千人向受公鐫責者無不行哭失聲公嘗言吾於天下有三友虞山如龍應山如虎臨邑如象臨邑者故大司馬王洽也與同邑陳侍郎以聞好應山

初歿語陳曰昨曾見野猫頭來陳駭曰何謂也公曰日午時忽見於竹亭篁籜間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書中未盡之語汝爲我證盟之言訖而歿所謂看諸鬼神者耶公卒之年先喪其壯子一孫才成童今又弱一个焉其行事將日就湮沒後死之責也乃据其門生萬延行狀且與其從弟惠連念殷訪求其遺事作公傳庶國史有徵焉

盧氏一列婦傳
 公禦寇殉難之事曰公之歿也次子諸生綬綬子晨初從子紳從孫震初皆被擄死而綬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楊氏諸生榜女毋朱都梁宗室女也癸未正月廿六日蕪城陷楊偕其母及老婢許氏陷賊擄至北門趙州關楊有娠賊欲負之走楊曰姑待我不能行乃負我賊沿途縱火趣行及火燄處携母手躍入火中賊嘆息去老婢守之移日楊頭目猶未焚已免身矣男也越數日語家人往跡之不復頭目所在矣袁氏諸生嶼第三女也城陷震初與其父紳俱被執袁氏拜辭祖舅姑姑夏氏抱週歲兒天喜投井死明日賊退家人具木棺瘞之甲申秋信毀於孤捐敝衣贍如百奕奕有生氣施公定日先人之墓而震初卒未知死所紘自公

車隨敘次先公公事並列二婦慘成狀所司將以旌典上請會國難閣不上絃聞之烏頭漆書表厥宅里國典也區明公烈昭垂頌圖史職也國典不可作矣夫子舊史官也不可使二婦遺烈泯沒於土中敢固以請諫益老不能文有使君之惇史在謹撮而錄之不收溢一言舊史氏曰兵興以來干戈蹂躪閨門婦血捐軀暴骨成而無聞者多矣甲午夏五月楚女被擄投漢江成其厥逆流而上湘南人援得如生有詩十首以素帕縛左臂傳至白下乳山道士古度拜而錄之然卒不知此女何姓氏也今揚烈藉使君以有聞於世其視漢女亦有幸不幸哉往余承之外制烈婦孝女與被愍綸者必鄭重其以光昭盛世旌門之典今史局失官衰耄載筆於勒漢節烈之事牽連書之猶前志也後有傳烈以者愍余之志無使其無傳焉或曰楊之母朱幣以火成稱宗女矣稱三烈可也

劉醇驥鍾譚
兩生傳
 鍾先生名惺字伯敬景
 陵人也父一貫武進訓
 導而先生以世
 一理無子幼出嗣為諸生十二
 年常不利萬曆
 一非鄉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奉

使四川山東典曹州乙卯試改工部主事上疏
 改南曹部持不覆二年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轉
 祠祭司郎中出為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一年父
 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於家先生負逸
 才刻深好學而貌羸寢力不勝衣性清如泓冷自
 喜不樂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睹
 知者同輩飲集極歡獨泐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
 如不相屬人以是陽敬而實淡忘之然由是得謝
 絕人事而專積思於書史嘗憾世人聞見汨沒守
 文難破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開人我
 當是時楚公安之書盛行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
 適何空取古蹈襲為也始亦有所狹厲為之而其
 流及於俚藝謔浪以文詬戲先生默然更思與同
 邑譚子友夏謀萬曆甲寅乙卯取古詩漢魏至唐
 未挾譚子閉門分丹鉛奮筆以為古非可脫躡邁
 也真古不徒視氣象矜隆而各造所獨得莫若以
 冲淡為潤厚以簡靜為弘通觀人於微而逆其全
 眾忌者取之眾習者落之我為命以驅古人意推
 廣不無過當而論更新愈出世所傳詩歸是也自
 嘉隆以來至是詩凡幾變矣楚公安景陵相繼出

而天下遙奉其名謬為刈莠除穢後生靡從之惟
 一 二 大老持先進典刑視其詩偏細專主即郊廟
 朝會箴誦關塞激切大雅之制不具各士多闡幽
 以概繩諸大家頗為難之而與甚讐怨者至欲取
 投之厠然不能禁其不行幾以此得禍者數矣辨
 者因刻為書及復破折之先生笑謂譚子是者見
 何晚也夫鯁獨能嚼不能語諸潛以味楊析羽而
 邁於雉則爭指之吾輩獨不能因循術蹊辟有覆
 而射之亦樂自神其獲耳如畫人而防其疑懼則
 何以不為鐵而恃人以為權又豈有此書耶且吾
 輩非此書自有可傳即不須護夫護而必欲其與
 之與世之額額如而欲廢廣隘淺淡幾何矣譚子
 淡服其言先生改南時曹務簡儻秦淮水閣閉戶
 讀史有所見出人輒筆之成帙題曰史懷多駁翻
 古人至愚痴奸雄婦女怪癖淺瑣皆樹其義而確
 稱之倦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他遊人午夜棹回
 曲盡席闌兩岸寂無聲而窓壁燈孤熒熒守筆墨
 不忍收者視之則嗒然伯敬先生也東南人
 此稱伯敬先生真好學者所至各山川必遊
 一極足日淵渺升降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高

出過閩陟武彝久客如家吳越盤桓忘返
 所至人士慕聲名迎送磬折然遊日多詩若文而
 俱益進故遊不倦也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悲淚
 自矢讀書極肆遺內典句稽而飽非自爨由意男
 子章狂數十年究生處不明買買去妄愚人耳乃
 所精楞嚴眠食藩溷皆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
 卧猶沾沾念日使數年視息人間幸細窺妙莊
 路也伯敬先生簡易少威儀居倪乎以弛內隄
 不為齋邀行有所詣敝車羸服挾雙僮即出嘗
 虎丘遭兩公子侮諸途醉而傾歌楚陽勢不羈
 行客怒欲毆之先生莞爾曰惡少也趨避之耳
 日傳兩生刺求見蕭衣珮書幣恭謹以文來稱
 子先生出舟見故虎丘公子也閱其文不復言
 人大慚先生雖僻冷至接士友一以誠薦人惟恐
 其知曾答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士有何士為
 一言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泫泫若厚誦屬者後
 所薦人反致毀先生先生待如故若未嘗知猶喜
 擇士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甚眾其篤賞雖干
 里外心憶口追如隔隣遇佳篇什必日數尋味以
 潤澤其胸臆不問途貴賤執其裾絮切告之往往

成就人如譚子最名流翹傑其餘前後著當世者
 布衣織屨窮餓死得遺篇瓦石中表而出之惟過
 愛慧巧或負緣得呈身交遊而嫌慙齟亦以叢
 可為士大夫不慎之戒也先生有內行既貴凡大
 父以下先世始孝愛為生艱難時廻環念未嘗一
 日忘生嗣父母言輒哽咽不能辭竟弟姪孤寡盈
 前依之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禮俗初先
 生出嗣世父一理蚤卒未及公貴顯方生父訓導
 公以受先生禮部郎封去武進任先生亦秩滿自
 南都遷閩督學侍親還並舟泊九江值歲以吉服
 往賀訓導公正訓導公素嚴忽中繼室言傳命不
 聽上舟先生遂衣冠立岸上良久長年廝役咸錯
 愕色變不知所為已乃上舟跪頓首訓導公怒釋
 釋咄咄促之起問姬安在猶牀上臥復整衣冠拜
 牀下曰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其恪孝如
 是譚子曰余爾時聞之歎仰而已然又曰見伯敬
 澹拙短治生一日謂子命相骨法不良於官宜稍
 策出盧杜門古處耳士大夫安可饑寒告人為不
 庸俗哉伯敬時嘆美此言而性濶無欄蔽間周旋
 不能絕贈遺遂為時檢點當時知先生莫如譚子

其言切不阿故稱之也伯敬先生既歿其書盛行
 無但剗心緝慮自創繕至他古文奧簡著評斷而
 流天下皆竊附伯敬以行其真者超別深酷成一
 窠足鈍者長根賢者通惑而未乃不察原委起圭
 窬中未聞秦漢以上典則沉博弘麗安但纖僻自
 詭負求異以為是鍾與譚教之而淳古幾失通識
 之儒握景陵書躡儒而不欲讀則感淡矣要之楚
 人文繁興其才識刻深能自樹立鍾譚之學亦鮮
 易測云史懷別為書行世先生隱秀軒集若干卷
 譚先生元春字友夏景陵人自幼通俊志不羣嘗
 貽友人書曰身圖渾古視羲皇乃後來耳久之喜
 言詩前是稱詩必昭明文選離騷樂府歌行五七
 言自漢魏六朝至唐盛時為極乃夏時欲出其
 心穎攄之不瓊隨此儼為樂而是時同邑鍾伯敬
 先生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特起海內爭嚮慕之
 則自其里黨最推服譚子夏夏相引重為莫逆交
 既已朋附契結所遇當世賢士大夫有意為必為
 道夏夏罄底裏媿媿是人才氣更出我頡頏上也
 時同安蔡公復一蒞楚監司弘才望伯敬心知其
 必喜夏夏因言之而夏亦數從伯敬所讀其往

交一再造語如平生矣二公相欵悃為推轂則友
 夏聲日益籍甚文章家多能言及夏或疑其鉅公
 先達而友夏故落落逢掖諸生也及夏久不偶賢
 書蔡公心私憤之值諸公來閱楚學政必亟薦且
 曰予雖言而彼公自能知生也然為制舉業卒不
 効會伯敬有感於風雅取古人詩要友夏商及夏
 與伯敬約真心放懷期在必厚遂解謝應酬杜閣
 門隱屏而相對睥睨遠探幽斯知人論世作詩趨
 世傳鍾譚由此矣徐公日久今江夏嘉友夏文錢
 塘葛公寅亮督學秉風裁擇士有水鑑號及夏
 逸才亟嘆羨後諸同被顧盼者多翱翔春秋昂藏
 去而及夏以當路擠葛公剛慙並誣詆其文瑰奇
 過度幾落學籍及莆田周公學使來友夏慨然長
 嘯欲徉狂去入山著述老而周公夙慕名敦請出
 秋試不捷黜猶故友夏也後值恩選貢禮部入北
 闕鄉試仍不偶如故是時友夏先生名遍天下矣
 所著詩文流行國門人爭嗜之稟為師而先生性
 喜遊又遭遇坎坎惘惘不得志不能俛頭角從籬
 壁間呻吟則愈縱其氣為雅遊所至追尋佳山水

踰屐扶筇窮形狀成篇而一時名士豪俊相與
 情緒風生其車服聲伎玩好藥餌費俱取足贈
 每旅即賓客往來刺日走衢中錯落冠裳選脊不
 能設簡擇則為浮沉隨俗欲以居厚免忌而伯敬
 乃嚴警之簡棲遙集爰稱名士門庭蕭寂至青蠅
 為吊有孤峭而勉入塵雜習與性反則如挫名用
 時耳先生深領之然不能遽絕也遊久而歸歸即
 復遊而性孝友傷其先人蚤逝母夫人日老雖遊
 亦無如時時念定省也兄弟五人皆賢而先生任
 家督平時每兄弟妹同會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
 相對論學業世事母喜鬢鬆杖而出聽自置餅餌
 蔬醴席間佐先生兄弟啖問辨請益母喜曰見汝
 曹爭家中長若此可矣不須大富貴也語如為先
 生慰籍而先生困頓久亦耻作褐衣踰險以豪華
 揮而厭之進取實歆爾歆羨而性不堅耐輕就易
 去又憤世人勞役耻辱博科名至公卿負心而稱
 義以人之處而得安常概不服忍則抑其心勉就
 灰冷日何必富貴而感激實橫愈多屢起屢抑始
 嘆真隱據枯梧歲而不悔之難也生平最深知鍾
 蔡兩公繼淪沒老母羣弟於重極非惻先生顛毛

蕩然車牙豁終年不離芻臭以渴愛疲勞所業詩
與年益進而蹉懷淒涼悲涕稅駕矣天啓丁卯譚
先生年踰四十豫章李太史明睿主楚試得闈中
卷擊節嘆賞語同考曰雋此人吾黨數十年都不
寂莫矣取置第一楚人自興國吳國倫明卿冠嘉
靖解額有文章傳於時至是再得譚先生云於是
先生感懼泣下謂父母而外不敢言管鮑也初楚
監司成都朱公之臣與鍾蔡交亦深知先生諸生
時親屏車騎至寒河讀書處搜詩文梓行又延至
江夏西菴下帷以天下士期之及李太史特鑑出
而世服前數公能得士且詩不盡能窮人也譚先
生故以詩名而束諸生餘二十年挫沮不懈其詩
靈深澹樸不矜一端乃其議最持平嘗於袁公中
郎詩有所裁斷並述之者中郎子也抵以書曰
愛人者不護其短傳世者精神佳妙不定惟俟人
心目自合而其所不足人指為疵類者安知可傳
不在焉安知古人堅取後世名不故畱以發其議
而得其佳耶古人深遠尊公靈奇抑濟南諸公自
有所開人之議以議而畱天下後世名豈苟焉已
哉惟不實致力文事回旋古今之變不知譽人益

卑也尊公恨未納交所不掩其疵類成其靈奇若
或交之耳夫推尊人以成己之高有之若詆訶先
輩不朽以成聲敢說能說愚者知其不可尊公爛
爛肯虛就世浮名不信此為真愛者哉中郎嘗選
蘇子瞻詩多濫先生恐其註誤人為刪抹傳之鍾
譚學本由公安才足自變視世所必趨割愛表獨
也而惜其末流欲起以堅樸救之譚先生廣交遊
贈答至其同心生平最服伯敬乃奏記蔡公前與
伯敬書岱記佳矣山記止在升降伸縮有意應氣
應消息應而不必字句者當察也伯敬詩元氣混
沌以上語宜厚其氣而泯其迹之而於以用須擇
多須舍若公則筆大而或板之語多而時舊之世
豈有未融而稱清新哉抗論於此譚先生舉於鄉
闈又手訂所為莊氏語名遇莊已讀大學衍義未
竟而北上中途抱病卒天下之慕譚先生者於是
累息歔噓則相與拾其書而思也而士大夫以仕
涖楚景仰風流必曰鍾譚鍾譚云鍾伯敬前數年
邑學奉鄉賢祠後公論譚子友夏得續入鄉賢承
天郡及景陵學並有司祠春秋焉譚先生鵠灣稿

若干卷贊曰勢極重者必返大暑之後必有嚴寒豈惟人事蓋文運亦然往者王李司帝海內誦讀丞丞以秦漢盛唐為鵠揭裳帶奔之矣當時二家初起惟介介毘陵晉江屢譏切之卒以更瑟破觚倡其羽翼乃數十年而公安起角之公安歿未久景陵又起用其意而稍異塗徑於是耳食者遂嘈以古無用為也夫性情苞密必假文采以繩德厚雖其後四餒而三宿之盞黍餽羹有時不如畦蔬然貴賤異矣是故學王李未至襲風格備鏗鏘猶俟諸三餘焉儉儒苦古帙浩煩便援公安景陵而以其竅鳴也九廟之儀降為野祭沒世無所設炳煌焉識大小者亦焉効考裏矣鍾譚本同時友夏晚稍欲自立每恨伯敬不及見也

顧景星李時珍
余獨論其重返之勢不能無感焉

傳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父言聞孝友以鑿為業王侯重之時珍生白鹿入室紫芝產庭幼以神仙自命年十四補諸生有聲三舉於鄉不售發憤讀書十年不出戶閩經傳子史聲律農圃星卜佛老釋說莫不備究待詔瞿九思以師事之尤善醫遂以醫自名嘗投單方愈病多不取值遠或千里

就藥於門富順王嬖庶孽適子疾王因密諷時珍以良藥進題曰附子和氣湯王感悟適子得襲位楚王聞其賢聘為奉祠掌良醫所事世子暴厥時珍立活之王妃自負金帛以謝不受薦於朝授太醫院院判數歲告歸著本草綱目以太倉王世貞海內博學攜書就正世貞序其書稱為北斗以南一人生平多陰行善不令人知年七十餘預定歿期為遺表授其子建元令上之其畧曰臣幼羸疾長成推鈍惟耽嗜典籍奮切編摩纂述諸家心脾釐定伏念本草一書關係頗重謬誤實多乃加訂正歷歲三十功始成就自炎皇辨百穀嘗百草分氣味之良毒軒轅師岐伯遵伯高剖經絡之本標遂有神農本草三卷梁陶弘景益以注釋為藥三百六十五種唐高宗命李勣重修長史蘇恭表請增藥一百一十四種宋太祖命劉翰詳校仁宗再詔補注增一百種唐慎微合為証類修補眾本自是指為全書攷其間瑕疵不少有當析而混者萎蕤女萎二物併入一條有當併而析者虎掌南星一物分為二種生薑薯蕷菜也而列草品檳榔龍眼菓也而列木部八穀生民之天不能辨

其種類三菘日用之蔬罔克灼其質名黑荳赤菘大小同條硝石芒硝水火混注蘭花草卷丹為百合寇氏衍義之舛謬黃精即鉤吻勻素旋花即山薑陶氏別錄之義譌歐椽苦瞻草菜重出掌氏之不審天花枯樓兩處圖形蘇氏之欠明五倍子構蟲窠也而認為木實大類草田字草也而指為浮萍似茲之類不可枚舉臣不揣愚陋借肆刪述復者芟之缺者補之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鑽陽山奈土茯苓番木鱉金枯樟腦蠍虎狗蠅白蠟水蛇狗寶秋虫今方所用而古本則無三七地羅九仙子龍龜香猪腰子勾金皮之類方物土苴而釋官不載舊藥一千五百一十八種增藥五百七十四種分一十六部五十二卷正名為綱附釋為目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出產次以氣味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上自墳典下至傳奇凡有攸關靡不收掇雖命醫書實賅物理伏願陛下特詔學臣補著成昭代之典書當與日月爭光臣不與草木同朽萬曆中勅中外獻書建元以遺表進命禮部騰寫兩京各省布政刊行海內珍之時珍晚年學尤篤晝夜不輟自號瀕湖山人著醫案二十卷

所節詩十卷集唐律六卷脉訣一卷五臟圖論三集客難命門考斲艾傳白花蛇傳行世又著天文地理奇門遁甲諸書以子建中貴封文林郎崇祖鄉賢顧景星曰余兒時於里中聞知先生軼事孝友豁達饒隱德晚與余大父交悟濂洛之旨讀書以日出入為期夜即端坐蓋有道者也其以神仙自命不然歟詩文他集兵火多不傳惟本草綱目行世及釋性理格物可禪爾雅詩疏舊本附方二千九百三十五增千一百六十一皆獨得云贊曰李公份份樂道遺榮下學上達以師古人既智且仁道藝以成選 **王封** 濼劉千里傳 劉醇驥字千父思郊父芝圃兩世皆積學以文名醇驥生而有文在手曰曆十五入邑庠聰明志古蓬垢忘寢食舅氏胡士容佐之書自九經歷代史洎諸子集靡不淹覽每恨宋元以來文習日卑孱因奉左國史漢為繩獲近則歷下瑯琊南真大泌左右率從或苦其文宏麗生惇界兀幾不能句譏之醇驥益自喜更曲折盡興乃止其為諸生試輒冠王澄川高彙旃尤才之崇禎壬午高公聘楚士修五朝文獻

錄醇驥職安陸傳志居最順治丁亥以歲貢當上公車不赴已念長安英傑會因入都與栢鄉厚菴環溪都門講學趨而李公五鹿脩兵與國以師禮迎主赤菴教授生徒得盧高遠心華士瞻公望皆成進士丙午由吳走曲阜為文告先師墓因復入都有議以國史疏薦者不果乃歸甲寅家居病瘖明年秋七月竟卒年六十有九醇驥貌頽而癯亭不輕假易人間嘗謂史家叙事之法以失傳故其從事人物所割斷芟除都不類當時體及退而尋之孟堅集中一一有所謂也而又食古能化嘗云吾楚前輩大泌文章瞻博有史漢之風惟據援典故至數十行不易一字此其所以短也持論類如此醇驥古文傳志神明班孟堅口微吃亦似之詩歌雄淡雅健日不閒吟湛心理學數十年所為通書太極定性諸解雖未盡出於粹要論斷筆老則孟堅以後未數數見也卒後四年而弘傳舉纂修明史之局開公卿間往往思醇驥子一名光智頗苦貧抱父遺集百卷日

李昌祚李門二節婦傳 余家以省錄望之孝穆焉

在深山中三四百年樸畧之風至今存焉先時忠孝節烈之事父老能言之而無能載之於書者余生也晚猶及其一二事思以廣其傳而垂於後之子孫其一為李若英之妻節婦姚比英與余祖同出於曾祖箕山公少能文以屢試擯於有司至病二十七歲卒節婦猶二十二歲也夫歿之日欲自經以殉族長責以姑在且生止一千甫一歲宗祀繫之存亡遂忍嘿不敢言歿而事姑日謹同居一室夜則與其子同衾而寢婦姑相睦其姑壽八十七未嘗一日離也家有凌犯者或一語聲終日卒不校分產從其薄者日親杵臼食糲衣縞至今五十餘年哭其夫如初喪之日延傳課子慈嚴有法所謂一歲子者名應祿有聲膠庠間生孫四昌黎昌穆昌蘇昌稽俱幼繞膝為戲節婦未聞開口而笑時年七十九宗族鄉里稱之其一為李若谷之妻節婦雷氏谷之子英猶余祖之子英也谷為余曾祖太常公胞弟之子生有慧才且數行下相貌若神仙中人太常公悲其弟早夭以為此固大器孰意其更有不然年二十而歿矣節婦纔十八歲生子數月每哭輒歿復生終日抱子詣殯所向夫呼

曰吾非為李氏有此一綫吾何以生為哉太常公
 隣其志予以生產獨厚屬曠時尚執余祖手祝曰
 應栢子當子之應栢即數月子也余祖撫之如已
 子婚娶拜列與余父同觀者皆以為子禮矣唯祭
 告別之所以存谷之後也節婦以是無煩經紀外
 事足不涉堂下祇闔戶悲動蹶蹶若不解人世者
 栢後貢於成均節婦亦不知為喜栢年四十三歲
 夫婦相繼成節婦則戚然直不欲生矣病臥蓆薦
 間不求食諸婢強進之越五年乃終享年六十七
 栢之子亦有四長昌科府學生次昌捷縣學生以
 世亂棄其業躬耕自食次昌重縣學生次昌宣人
 言二節婦俱出巨族禮義之家數十年苦節自守
 事二節婦多不欲言
 故人未得其全也
熊祚永田烈婦傳
 烈婦田氏
 君生蘭之次女諸生文綸之妻也烈婦秉姿淑慧
 稍長僅識字既而解文義因自力於詩然深自韜
 晦不屑以才鳴雖諸父昆弟亦不輕示片紙隻字
 人以是益賢之十七適上生克執王生遊重疾烈
 婦祝天請代王生疾劇熟視烈婦若將永訣者烈
 婦慟謂王生曰君若一旦不諱余雖不德稍知義

理下無子息惟君是依敢念餘生以負君耶君
 勿憂余也王生遂瞑烈婦親為含殮經營喪事
 畢謂母曰王生不幸中道見棄臨訣之時誓不獨
 生今將踐前言以相從於地下生為王氏婦歿為
 王氏鬼父母之門無緣再入蓋是時水漿不入口
 者六日矣以頭觸柱血流滿面母氏知其將圖自
 盡時與之偕烈婦偽曰見尚不歿母當歸矣其母
 既去猶留兩婢時時守之烈婦乃自束髮紉衣顧
 謂兩婢曰衰經之衣不可復脫誰拂余心歿當含
 怨因自書絕命詞三首其一曰與君白首共為期
 誰料分飛慘別離我命豈逐風絮落矢從泉路更
 相隨其二曰辭余父母與諸昆莫話傷心早斷魂
 兒是西原陌上草雪凌霜妬已聲吞其三曰冥路
 悠悠可緩行君歸我肯惜微生寧甘地下同埋玉
 豈學啼鵲怨五更時夜過半守者稍懈乃投繯而
 逝年甫二十耳余高烈婦義乃為之傳以俟司風
 者採擇焉時王戊
劉肇國王氏貞節傳
 戊戌秋余
 中秋望後之八日
 齊安胡子石屋乘舟就訪問無恙外即以張母王
 夫人貞節告余且示之以其詩余讀而善之曰旨

哉辭乎夫何其舉愁苦之事而能言之以歡愉之旨也非所以彰母之節而樂母之壽乎胡子曰然君職在太史是宜採而錄也其為母立傳焉余謝不敏且難之曰傳者傳也次其人行事之在當時者以傳後世俾其人往而不往也此之論行易名之典焉故必自其後而為之者傳法也傳可得而先乎且古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砥礪一行盛氣銳志於有初之口而移情易慮於鮮終之為者比比春秋一書夫子志也二百四十二年間其為卿大夫之耦夥矣然獨載紀伯姬一人蓋必徵伯姬之卒而始可以全節予伯姬也傳可得而先乎胡子曰戰國以來西京而下文章披靡傳法陵遲有就其一事而傳之者有善其一說而傳之者昌黎稱為崛起宗匠辭旨必本六藝然傳太學生何蕃矣此序其一事者也傳坊者王承福矣此記其一說者也他若歐陽公傳五代史表王凝妻李氏止載其在開封旅舍一事亦未嘗徵之其卒也君其為母立傳焉夫節亦綦難言矣詩三百篇至廣也今攷其以節見者其妻一人耳幸而作栢舟之詩太師遂從至採之夫子遂從而存之固未聞於栢舟

章外必詢其卒葬月日獨紀姬以卒名春秋耳二書皆夫子之筆二人皆夫子所表願君無獨守春秋法而忘刪詩意且稽之史自詩春秋後歷數百年至漢王吉始以沛相上桓髮行誼朝廷從而旌表其門閭是王吉開旌表之門而節婦生日遂得被天子詔以自見於史傳者又自桓髮始也上下千百年間不大寥寥哉君其為母立傳焉余既不獲辭乃綜其事而繫之辭以先後之君子曰母王氏本儒家女年十七而歸張君完甫四年而張君棄世其長孤方三歲今名慎先次孤一歲今名博先慎先今生四十餘博先亦四十矣張素苦貧兒孩提兒幼學時正母之反髮覆面嘔肝為血之時也而養不廢焉教不廢焉養固不廢於十指而教固不廢於寸心也見弱冠見壯有室時正母之畫荻為字斷髮為錢之時也而又正母之操利刃以避鋒敵寄逆旅以保身手之時也而教不廢焉養不廢焉婚不廢焉試而為士不廢焉教養固不廢於十指寸心而婚試亦不廢於十指寸心也迄今慎先博先年強仕矣正兒家有室室有子腹有詩書詩書成俊秀出門有交遊交遊勉忠孝之時

也而母之教不廢養不廢婚試不廢者今又且不廢於二子之子也獨是十指磨而磷寸心枯而乾頽然萎然精力無毫髮存者蓋自四十年來已胥化而為二子之家又化而為二子之名又化而為二子之文與行也至若不二心於死生間終始以禮自防少當兵賊世而無強暴汚大起其門戶母也而父母也而師保母也而臣僕雖其志之克為哉亦其才有以濟之也今母壽且未艾他日下地若見張君張君若問慎先博先兄弟母其有辭以對矣是誠足以垂陰教而當闡幽之事者胡子曰然夫固春秋之志也歟母生於萬曆辛丑六月十六日博先有文名為諸生慎先如之母之弟憲蓋能助姊氏之志而成其節者

姚淳 壽南漳令 **姚延** 法得竝書俱漢陽人胡子云

儒傳 公於壽為叔公之忠於國仁於百姓楚士民未必盡知之至其生平立身行已之本末楚士簡書入楚適當通志告成之日壽不為之傳誰則傳之者謹述數言以附於篇按公諱延儒字爾宜浙江烏程人 壽曾大父承菴公為理學名臣於公

為祖太僕卿往為御史不附魏璫顯直聲諱祚公之所自出先大夫方伯公前江南臬使於公為從兄亦公所從受業者也公家學淵源才挺出流輩數等而屢不偶丙子中副車丙戌學使者李公際期最名知人得公文賞嘆拔第一貢入京師

廷對上刻順治五年授南漳令是時西南猶未底定湖湘左右皆壁壘漳小邑屢困兵燹流亡未復而西山寇假聲勢構禍肆殺掠出沒不時人心皇皇公至竭力招徠均其徭役寬以文法閱五載民懷其德政聲流聞擢大同府同知未離任而山寇郝搖旗袁踏黨等豕突傳喋勢張甚或請暫避圖恢復公曰吾守土臣義當與城共存亡他無可言者已城陷公束帶整衣坐譙樓賊至脅公怒厲聲斥之賊猶未忍害公而公愈自奮誓不止卒被戕於水府廟一僕同殉時順治九年十月十一日也事聞

世祖皇帝悼焉贈奉政大夫子祭子廕康熙四年有河南鮑帥勦賊凱旋過漳駐水府廟忽狂風大作天地晦冥帳下一降丁劉某者自言南漳姚公往處吾手今固當償邑諸生陶相虞具陳其事力請

於帥帥立寘之法虎夜至食其厥人咸異之相虞
 乃公被害後殮公者陶際虞弟也公生平敦倫誼
 不言而行太僕公令江都生公而母夫人歿故別
 號邦劬事寡嫂脩誠敬撫諸弟如子喪配吳孺人
 時年僅三旬餘遂不復娶平居家庭師友間一以
 道德相切劘其見危授命處之恬然本於知之明
 養之素以視世之慕名畏義矜
 血氣於一旦者固不無逕庭云 **吳正治余順明傳**
 余順明字麗生號百莊明穎撫中丞丞玉節振衡公
 第五子生而卓犖穎異慷慨有大志性本忠孝不
 階學問而自然合道中丞公鍾愛之初中丞公守
 吉安觸權璫拒淫祀力護白鷺白鹿兩書院與李
 太宰邦華鄒總憲元標諸君子累年講學每退食
 對客坐論公方舞勺輒躍然起曰大丈夫立朝行
 已固當如此長而博極羣籍以扶衰起弊為已任
 鉛槧帖括之業下筆妙天下一時詞壇名宿莫不
 推奉牛耳如同鄉譚解元元春闕蔡觀察一敬及
 吳陳相國名夏楊教授夔許孝廉元溥張庶常溥
 等或挈舟相訪或商確往復其酬答倡和至今猶
 贈炙人口幸酉省試已得雋矣值衡文者不和

列副車例讀書成均公不欲苟就母劉夫人譚
 曰爾父既歿吾年已暮辟雍鍾鼓寧不可代毛
 檄乎乃赴北雍選涿州倅非所志也蒞半載能
 洋溢畿撫徐公標特疏薦授藁城縣令赴部領
 卽值甲申三月變踉蹌歸里我
 朝定鼎初督部佟公養和慕公才名以起舊補去
 華容縣是時版輿新附民未服化悍弁日馳馳以
 紳士為魚肉公力為調獲容之人賴以保全者眾
 以母老未獲遡養激切陳請情詞迫摯遂得解組
 歸里日奉版輿侍色養閉戶課子不問門以外事
 人皆稱為祥麟威鳳焉其自北南旋挈德配劉夫
 人同乘兩藍輿途值張別山之妻蓬跣臥泥淖中
 笑笑無所托別山名同厥故相張江陵家孫也仕
 中朝以寇變不及顧其家又與公無半面交公曰
 必別山有知己之言而無以信于心非義也亟遣
 婢迎其婦以已所乘輿載之與劉夫人同飲食起
 居公自覓蹇馱乘之犯霜戒險屢遭顛躓奴僕輦
 或窈議公何故自苦公自若也至金陵送歸別山
 寓中別山夫婦拜哭聞風者高其義別山感激賦
 詩以贈有曰感君夫婦不相識患難之間託歿生

云辛巳楚大稷處者相枕籍公嚮產易穀以給貞民不足劉夫人脫簪珥衣飾佐焉籍以全活數千邑令欲以上聞公力止之退而謂家人子弟曰吾行吾心之所不忍豈欲以此邀榮名沽虛譽耶丙午母夫人年八十有四矣偶不豫公衣不解帶日不再食顙天願以身代已母夫人竟逝公嘔血不能起家人扶救少蘇疆立省視諸大事屬續後未百日竟以哀瘠廢飲食卒蓋其至性如此年六十有三學使李可汧疏其行誼于朝

詔入鄉賢從祀後以長子國柱官副憲累封嘉義大夫所著有岷樓草休夏篇河洛定解行于世學者宗之子二長即國柱辛卯壬辰兩以魁卷捷筮仕司李公呼而命之曰

國法當詳人命至重汝其慎之見多所平反及為色喜加餐其有愍惡不能全者奏當之成未常不投七而嘆次國楷以明經為旌德令未及期年而沒然旌之人至今尸祝無異辭蓋公庭訓之力以多孫四人多已入仕籍候補京外各職其餘亦皆英年有聲長公今為吳撫以副憲不

廷推荷

管以出旦夕柄用子孫鼎盛簪纓蟬聯識者咸推公盛德云

余國柱贈禮部尚

書吳公岳傳

吳岳字自玉號禹石吳故新安望族自公之祖文仲移楚留居漢陽一傳

至太初公是為公父皆有隱德公儻負奇節讀書通經術澹於榮利不希進取家產不及中人而好施予愛結納事父母色養兼至居喪哀毀至骨立方父柩在殯時家偶被延燒炎烟繞戶公號泣立柩側不去天粹反風火稍却乃得移柩出門人以為至性所感第早歿撫兩孤姪與已子等公長子今大學士賡庵公正治順治己丑進士官中秘時新安族人以兵燹後貧者甚眾公語之曰汝幸成名非祖德不及此吾輩遇行路人無告者尚思贍濟况宗族乎嗣後賡庵公兩至先世里居置祭田以供祀置義田以贍族皆所以仰承公志也賡庵公久從官公未嘗往就養惟貽書力以盡職義方諄切賡庵公由陝右臬司應內擢畱貳秋官公誠以書曰秋曹按天下讞決一出入繫人生死古人兢兢乎慎之汝何可以不勉賡庵公歷官勤職業被

主知宦漢蓋公皆有以啓之云公素喜養生家言晚年步履不衰累封官至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年七十有八卒卒後加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二級配余氏有令德先公十餘年歿累贈至一品夫人子二人長正治即賡庵公次開治以明經候補主政文學吏幹咸有可稱諸孫並英俊有登賢書者蓋公之餘慶方未艾而益信福善之不爽焉

嚴正矩贈光祿大夫

吳公有成傳 吳公有成字太初先世徽州之休寧人依外族畱居漢口遂為漢陽人公性淳厚居家敦睦長幼遇宗黨皆得其歡心與人交樂易可見而臨事慷慨仗義不苟然諾有俠烈風聞間事或不平輒挺身為抗言於官必直之乃已明萬曆中適內官陳奉督楚礦稅至武昌橫暴無忌一時水陸要津及各村落所在奸人附麗甚為擾害公識其幕客汪姓者因激以大義屬其從中寬解故漢口一鎮獨不及於抄掠被禍尚淺後奉益恣僉事馮應京疏其罪狀上之奉誣劾應京坐降調人不堪憤聚眾環稅府奉大窘踉蹌奔入藩府僅以身

免系隨被殺傷成者甚眾其幕客汪逃則急渡江走漢陽投公謀得藏匿公曰眾怒不可支也為導之他遁去汪德公而金寶珍積已悉燬無能携者遂持債券一束贈公公盡焚之曰吾為諸人獨負也其里居排難解紛而不居其名類如此世澤綿延至

國朝公孫今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賡庵公貴顯累贈公官至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二級論者咸以為積

孝感能天封公祚延傳 字祈公

自幼莊重寡言笑弱冠博士弟子下帷攻苦冠羸骨立長者皆服其精進嘗曰予賦資魯鈍何敢希敏悟求捷獲惟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又以曾子踐履篤實乃學者百世之師於是哀集曾氏生平言行編為一帙曰希曾錄朝夕展玩亦步亦趨無或少違對屋漏如大廷待妻孥如賓客孝事父母色養兼至處友則然諾重於金石其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見義勇為雖責育不能過也四方學者造門請益則謂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者求仁誠非弘毅不為功

彼二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正坐不弘不毅爾於是著弘毅解以示諸生仍揭諸齋壁以自警勉學者翕然宗之祚延于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實用之書靡不洞悉原委而尤究心於當世之務默坐澄觀籌度會不爽毫髮或勸之應制舉祚延大笑曰君何駭也不數年此方亦狐兔遊矣予將效魯仲連蹈東海歟爾又奚以應舉為人或以為狂居無何流寇果大起蔓延秦蜀楚豫間四方日益多事崇禎甲戌祚延角巾儒服詣當事上勦撫二策大約謂秦蜀利用勦楚豫利用撫媢媢數千言而當事莫能用遂挈家避難於邑東之白雲山山之巔有雙峯高可百丈澗水噴薄如瀑布祚延枕流濯纓其間謂家人曰予將終老於此誓不出谷口一步矣而鄉里諸父老則匍匐詣祚延所涕泣相告曰賊旦夕且至吾儕將無噍類矣公有宗族墳墓在即柰何棄而不顧耶祚延曰賊眾我寡勢不敵也父老曰公信義素為邦人所服若義旗一舉四方響應相與戮力保障以待官軍賊宜可辦也不此之計而徒羈棲巖壑以冀苟安脫賊眾搜索至此

公又惡能獨免耶况日今烽火漲天賊勢迫近會見井里生荆棘矣亦豈士君子優游泉石時耶祚延不得已出山糾集義旅頃刻至萬餘人為之布列部伍申明約束設立營寨整理器械旬日之間軍事畧備隱然一大重鎮賊聞之竟遁去相戒勿犯熊公里如是數年鄉人安堵如承平時無何里左有一二勢宦素行不法不為鄉黨所齒而祚延之父啓運故饒於貲尤數被侵奪多所凌辱至是乘世亂益大為惡縱羣僕投入賊黨恣行剽掠而身為之囊橐聞祚延倡義知勢不兩立乃陽附祚延實陰通賊一日忽勾引賊眾大至為亂因以逞私忿於祚延祚延聞變知為所賣乃嘆曰事急矣奈何予本儒生不自揣量出身為鄉里捍患方一意急公辦賊寧知適中奸人之計顧我處易爾如父老子弟何尚當挺身躍馬與賊一決雌雄不濟則以身殉之爾於是復號召故所糾合義旅若干人刻期與賊交鋒會大風霾晝晦咫尺不見人士卒相失祚延僅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稻田中田淤馬足陷竟被執因仰天嘆曰予老逢掖不知兵且平昔服膺曾氏教臨溪履薄兢兢惟隕越

懼曾何敢率臆妄行自速愆戾不幸遭世亂與鄉邦有眾結聚自保詎意為里左豪惡所害竟落賊手循省生平有乖全歸之義誠無面目見先賢於地下矣既乃又曰成仁取義孔孟之訓也我心如皎日更復何愧言已罵賊不絕口遂遇害士卒為祚延死者幾千百人妻李氏守節教子

國朝建坊旌表事詳列女傳子賜履順治戊戌成進士入翰林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康熙庚戌以

單恩贈祚延如其官王子崇祀鄉賢賜璣丙辰進士

翰林院編修 **費世奇王氏小傳** 王氏名希貞小字百鍊

誦孝經女史稍長讀論語禮經隨讀毛詩李杜姊與同業焉年十二熊翰學伯龍聞之曰是賢女也蓋以與吾侄正荀十四于歸事翁姑孝比年二十而正荀亡矣即欲殉夫姑語之曰孝順婦猶吾女也汝即毋呼我是時也方在六安官署母殷在長沙朝哭夕哭具舟往迎至洞庭舟幾覆到署飯一盂食蔬果高禮空王而已庚戌歲雪霜習習蘭蕙萎枯女曰何似我也逮父以浮議歸女亦同歸大

病不歿父托行出資粧以佐曰見恨不為緹縈也服闋已久拜嘉慶外不去麻衣人訝之曰夫之孝無時可忘也迨康熙十七年戊午歲姑病歿撫其手曰母女相依為命我歿汝何能久存即遂不食哭泣悲哀而歿姑之幼年僅 **金德嘉母李宜人傳**

三十一子名祖觀今為貢生 嗚乎母氏苦節而德不著聞蓋人子之罪也不孝莫大焉嗚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雖然表墓旌闕特書以風天下國史氏之事也若夫志之家乘告我後之人使毋忘其所自出記曰口澤之氣存焉爾嗚呼宜人姓李氏外王父李公繼室幼女也德嘉少時師事伯舅大復公大復公骨鯁獨立意無可一世然時時稱說先大夫時事未嘗不歔歔感慨泣數行下也蓋宜人歸我先大夫逮事王父楚濱公以孝謹聞先大夫論禮陵諭浙川知陝西興安州宜人從先大夫卒於興安宜人護櫬以歸大復公曰古所謂以成勤事者其性與安平方賊起關西而織於興安州郡縣道望風潰獨興安堅守不肯下歲中圍城者四大夫躬身矢石睥睨間四十日父宜人則坐古井上待不測斃耳如是者

亦四十日夕賊鋒挫而城以完嗚呼大夫慷慨烈矣若夫視死如歸使大夫無內顧憂者非宜人其孰能之哉德嘉五六歲時侍宜人誦宜人且課且泣曰汝廉吏子也勉之會歲存饑貸粟於富人滌釜以待爨宜人課誦如故曰燃糠映雪古貧士也卒以顯名汝勉之寇至江居火南徙沙洲洲居火左師大亂奔竄無寧日宜人獨與先大夫畫像偕而帶佩刀時自礪如與安井上時也祝曰未亡人奄奄視息為兩孤耳崇也幸已補諸生有室獨嘉尚弱耳天乎其俾余旦暮保首領以沒乎宜人布衣蔬食為未亡人十一年以卒卒之文家婦吳隱隱聞鼓吹聲異香徹座隅宜人端生以逝也廣陵司李陳公心山故與安人寓書德崇曰先公守與安誼至高得民死力有古循吏風乃若清操介節饋遺一無所受非獨刺史廉也蓋亦有內助之力云庚戌歲德嘉上公車浙川李子偓侶相遇於長安旅舍哭甚哀且曰先師司訓浙浙人士斌斌興起也至於貧者賑饑者餐衣敝壞者解贈羣兒倚一母焉到於今稱之不衰也嗚呼由斯以觀可以知宜人矣伯父早世遺孤男二女四皆鞠育婚嫁

之太和公孫德裕孤育宜人所拊之如已出孀姑迎養怡怡愉愉終其身族之喪葬不舉者姑姊之子若女失怙恃者仰給先大夫宜人躬自節用佐先大夫河潤無畛域焉宜人操家儉馭下慈而肅絲枲織紉豆觴醢醬皆可為後人法然書不勝書特志其大者如此子起坦信皆殤次德崇廩貢生次不孝德嘉中順治庚子舉人成康熙壬戌進士第一一人今且官翰林稍沾微祿而宜人不及見矣嗚呼痛哉宜人孫男為崇婦吳產者殤繼婦郭產者五人啓濂啓濟啓江皆庠生啓濬啓洙皆業儒嘉婦陳產者二人啓洛廩生啓汾業儒孫女出崇婦郭者一娃出嘉婦陳者三婦媼娟皆適士族具詳先大夫墓誌中曾孫男啓濂婦陳出者二人美昌業久女一璧啓洛婦毛出者女一籀宜人生明萬曆丙申八月十三日卒順治甲申七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九附先大夫山梅衝雨塲山之原嗚呼宜人卒且三十年矣而未有聞

劉太史傳 劉於國史氏孤之罪也夫孤之罪也夫

史雅川先生者黃岡人也諱子壯字克猷其先江西清江人遷黃岡團風鎮四世而生封公封公二

丈夫子伯克章公其次封公暨太孺人蚤卒叔行三者鞠公公髫齡穎慧讀書一日數行下屬文奇肆甚弱冠登庚午賢書洲居有文昌閣公下帷其中閣中數有徵怪公秘之博綜六經左氏公穀史漢暨唐宋八大家書戶外事不聞也順治己丑成進士

廷對策萬言其畧曰陛下統一海內子惠元元隆祀典以達孝廣試額以來賢罷厥衛以寧人去宦寺以謹始近且勤召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挾書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亦能湛恩汪濊寓內嚮風矣然猶發德音下明詔廣覽兼聽取法上古此三公九卿之任非臣艸茅新進所能及也然臣遇述所聞誦所學竊以為二帝三王治本於道本於心故講學為明心之要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請

經筵講讀致知而力行之以敬為正心之功以誠為復性之道以仁為成已成物之全復古者曰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官仍得於仗下封駁上下情通滿漢道合宰輔不僅以奉行為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為能則中心隱微皆

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由是蠲荒賦以邦本並屯衛以杜隱占清釀成之源彌禍亂之萌以銷寇盜立滿學設教習以同風俗敷文治斯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厚載無疆之福者將在茲乎對既畢

天子大悅於是臚傳第一授國史院修撰如

經筵滿學教習屯衛諸大政悉著令甲次第舉行之壬辰分校南宮得二十有二人榜放皆天下知名

士尋請告旋里癸巳疾卒享年四十四元配張先卒繼曹侍讀學士曹公厚菴姑也子孫茂甫二齡

曹夫人鞠之公天性孝友諸父伯兄沒弟任五六人孤弱公拊而訓之婚娶成禮雖亂離不苟也常

過崑山令雅與公善願以千金為壽有小吏獲罪急請救用將嫁女質數十金餉公公聞而止之吏

恐解脫不力公諭曰勿慮不費爾一緡也入白令

從之吏得脫而女婚以全然公終不以告人也邑

子某邁兵亂妻被掠至京公知之為貸百金以贖

完娶如初後生數子戶口大蕃息人以為公賜焉壬辰秋南歸過淮上捐千金置產於某寺及抵家

而垂橐蕭蕭如布衣諸生矣公端莊嚴恪不問米鹽凌雜而覃精論著制舉文湛淡經術不作西京以後語門人陸進士鳴時梓以行世至今菀林傳誦之初肄業文昌閣奉太上感應篇功過格惟謹旦晝所為夜必焚香以告蓋數十年如一日云曹夫人拊孫茂成立今司訓郢學孫永錫純嘏且繩繩式穀矣金子曰余讀稚川先生書心竊嚮往之蓋董江都劉中壘經術爛然矣迺歷觀先生生平抑何恂恂篤行君子也名冠

張希良賀逢聖傳

賀逢

聖字克由一字對揚父陽亨先生理學醇儒也別有傳公少承家訓已有公輔之望與同邑熊襄愍廷弼齊名而學使熊石門尤以國士日逢聖嘗謂熊賀兩生固狎主文場然岸幘陵轍摧陷廓清賀不如熊他日柱天維地休休有身後令名熊不如賀萬曆丁酉廷弼領楚解逢聖獨報罷石門延見新雋士舉手為熊賀且謂賀子益當大貴無疑諸士僅一揖退特遣吏趣逢聖至握手欵欵慰至再因以一公事相屬約可資三季膏火公謝之石門益嘆服仍簡笥金為贈陽亨公問金所由來與

使召作何語且述所以陽亨公笑謂真吾兒矣越六年癸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以二親急養請授學職得應城諭是時陽亨公春秋高不欲之官逢聖僅携一僕自隨而留危夫人奉菽水至則寄食於訓齋屬齋視學篆已得併志讀書嘗兀坐明倫堂見先聖於屏間是日有持聖肖至者宛如目所接異之乃益淬厲勇進以大儒自期丙辰遂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時詞林雅尚風彩逢聖獨持簡樸嚴取與門庭闊然久之請告歸省前學使熊公適秉楚臬諸門生貴顯者紛紛陳乞不已逢聖起居函丈外一無所干而新撫某為熊同邑人素有鄰態剛介不堪為之下擬具疏拂衣諸門下士堅留逢聖獨趣熊去日以廉使抗中丞傷國體若委曲曲泐忍非逢聖所望於師也能熊悟謂真愛我竟去逢聖故與廷弼不合以是益懣懣然其識過之遠矣壬戌分校禮闈所得多節概士尋遷國子司業克經筵講官會廷弼被逮下詔獄當宁多右遼撫崑罪經臣楚人滿朝薦梅之煥等鳩同鄉為經臣訟冤出公揭求逢聖署名或謂視經畧與君誰昔今日事殆無不可公艷然曰諸君誤矣逢聖與

熊幼同學壯同朝第以其果於自用不能臨事懼
 每用規切致差池此何時乃以小嫌廢公議逢聖
 於衙門固為首便當起草即援筆立灑數千言而
 襄愍已不可救矣是時逆璫魏忠賢交通客崔諸
 奸竊國柄舉朝攀附逢聖獨不假色辭璫思羅致
 之乘間諷云各直省建立生祠惟貴鄉從無功德
 逢聖拒以此地方官事非其所得知璫又云聞上
 梁文是先生大筆正色云作文借街固俗態逢聖
 待罪經筵不能走筆數千里外為他人署紙尾忠
 賢默然甲子歲當鄉比忠賢復主廷議推逢聖典
 南試屬所私諭意曰此出上公命宜入謝笑而拒
 之即日嚴裝出都忠賢怒矯旨自涿州追還以他
 僚往自是逆黨俱心銜之而楊左諸君子相繼罹
 璫禍公乃力疏歸養甫抵里門而削奪之命下推
 官禹好善知縣王爾玉俱逆黨百計窘辱之逢聖
 益峻自防諸奸陰懾焉崇禎即位詔起南祭酒尋
 遷少詹協理府事疊丁兩尊人艱喪塋一秉古禮
 服闋入都由少詹遷禮部侍郎歷吏部侍郎尋遷
 正詹教習館員禮部尚書明年詔入閣辦事歷階
 少傅蔭一子中書舍人時首輔頗專恣奧援黨附

而逢聖始終欽約持正如一京師呼為賀聖人未
 幾致政歸思之不置奉特旨再入中書而終與首
 輔不協因屢疏乞休愍帝御便殿謂逢聖曰先生
 忠謹端方朕深倚賴奈何遽引退逢聖自陳疾狀
 仍詔慰留復抗章不已辭愈哀嘆曰先生獨不為
 朕強留耶堅志難挽暫歸攝行且召先生次日賜
 宴溫諭遣還時崇禎戊寅秋也乙亥遣大行齋璽
 書存問獎慰有加然逢聖雖去國恒慮國事日非
 憂形於色目擊楚中寇僅存臻不惜屈體當事借
 前箸而謙謹逾甚應門止一老蒼頭時與鄰曲握
 手平生道義相勗繩約子弟不使及公庭門內外
 若無宰相者癸未獻賊渡江逢聖督守南門寇攻
 城急乃親啓楚藩請發藏鏹犒軍不應猶以忠義
 厲守陴者五月晦日城陷入告夫人危氏曰吾大
 臣家不可為賊辱夫人率婦婢投後園池中逢聖
 侯舉家沒乃投淄陽橋下以死八月城復索尸不
 得及歲杪湖水涸得之凡六閱月貌如生逢聖生
 平得力實自陽亨先生一步趨不敢失墜嘗喜吟
 韓魏公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似無之句
 故其在政府申救黃石齋引薦謝青墩皆以陰掖

潛移有回天之力而頻經摧折以迄殺身成仁從容不改其素蓋其融治於聖學者深也而當時止為亞相所懷嘗不盡又登朝未幾輒引去論者惜之公子二長觀明次光明與三孫皆死獻逆之難觀明之配曾氏光明之配陳氏闔門就死者二十餘人惟孫士聰士廉存外傳所載多奇蹟如鎮潯江木妖拜袞赴闕時黃鶴導前諸軼事以怪不具書

胡珠蕭公鳴寰先生傳

公諱鳴霄字鳴寰姓蕭氏其先世自江右徙至楚居漢川縣公復徙居江夏公少儻多奇異之事章句為舉子業久之棄去治孫武家言中崇禎已卯武鄉試當是時闖獻諸賊屠城陷郡不可勝數而公志滅此朝食會大中丞宋公撫楚提兵扼賊駐軍安陸廉知公名辟公參謀軍事遂以安陸俾公守公麾下隸卒僅千餘人賊往來攻城者動至數萬公援柙而鼓矢石交下礮聲振天賊百計攻之不遺餘力而公亦隨機備禦輒盡其方一日賊以安陸圍久不下更益數萬眾以來公謀知其事選精銳五百人就夜掘地而出去城西數十里伏大橋下命口伺賊過將半而起擊之賊當分為

二我亦二以邀之一過橋直追其前一逆絕其後來眾可熾也賊意城圍數十匝矣外無蟻子之援聞大益師則斷不支爾顧安懼有伏發於無人之境哉皆亂行不整隊旅比未明賊行果經橋上伏中發斷為二公匹馬轉鬪橫衝其後賊亦驍甚其將僧尤勇黠獨與公久鏖公度僧不支大呼砍下僧首應公聲而落復擊殺數百人賊悉潰公指旗校曰此以授若吾急過橋東猶可盡捲其餘也乃直躡而及之前賊亦敗見公來皆披靡公悉不顧迨既過之方回擊之賊益困公益奮其五百精銳者無不以一人殺數十人或百數十人合斬首萬級殲之果如公言攻者解去城始獲全蓋自賊縱橫河南北以來援勦鎮帥無慮百十率賊東我西賊去我來爾是時郢之存亡且在旦夕肘繫大斗者復擅強眾以自衛公奮不顧身偕一戰以全城全一城以全江北數郡彼郢卒陷而江北郡卒相繼莫保者則以賞不稱功公遂引去而繼公者之無其人也

行實

宋朱熹濂溪先生行實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願

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為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淇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柳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淇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辦分寧獄者于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汚善政為恥也改大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為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處州趙公來為

守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設措施置未及盡其所為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燾皆太廟齋即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子顥願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倡明道學以繼孔孟不傳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柳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願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

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只一硯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餐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于斯民必不得也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于其上歌咏先生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寬濂溪之名雖不足以盡美然茂叔短于取名而樂于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惇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于其言云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

藝文十七

序

漢班固離騷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先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伍子用失家謂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賊數懷土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對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昏宓妃

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机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大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

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父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日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歸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日懲惡而勸善求名而凶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則子駿制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長者也宋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

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其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及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應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

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苟周氏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南北朝劉勰楚辭序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

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者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曠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

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騷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騷賦乘鷺則時乘六隴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問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爨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傳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銖經意亦

亦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並能矣白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又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咸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趣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為之賦狐裘結言拒韻詞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於詩人招宇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鈞爰錫

名號與詩畫境六儀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溯賦之厥初也又曰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又曰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典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典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睢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爨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竭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螭虬以類教誨蜩蟬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號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典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

體雲構紛紜雜選信舊章矣又曰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風嚴於奏令惟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啼葉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又曰離騷代典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嗟峨之類聚歲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執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摘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則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淡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豪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常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萃恫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執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典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使味聽聽而

輕舉情奕奕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唐李白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仲尼旅人文王明彞苟非其時賢聖低眉

况僕之不遇者哉而遷逐枯稿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感慨瞻廻使人增悲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橫素波而徑往諸公悵望不及聯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篇之首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白上探邃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浮雲自謂德參彛顏才兼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事退而風義可人者厥惟戴侯戴侯寓居長沙稟湖岳之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秉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王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其二三諸

昆皆以才秀擢用詞翰炳發昇聞天朝而此君獨
 潛光後世以期大用鯤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于
 里訪余以道邛國之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下
 獨立每延以宴諛許為通人獨孤有隣及丁薛諸
 公咸亦以為信然矣屬明王未夢且趨衡陽憇祝
 融之雲峰美茱萸之湍水軒騎糾合祖于魏公之
 林亭笙歌鳴秋劍舞增氣况江葉陸綠沙鴻冥飛
 登高送遠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為論平生雞黍
 之期當**贈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余遊荆
 速赴也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中多玉泉泉交
 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鷓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
 歲之後体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
 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
 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
 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
 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
 其狀如掌號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
 古未覩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後
 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

居士李

韓愈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
 自長吏司馬以下數十

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
 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夫官至
 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
 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鄉里之吏者鮮矣况
 能自辨于縣吏乎能自辨于縣吏者鮮矣况能自
 辨于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
 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
 豐約懸于州縣合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
 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
 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蘓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
 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于此乎愈
 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
 休澤也于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

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
 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
 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
 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

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于喜喜踴躍即續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苗蠹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似譏侯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吟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以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如初而語益奇皆侵劉侯意劉與侯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師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于師而能者也吾

所能者子皆不足以問也獨文之或吾詩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膝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而退就坐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鼙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十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恠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問遂請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常聞有隱君子彌

白居易三游洞序

平淮西之明冬予自江州司馬徙忠

州刺史元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于彝陵翌日微之反掉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深聲因捨掉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壘如削其恠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維舟岩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跡水石相薄磷磷

鑿鑿此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及成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厥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時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綿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以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皆偶于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乃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為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岸相湊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符載鄂州何大夫創製夏亭詩序

即中寺曰頭陀名與碑並登臨鍾萃天雲氣邑下配礫石公政教既備游心佛寺慨此頽落乃沛然而張之聳阿閣矗長楹嚴像設織

臺塔凡所相好皆鼎新也方務剪伐用探勝會迺緣後殿穿窬窺出乎蒼莽之巔果有實境待我而啓萬古不偶今為知音通塞之際若有感也遂鏤喘崢堙次窗斬榛楛掘株構霧蒼掃盡天形巖然山川雲氣一朝噴泄公智動于內形象于外口麗

手指煥然成亭侈儉無過因歸于中于是延賓介洎郡之士君子相與開襟而登之陵泐濳駕崢嶸壓夏口撐大別開井闢于砌下擁城闔于宇後倚檻凝立青冥中連山積水悠悠渺渺長想一去周流物表何知宇宙于此為細由是言之固知公宏邁可以拔幽陋材智可以陶品彙應用不測與造物者為徒乎夫詩者比興而詠志也凡我登覽盛美情愫無述豈文士之意乎况主人唱首韻鏗金石得不搜思上承獻酬請感繼大夫之後賦六韻之作爾

宋王禹偁送張復之宰崇陽序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

國皆化為縣縣有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祿微弗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其祿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嘆齊胥伍吏區區于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耻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苟縣政有缺率曰吾將罷茲邑而適他邑烏用草

焉縣人有病亦曰吾將舍此民而蒞他民烏用易
 焉觀其視一邑及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即舍也
 待旦而去固無所惜風行雷同浸以成俗良由國
 家小親民之任輕字人之官所致也將極其弊聖
 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
 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
 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闕得以擅革縣
 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詩所謂能
 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河張詠字復之本宅
 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外讀書無虛日秉筆
 為文落落有二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將我
 主命蒞平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
 瘼使民心熙熙乎江淮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賢
 亦孔之樂波映鸚洲烟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
 悠堂有鳴琴足以振穆若之風尊有醇醪足以養
 浩然之氣惟江湯湯鑑其襟袖惟山峩峩媚其戶
 牖鱸得鮪鱸果多橘柚吏隱于茲足保無
 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勉旃云爾 **朱熹楚**
辭序 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
 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

之原之為人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
 法然皆出於心右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詞皆
 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
 皆生於纏綿悱惻但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
 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蹶馳騁於變風變
 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
 臣屏子怨妻去婦技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
 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
 有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
 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
 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
 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不復傳及隋唐間
 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
 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蹶東京
 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
 詁民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
 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
 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嘆咏歌以尋其
 文詞指義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
 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

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鑿插定為集註入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於來者之不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又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真昏而越禮據怨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鬼神歌舞之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雖

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與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此賦多要必辯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張聲道富水志序

古者封建諸侯分天下為列國至秦始郡縣之晉宋以來

錯置州郡唐與盡易州名鄂之為鄂楚郊鄂之舊也東走江淮西通梁漢南徑荆湘北則馳騫乎陳蔡汝穎之郊雖號為四通八達之地而有石城以為固漢水以為限昔人因形便以置州本始以取名蓋得之矣楚始都鄂今江陵是也後遷鄂于壽春而魏文帝亦嘗以荆之江北都郡為鄂州然雖四而實一耳惟劉宋以後一彼一此互列為州名有東南西北之殊地有江夏義陽淮安定城赤石安廣之異道德不一文軌不同三光五岳之氣散而無統其分裂變置于南北之間至有十之三焉迨唐始合為一至乾元州名始定迄今言鄂事者乖戾錯雜認鄂者十八九指江陵者半之而于義陽淮安汝蔡光隨亦畧取其二三也祖襲譌

謬縣歷久遠不知者類以為真而知者則諉曰春秋傳疑之義固當爾耳信如所云則古人辯國正封之意果安在哉郢舊有志其先出于縣絕淳熙丙午張侯實來見其踈畧舛誤舛焉甚不滿也已而興仆植僵條其實整暇乃命眾俊緝成此書凡為十卷分三十四門細大必載顛末俱舉以星所臨各有封域而徐雍荆楊南北且見故辯郢州以坎險之象天造地設而依山為固彼此弗類故辯石城都邑郊鄙不宜混并也故辯二郢分疆對境安可錯雜也故辯章山名跡事實必有定所也故辯新市于是各正言順綱舉目隨于載謬一洗空之侯于是州也日夜究心恢張形模革易敝陋將去之日如始至而是書之成蓋可見其綱目聲道敬歎之餘敢叙所以冠于篇首云

歐陽

修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

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尚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荆奪而荆人袖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

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備歟當此時文初之祖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于是語者稱田氏田氏攻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于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于萬州維舟夔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夔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夔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彝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慨然而賦矣

贈廖倚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之秀麗

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廖倚生于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皆虛席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大原公雅

識沈正器局尤深其初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待以承望乎丰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中都識君于文達辱之以交友當君之西也獲屐于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于洛嶺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蓄之者誠有利其用者耳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久蓄于衡山之阿也

序 張栻遊南嶽唱酌

栻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為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顧予于湘水之上畱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迺始偕為此遊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粵十有一日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雲四合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衣岩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之不能登也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月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升陽谷矣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

騎渡典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崖邊時有積雪甚快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間為風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窓簾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幾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雲陰聚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岩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陟踰數十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霜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蔽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蓋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與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煙靄未盡澄澈然羣峯錯立遠

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
 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
 奔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
 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窻冷然通夕
 恍不知此身踞于峯之上也已卯武陵胡實廣仲
 范彥德伯宗來會同遊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
 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
 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
 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氈坐乃可支須臾雲
 氣出岩復騰湧如傾餽過南嶺為風所颺空濛杳
 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窻有
 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柱冰結即不可步遂
 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滃渤
 瀾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胸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
 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至嶽市宿勝
 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
 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已祭于吟咏更迭
 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
 述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
 焉乃哀而錄之方已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

對念吾三人是數日間亦荒于詩矣大抵事無大
 小美惡流而為不反皆足以喪志于是始定要束
 異日當止蓋是後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于詩
 矣嗟夫覽是篇者其亦以吾三人者自傲乎哉

萬鎮澧州社倉規約序

嘗謂周禮一書為民慮深矣其比閭族黨必使相抃

相調六行教民任恤繼于睦婣之後古之聖人既
 愛其民又欲使其民之交相為愛故法立而俗厚
 有繇也吾鄉自罹兵革之餘故老凋零習俗頽弊
 富家巨室溺于商功課利之習又無君子長者之
 論以激奮之故舉事而有益于已則為舉事而稍
 損于已則弗為甚至積粟紅腐以俟饑歉穹其價
 以厚其售曾未聞有倡于義舉者吁何薄也間有
 稍異流俗能好義者不過曰甃道路之崎嶇甃溪
 澗之瀾漫以為往來爾便而已夫道路未甃止艱
 行溪澗未甃止病涉此一夫之任爾假令民日乏
 食久之弱者轉溝壑強者奮臂大呼相率而為盜
 事勢至此以富自足者可保乎余生平念之久矣
 因觀先儒文公朱先生在建遇大饑請于官作社
 倉建甚德之其事有慨于予心欲率鄉中富而有

德者法而行之凡與盟者殺以十斛為率十人所聚穀百斛擇里之賢有才者司出納焉其法則倣文公墓規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逾廣而息遂捐之于民不惟民有所給食無復變亂之虞而古人相揀相調任恤之法所以使人之交相愛者庶幾復見于今之俗矣顧不偉歟因書此以為同志告幸相與勉而

晁補之續楚辭序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

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于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君而不怨猶賸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乎自沈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于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

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楊雄以謂何必沈江原性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是世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於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拾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荷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並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于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楊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于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于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于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為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毋言之為賢毋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為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疆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為君子者

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于小人者少復何議于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于王公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作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踴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于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克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于為躬躬之辭錄則几不至于為躬而辭錄者皆錄公之意也漢蕩秦唐掃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為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况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為盜因以食為盜而嘔之昔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一

藝文十八

序

明宋濂碧崖亭序

濂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人也先生常謂濂

曰予家鄂之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巉然而起如雲旂翠蕤蕩摩空濛濛問對時雙石檻直上如笋中厥碧千尋嘉葩靈艸雜被之紛紅駭綠儼圖畫中先人愛玩不怠日支筇步其下或濯纓澗底咏詩坐磐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悠然忘返遂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絕壁雖蒼然不改于舊而先人則追逐群仙于風馬雲輿中弗能見之每過其下不覺潛然出涕故于宦游所至揭碧崖之名于楮間所以志之懸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方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方今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築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言

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盤石壘壘而可坐者此咏詩之地也巖谷沉沉靈氣之宣通者此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精神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生子雖老矣此心敢忘子幸為辭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羨坐則見堯於墻古之上聖若斯况下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勵者况親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甄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者何如也先生字杞山觀其名也學富德行修踐揚中外其善政益章章云辭曰巖之雲兮英英其升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仙人兮何之颯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為休徵三秀之茁兮膏露之凝泚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爽吾

劉三吾贈桂陽州李行人思聰使緬甸序

之精誠

皇皇六合天貞厥符幅幘周回彌天際海京師西南行萬里為滇南滇南即古昆明地方廣蓋萬里恃遠梗化漢武欲窮征之因鑿池長安象昆明以習戰事遠人之難服若此矧滇南以外哉自職方

奄有其四履地益遠滇之西南為緬為夔率稽內附奉朔惟謹聖朝計不專制羈縻而已欲與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無何兩地互相吞噬緬因使來言急廷議彼雖化外誼不忍絕特為璽書諭以天道福善禍淫宜各罷兵守安爾黎蒸遴選進士職行人之官得李思聰錢古訓往使其地語以睦隣修好排難解紛之意兩賢其發摠平昔所蘊斟量彼中事宜如漢司馬相如之諭巴蜀唐韓昌黎之使王庭奏曉之以效順之理震之以仗義之聲俾緬不生釁燹不強凌自保土宇以奉天道一如制書所諭歸而復命則長卿昌黎不得專美于前矣是行也思聰請序其前古訓索書其後因各副所求以

楊士奇送張伯原歸廣濟序

子嗣大寶之初覃恩中外布維新之治無有遠邇咸蒙福澤乃延登二三大臣在師保之位簡擢賢俊列諸文武之重任而舊之宮臣亦皆叙進頌歌洋洋于道路矣于是左春坊張公伯原春秋雖未臻七十而髮鬢皓若玉雪上憫之不欲煩以職務寵之璽書加以白金文幣之賜俾致仕歸伯原世

家廣濟洪武中舉鄉貢為順昌教官繼擢靖江王府教授遂陞左春坊司諫十餘載轉太子少傅上在春宮嘗命侍皇孫講書又嘗親揮寶翰諭宮臣曰張根誠實可用然老矣宜優逸之蓋上知伯原為深所以優遇之非一日而伯原之所以承上之眷顧者亦固有自矣臨行朝之卿大夫皆賦詩歌贈命予為之序且士君子之壯也孰不欲推其知能效用于當世庶幾上以禪于國家下以禪于生民及其衰也亦孰不欲休其勞勤逸其餘年此人之情然有不能皆得者矣今伯原歸日與鄉人朋輩述逢雲林泉石之間尊俎酬酢歌天子太平之德何其樂也又以其餘暇引其子孫及鄉里之秀俊劇切乎詩書之圃涵詠乎仁義之途月積歲累將使人皆善士里皆善俗則伯原雖退不為無所以為于聖明之時矣予與伯原同僚最久是行也有以欣羨之而又有所以屬望之也遂以書于簡

薛瑄送歸州尚司訓序
天以是理與人雖同以其所覺覺後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而人之邪正由之是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

道廢師之所以覺人人之所以受覺於人或出於異端他岐而不由於天理民彝之正是則師之名雖是而其寔則非矣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者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至正而異端他岐不得以淆其間師道之復古於是乎在正統元年春聖天子龍飛之初天下士抱負其業來試於春官者于時濟濟僅千人焉主司既取進士百人又取其文學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補教官之缺員保寧尚志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儒學司訓監察御史姚君克脩於其行且屬余言以為贈余嘗論為師之道不過以己之所得乎天者以覺乎人而已得乎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以教子弟舍是無以學御史君嘗稱尚志之為人資稟篤而學問正夫質以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不感乎他岐是可以為人之師矣尚志到官其思無負於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進其學俾天之所與我者既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庠士子皆得以啟其蔽而闢其途豁然獲觀斯道之光明坦然率循乎天理民彝之正他日以若輩人備國家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于

人患無其器耳漢虞詡為朝歌長曰事不避難臣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此吾立功時也既到遂平縣境羣賊以將畧聞遷武都太守擊羗破之進拜司隸校尉尚書僕射助業巍巍著于范史升卿非易之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者乎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地而升卿緣此于武都成大功焉然則有其器者亦必因事而後見爾吾鄉松滋伍公時泰舉已未進士為府推陞同知知府皆兩任閱二十年已卯而擢按察使右布政使辛巳拜左副都御史胡前遲而後乃速如是公平逆藩成大功朝廷屢議厥報有姑埃焉弗既焉者其器用固將埃焉而有所未究也公在畱臺實膺提督操江之命聲望隱然誰其弗知為南都重也公平逆藩時忠精義槩電厲風發山動海立功無與二天下知仰之前年盜窺江防丹競鯨奔浪乘狶突公奮奇挺靈捲甲而趨溫定曾不二時謀臣武將皆自以為弗及公非易之謂動而不括出而有獲者乎前之二十年猶知府何其遲而公一毫不以屑意有所藏者有所待也後二年間即都御史何其速乎人心猶不以是為公是功之大者報宜懋也于

今年夏公在畱臺滿三載矣未三載之間銓曹之廷推言路之疏舉凡幾次而今適會考績期人之心豈惟不以今之所至為公足而所以望其大用以成大功者重有在矣故春于公同官胡君希曾之請而舉為諸生時所注易傳之言反覆之因及虞詡之事以預賀焉公之事蓋類于詡而他日之助業與名位又當出詡上者非春今日之所欲擬倫也

高世寧武昌刻漢魏

詩紀序

少洲馮子類輯古詩自上古迄秦別為前編漢為一編六朝又為一編唐以下弗錄

者蓋曰士多有其集云其博綜精鑿詳自著凡例中漢魏詩紀蓋抄自漢魏人集又本史志旁及諸類書與郭茂倩所集樂府乃其詩歌謠諺語傳記有徵者亦僉採焉此其別體裁稽政俗明古今得失之故其指義蓋闕遠哉刻既成屬余為叙余往者竊窺古昔之撰蓋嘗曰詩自國風基之矣離騷者師其意而變其辭者也漢魏者風騷之遺音乎余每讀其詩未嘗不反覆沉思云彼其渾厚質古之辭唱嘆諷喻之指足令人神情超越悠然千載之上矣其意義難言者得其領畧焉已矣未可一

一訓誥求也至樂府義益多不省解則以聲音之道失傳耳余于是益慨然嘆息焉自六朝至今人希漢魏作矣顧其詩卒不漢魏者豈詩之教衰邪將世代既遠風氣材力不同也竊見漢魏作者道性情揚休烈其用各有當也後世率戾其木指徃徃摹倣標效辭義並襲此何以用世而訓後也又人人擬古樂府無論其辭義所之即音節有能協律呂者邪不然樂府何稱焉且蘇李之贈答也情可以泣鬼神者故慷慨悲歌今古鮮儔焉後之贈別者其感遇有若是者否邪是又時與地殊也即此可以例其餘矣此漢魏之所以難及可盡以為持世故哉誠欲究漢魏之指惟里巷歌謠辭最近之是所謂真詩者也近世王叔武李空同之論蓋如此此國風所由作者寧獨漢魏其見迥絕世俗矣馮子輯是編也意在敦致古昔其附錄歌謠辭蓋亦叔武空同之意云豈徒談藝之準哉即探風者可何喬新楚辭序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覽觀焉所校定後語六則朱子以晁氏所集錄而刑定補著者也蓋三百之後惟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近調若乘鷲駕風

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能宗其架獲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宗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常為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為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洪王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明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挐亦無所發于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于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目為偽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彞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之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于所謂徃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淡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為此書又為之註釋辨其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錄是作者之心事昭然于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悵纏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與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已故予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取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

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為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禪于風化也大矣騷之為辭皆出于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非聖賢之格言乎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于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歌者幸而聽之寧不凄然與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于雕蟲

楊一清懷麓堂稿序 古之人所以

者有三立功立德立言是已今八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謂立言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叙之為文咏歌吟諷之為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淮李先生以扶輿間氣挺生於重嬰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石所刻卷帙所錄幾徧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為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時名中年亦淡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行而為

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士習禪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隨之故連篇累帙盈天壤間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於世者蓋亦不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足取彙而閱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傷於局而不暢近或習為瘦辭硬語使人不復可考以是為古所謂以艱淡文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絕識獨步一世而克之以問學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為倔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彼月煉旬鍛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譬之大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指麾百執事各任其職未嘗有叱詫怒罵之威而望之起敬即之者傾心至其衆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益遠則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至於積石又至於龍門底柱既乃吞納百川以達於海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於乎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

自視欷然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
 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有以立於
 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先生嘗自輯其詩
 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
 稿三十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
 卷在內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錄則附於前稿之末
 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錄則附於後稿之末
 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徽州守熊君桂先生禮闈
 所取士間從所知得副本乃與同知王君仲仁輩
 刻之郡齋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與四十
 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為指摘疵垢不少隱顧
 庸惰不立少而習焉老而未能測其谿徑况望窺
 其室堂哉然平生企慕之懷得托姓名於不朽以
 為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
 為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獎對錄藏於家及密勿章
 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承乏內閣得窺見之若
 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為續
 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
 張治長沙府志序長沙志序
 廢弗修以觀乎山川疆域邑屈民俗經制度物而
 無所於裁也以觀乎政治得失民俗緩急弛張後

先而無所於稽也以觀乎風氣民習異同趨全
 無所於徵也嘉靖戊子太守滁陽孫子惟甫乃屬
 地官即楊子林攷郡之故而創志焉既就稿孫子
 代去辛卯婺源潘子希平自荊州來守潭復以屬
 之于治治曰是國之典也事之理也物之紀也予
 小子弗學其何敢其何敢潘子曰史以彰往昭來
 闡潛而發微也子為太史而弗論載廢郡邑之故
 不傳滅哲先之業不述墮天下之史余甚懼焉治
 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乃取子
 林所為稿而筆削之為譜五為紀十二為卷六凡
 若干萬言江淹曰修史之難無出於志陳壽號善
 叙述李延壽稱究悉舊事而所著二史獨於志畧
 焉誠以憲章所係不可得而易也予小子弗學其
 何能與於斯耶輯見聞之舊以綴於篇脩遺忘耳
 庶幾後之君子有志於經邦稽古者得觀覽焉史
 曰神農氏崩葬長沙之茶鄉路史亦曰祝融氏葬
 茶陵露水則潭固天子巡狩之地聖王所理也道
 有升降或離或合割立併置各殊然要以親百姓
 通王道推世運之次作郡縣沿革世譜第一易曰
 建萬國親諸侯自三代制廢後世所損益不同而

典衰強弱之變可監焉作封建世譜第二古大國
 地方千里長沙之疆凡九百里而強其守固古諸
 侯也可不重歟可不重歟循名攷實百世莫遁焉
 作郡守以下歷任年譜第三維百里之命寄於令
 維德則附否則違之不可不慎也召父杜母之愛
 豈不遠乎作十二州縣職官歷任年譜第四易曰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者國之所倚以立也取用
 之途古今各異制然要以得人才同政治比集科
 目之制自宋以迄於今作選舉年譜第五維先王
 畫地經埜以同民於軌彛險遠近風氣所鍾也比
 形勢疆域之理協民俗之宜作地理紀第一維國
 之食在民民之食在力其贏縮之節不可不辨也
 視物產厚薄以輕重貢賦正役之宜有司之責與
 作食貨紀第二維興作之役王政不能廢也然民
 所勞焉靈臺之什城郭之書其將慎所擇乎作建
 置紀第三詩曰青青子衿學校之廢其有刺也夫
 故為政者先焉作學校紀第四昔者民罔中於信
 以覆詛盟發聞惟腥先王所矜也昭之彛典俾有
 馨香則萬靈罔不格本祭事之常罔淫于邪作正
 祀紀第五書曰有條無患司馬遷曰非兵不強非

德不武武備之設所從來尚矣而今或玩焉操戈
 與甲而弗可以戰也可不懼歟作兵防紀第六維
 覃襟山帶川湖南之秀若覽而有岳麓之勝賢人
 君子所歷也百世猶耿光焉詩曰高山仰止作名
 勝紀第七惟君子勤民澤用下究維德休誦百世
 其烈不可掩也作名宦紀第八太上立德其次立
 功其次立言及夫幽人貞婦皆可不朽以風之天
 下也集論其行事之大以述來古作人物紀第九
 天人之際其感不可忽也禎祥妖孽可以觀政作
 物異紀第十異端之教其從來也久矣流行弗可
 難已其極則民興胥漸泯泯焚焚以蹈於匪彛可
 懼也作方外紀第十一理窮而疑事紛而亂不能
 以一也然弗可遺焉存之而備
羅洪先衡岳志後
 搜考作雜紀以盡事變第十二
序 衡岳南方宗山也舜之時巡也五載一至衡舉
 望祀之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
 諸山之神聚而享于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是
 宗衡者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
 衛寡而征求少也夫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
 如其不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是衡之宗與無宗

則儀衛征求之故也時變而文周之時巡疎于舜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供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為患于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是包茅不入于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事封禪復湯沐之名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出同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已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以儒而得志者非羈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旅者既無力以自振矣若倦休之心則又絕然而厭勤其能久而有之乎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舒抑鬱局促之懷而蕩迷瞶煩寃之疾莫良于遊觀異時間以職事至者縣官選車徒道置食率奔走數千百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蒙王者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多不遇於羈旅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且專宜也然民困矣今二氏者亦無從而給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者果何歟往余讀前令彭君簪所為岳志心慨慕焉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中所載若觀海日俯洞庭諸希奇事大抵本之騷人寓言無足

怪者今令張君宣續刻志又因大學生陽續問於余遂論次自舜以下因附已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于余言則可以求聖人為政而去民所患其限于勢者能不惑于寓言而得其所以為宗則亦何戚於其

顧璘贈鄭子唯東守德安序

三山鄭子將守

德安過東橋子曰淮不佞嘗為司徒郎惡夫情也而好舉廢或失則煩惡夫隱也而好直言或失則激亦既有懲矣今且從外吏之後將亦不利於斯道乎東橋子曰惡是何言也事苟不廢安常為功何尚乎首議人苟無過與善為德何取乎過論君子之取舍揆諸道而已矣夫何容心之有是故知其廢而不舉者是見大廈之顛惜一木也知人之過而言不直者是見沴厲滋之以參苓也陷人于敗匹謂之不忠况以從政乎哉太守百度之綱舉之猶懼其廢况憚煩而安情乎承上臨下言不直則養蠹於政且流之民也况畏激而疆隱乎子行矣率子之故與道為徒雖三公猶是也至於毀譽利鈍人作之天成

張居正贈水部周漢浦權竣還

朝序

荊州推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
 萃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
 浦周子始至申令甲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
 舊額務在輕貸輿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
 始所建權及後稍異者其畧曰古之為國者使商
 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
 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
 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侈莫
 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
 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其羨以佐公
 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
 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
 障繕邊塞以扞闕徼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
 用率數百萬天子盱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
 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燎而推使亦頗驚益賦
 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為欲物力不屈
 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
 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
 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
 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擘言權利重

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
 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務厚入
 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
 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
 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
 而競效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
 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為此言也無何周
 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為
 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

沈鯉張太岳集序

張公

其所以為議論者如此
 集數十卷即公之相業也當時主上以冲齡踐祚
 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
 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
 罰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凜凜蓋無
 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無格焉而不行之法十餘
 年間海宇清晏蠻裔賓服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
 是人情憚檢束而樂因循積玩既久一旦以法繩
 之若見以為苛而公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
 與世齟齬而又一二非常之事有眾人未易測識
 者其跡不無似復似少容似專權似純任霸術似

與金華變禮終未盡合上一時雖優容寔已不能無疑比公既謝世言者益譁張其詞上眷寵始移而公家之禍于是不可解矣至今觀場者猶多頌言顧其先法後情先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以襄成萬曆十年太平之理我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藉令後人循其已定之規模而但稍濟以寬緩亦自可以收拾人心保固元氣顧乃不深惟其終而但畏多口遂盡及其所為以取悅一時卒使紀綱陵遲浸淫以至今日幾無法矣世道人心識者有隱憂焉誰階之厲豈非公之罪人哉公生平不屑為文人然其制作寔亦非文人所能為濡毫伸腕悉經世大猷自奏對代言在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遭禍後藁多散逸無存即存亦秘滅無傳者迨今二十餘年而厥嗣殿元君始蒐求遺藁僅得什一於舊書刻之嗟乎斯亦禁鼎一鬻嘗者可以知其味已余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傑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無柰宵人從中構之遂爾隙未以致人言紛紛而上之恩遇亦因以不終焉世遂兩誣之其實兩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公論大明

業已蒙恩追卹而海內亦漸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見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况皇上無私如天地踣碑立碑斷非有成心昭雪表章是在主持世教之君子旦夕林泉之人固不足為公重要之公功業在天壤間亦非待人重者特因殿元君遠來謁序聊書此以慰之

逢時臨湘縣志序

郡邑之志列國之史也古者官有常秩職史者世守而弗渝凡

國之事以時而謹書之大史以時而陳之所以考風俗之善淫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咸於是乎取徵焉侯制黎而郡縣興為守令者勞心於簿書期會之間使職廢而不講傳紀述錄視為末務若麗若邑有歷數十百年而志記不具者國家修寔錄纂大典則取具文移應故事而已觀風之使何所考據以施於有政耶臨湘岳州之屬邑荆楚之奧壤也表裏江湖風氣愿塞往之令者不惠其民不緣其俗而好為操切微訐之行以繩其下民亦以是而應其上如是而乃謂民之弗良豈其然乎萬曆己丑張公來令於斯端本善則以臨其民歲值凶荒民阻飢困公賑乏蠲逋負問疾苦窮鄉下

里躬行歷閱政孚惠流民乃大安勞徠之暇觀山川之形勝辨疆域之廣狹稽賦役之重輕考古今之臧否采諸往牒漫無所考乃慨然嘆曰臨湘亦南土之巖邑也而政紀之大廢缺如此吾有司者之責奚可追哉乃詢之里巷咨之故老參之時世諷之文學檢往牒錄新聞勒為是編是故星野志則休咎占而天道昭矣方輿志則疆域辨而風俗別矣建置志則疆域制度悉而庶事修矣食貨志則戶口詳而賦役均矣學校志則教化興而人材盛矣秩官志則得失昭而監戒備矣人物志則輿論公而節義舉矣秩祠志則典禮明而鬼神享矣兵防志則武備飭而民生安矣外紀補遺志則又足以存故實而備參考矣其事核其文雅足以信今而傳後所謂以文學飾吏事者非公也耶蓋公太史之後也公大父水南翁受知世宗皇帝簡居翰院總裁國史公之所得於家庭之訓者為多故發之文章政事彬彬如此因并述之

鄧雲霄重修衡岳志序
蓋余于衡岳有宿緣焉余羅浮山下人也史稱羅浮為南岳佐命而九仙亦云衡岳水簾洞與羅浮通羅浮號朱明

洞天舊矣而朱明峰亦在衡岳此兩山者寔有瓜葛余所謂風緣者徵是也予昔讀書揖仙樓與羅浮水簾相對匹練霏霏落在筆格予灑浮提之汁時化五色鳥飛去因思洞中仙躡暗達朱馬神為御豈更駕哉每興到躡飛雲拍女肩輒遙獻祝融君一杯酒曰訂盟無寒予神往來于衡岳者踰廿年宦海浮沈幾負尚平志矣然予不忌岳岳亦不鄙彘予若有作其合者予由南垣出泉楚時病賜服餌野寺日誓唾雞肋而煮葶絲白門諸詞客過慰藉疏予肘曰湖南不惡祝融君在焉此不足為若停玉耶域中五大是據其一丈夫筋力健不自騰蹕垂老乃向歐遊圖討風景何沒沒也予寔然起曰賴有此君病劇几忘之汗簌簌下疾良已予是以有浮湘之興則霍然予者岳也予則何以報岳靈予通籍凡三仕矣皆占湖山吳門白下不乏名勝至今益廓而大如顧長康啖蔗漸入佳境予則何以報岳靈且予所取大者甘泉白沙爾先生蓋吾鄉之望也白沙老病欲遊衡岳而未逮甘泉大壑一再至計杖屨亦蹭蹬矣小子不敏得及壯而遊尚饒濟勝具有天幸焉予則何以報

岳靈遊當夏之夜雲垂垂欲雨山僧勸且需予謂
欲觀海口决宵征乃賈勇而上俄頃四天澄明祥
颺不驚珠星壁月俾手可撥夫開雲霽雲久艷人
口予偶然而遇孰爲爲之予則何以報岳靈鄉者
歲之不登也瘡痍未起民且狼顧今銷癘澹菑雨
賜若禾稔豐蓋岳實開石廩以粒吾民也予始得
與民偕樂于遊于觀則又何以報岳靈夫岳坐離
明平衝元化秩跡三公古天子所時巡而加禮者
也楚泱泱大國茲爲重鎮夫國且有史岳可無志
乎重志所以尊岳實予司巡者責也夫徵文考獻
續往鑑來俾靈蹟昭宣勿壅勿穢所用報岳靈無
先于此者舊固有志已漫漶祀敝不可諦跡魯魯
襲訛挂漏滋多岳靈惡焉殆有意于予而授之簡
乎先是曾金簡先生壯歲拂衣入栖衡岳畱心蒐
攷函帙既富鄭生祖詩丐得其秘藏生讀書岳中
益漁獵所未備予官有餘閒鈴閣晝靜因字櫛而
句讐之大都眎舊志蕪者去什之三缺者補什之
五至于訂疑似析異同斤斤彬彬期足徵信而罔
墮于荒唐穢雜則郡邑諸大夫及兩王生邊寧國
泰劉生經筵袁生伯獻相與殫力商確始成完書

蓋聚衆白以成裘非予管見所敢擅也編成授梓
予捐俸竣其事蓋予神交者二十餘季而始獲此
遊遊而欲報岳靈者五而今了此願岳靈聞之而
後喜可知也雖然會稽羅浮固岳之佐命而岱恒
嵩華亦岳之蘭昆玉季也予假羅浮爲紹介得奉
筆札之役岳靈其轉而紹介彼四君當次第曳裾
其巔予穎雖禿尚堪爲四君作董馬其罔予靳
予且宿梓糧矣皆萬曆四十年壬子清明日 廖

道南禁紀序

惟皇履極二十有四載秋八月望道
南撫楚紀成先是中丞車公純柱史

伊公敏生巡視衡潭洛諏蒲里若曰昔者司馬子
長雷滯周南乃撰史記君實屏居涑水乃撰通鑑
子舊大史氏也藏修山澤近十年矣所著惟何道
南瞿然曰夫何知夫何言僕夙侍講筵載筆史局
莊誦奎藻縱觀秘書窺厥奧矣夫皇祖開天率虎
旅於鄂渚江漢底平時則祖訓有垂帝典有述先
天而天不違也皇上統天御極龍飛於郢邸翼軫
揚輝時則大典有書大狩有錄後天而奉天時也
仁人事天如事親孝子事親如事天是故紀皇運
欽天道也尊其所尊也紀國基本天潢也親其所

親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有德必徵諸獻有功必懋諸庸是故紀徵獻承天寵也彰有德也紀懋庸隆天施也奏迺功也修德斯可以凝道修詞而後能成章是故紀崇道率天性也宗正學也紀昭文煥天緯也賁文明也觀諸天以察變觀諸人以化成察時必要於審幾審幾必資於慎慮是故紀孚諫勅天命也謹時幾也紀稽謀體天心也協幽明也處變知節變極乃通隨時視履履正斯順是故紀樹節循天理也不失厥常也紀經變偕天行也不紊厥序也履坦者尚貞於幽人守貞者登明於哲后是故紀考履植天粹也厥行惟醇也紀闡幽紹天明也厥類惟彰也履粹斯各顯矣幽闡斯風動矣是故紀登績代天工也厥績用契也紀穆風鳴天籟也厥聲用宏也惟天有象聖人則之以通神明之德惟聖有則學者準之以造聖賢之域是故聖人以天自處而天道成君子以聖為則而人道盡故終之以景則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之謂也僕又聞之人臣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成是故有心於為文未必因文以見道無心而悟道容或

積久而成章蓋嘗奉勅管校列聖寶訓實錄有以見皇祖丕顯之謨奉諭編葺御書文劄有以見皇上丕承之烈暨修祀儀成典及大明會典有以見聖祖神孫天人合一之文矧與都肇基通九域為一家聖神啓祚通萬象為一體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竊不自揣竭精殫思九年於茲夙興摛管夜分抽笈丘壑在望汗牛匪勞畎畝不忌測蠡為慰往不可追來或續焉愚者千慮或一得焉觀諸杜佑通典鄭樵通志率皆矢忠乃克就緒所以仰煥乾精上徽帝藻幽贊神理明融物化通天人為一機精斯會矣通古今為一息神斯契矣通物我為一教化斯溥矣是故肇於通紀之成也贅茲俚言以識歲月

王世貞檢齋遺稿序
 嗟夫天固有定有不定爾
 定不率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眾也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值天子即大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噤莫敢發而麻城李君以進士獨奮上書大畧謂人主之法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廣言路正綱紀一

風俗且薦故尚書河洲王公竝三原王公恕可大
 用南京刑部郎林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
 褒顯時貴人恚假詔召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公
 不為動所以條對甚辦猶坐謫丞咸寧而叵何三
 原王公拜太宰賢公擢為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
 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疏忤旨逮株累謫興隆
 衛經歷興隆故鬼方地也公不鄙彞其吏人而為
 之爬搔其垢數據理上事臺省咸報可當是時天
 下慕公之風采若景星慶雲以為旦夕且柄任而
 公竟以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志而最賢者
 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丁先生義
 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臬亦以溺死夫中貴人
 大臣能竊天憲以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死者
 則非其所能辦也曾無幾而天子大嫺習政治者
 詰登用相與修虞夏明良之業即欲有所建白者
 不能出其智以高於一時已成之政毛舉細過即
 有之而亦不能大有所指摘欲有忤而名高也者
 驪龍之頷已去其修鱗無所繇而就其名當是時
 賢者之天定不十餘載而又變矣是故方天之未
 定也不特小人之所巧排而峻詆徃徃與天合而

天亦巧為之用若所以死公及鄒丁二先生者然
 藉今公不死亦不過弘正間一名大臣而已距於
 今使人竦然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事慨然
 而心痛奕奕麟麟精神流行于三楚而有不死者
 天亦未可不謂之定也公為詩文咸明婉有致於
 奏疏公檄剴切中事機雖再邁貶隣鬼魅雜侏馱
 無幾微不平之氣亦罔以遷客自高曠佚于職乃
 其直節素志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
 九十載而世貞宦游楚公之孫承泰出其集而屬
 為之序因得以卒業焉獨世稱公成進士時萬眉
 州使其孫文璧邀至其家題畫鳩為詩譏切甚著
 眉州銜之切骨今其語不存豈遺之耶抑有所諱
 耶世貞不敏為叙所以歎夫天之四遊集序
 定不定不足憂賢者以憂世道也
 寧氏年弱冠而成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者幾
 十年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蓮勺
 之勝則其集宴餞別紀事標志之篇十而入覽眺
 之篇十而二其編曰北遊而竟以失絳灌意出叅
 關中紫薇省遷副其臬專督學事徃來於三輔秦
 隴間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太液之蹟蓋關中之

篇與輜軒所采十各得五其編曰西遊乃至移省
 中州以方伯公憂服除不仕買輕舸而東弔鸚鵡
 歌黃鶴陟匡廬泛彭蠡轉入硤中晤汪伯玉遂宿
 黃山白嶽下錢塘徜徉于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
 然而訪我東海眺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別十而
 四而關中不與焉其編曰東遊本寧之訪我盡出
 其三編而曰別子且汎太湖登縹緲莫釐之顛而
 觀日月出沒因轉之陽羨探張公善權玉女之幽
 奇退而受簡以足東遊之所未備然後歸歸則循
 洞庭升衡嶺度大庾而謀宿羅浮具竟嶺右之名
 山水著之篇什則當曰南游編合之為四游集是
 集也序當以屬子而聞子行有筆劄戒以子今序
 則恐不能四以待子異日則恐不及子奈何余竟
 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編宏俊爽暢若子虛之新
 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爭勝而至東游則
 神逸而志凝盡祛朝市之翳而納以山川之靈幾
 於化矣因作而嘆曰昔嚴夫子有云州有九游其
 入斯本寧志哉然未聞其能鑄辭攄蘊如本寧也
 子長之游庶幾矣夫其所自述十歲而誦古文二
 十而南游上會稽探禹穴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

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
 鄙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以南邛笮昆明還報命當時不知其所記者
 何許所咏歌者何許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先生
 若以為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
 於太行之東遂下金陵栖匡廬航牛渚武昌之南
 夜郎之北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遂神於唐又焉知
 非得游助也本寧今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
 奉出其跡亦相似吾不暇辨其詩若文視二君子
 何若意者殆兼之矣南游之不知然觀日勝思日
 益奇以此為二君子夫又何難哉本寧年未四十
 而至至上大夫官貴於二君子甚吾欲以誇本寧本
 寧當受也

本草綱目序
 紀綱望龍光知古劍覘寶氣辨
 厥後博物稱華辨字稱康析寶玉稱猗頓亦僅僅
 晨星耳楚斬陽季君東璧一日過予弇山園謁予
 畱飲數日子窺其人粹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
 譚議也真北斗以南一人解其裝無長物有本草
 綱目數十卷謂予曰時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
 成鈍椎長耽典籍若啖蔗飴遂漁獵羣書按羅百

氏凡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府諸家稍有得處輒著數言古有本草一書自炎皇及漢梁唐宋下迨國朝註解羣氏舊矣第其中舛繆差謬遺漏不可枚數迺敢奮編摩之志僭纂述之權歲歷三十稔書攷八百餘家稿凡三易複者芟之闕者緝之譌者繩之舊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種今增藥三百七十四種分爲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雖非集成亦粗大備僭名曰本草綱目願乞一言以託不朽予開卷細玩每藥標正名爲綱附釋名爲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土產形狀也次以氣味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也上自墳典下及傳奇凡有相關靡不備采如入金谷之園種名奪日如登龍君之宮寶藏悉陳如對冰壺玉鑑毛髮可指數也博而不繁詳而有要綜核究竟直窺淵海茲豈僅以醫書觀哉實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錄臣民之重寶也李君用心如惠何勤哉噫砥玉莫剖朱紫相傾弊也久矣故辨專車之骨必埃魯儒博支機之石必訪賣卜予方著弁州卮言志博古如丹鉛卮言後乏人也何幸觀茲集哉茲集也藏之深山石室無當盍鏤之以

天下後世味太元如子雲者

徐學謨湖廣總志序

初都御史言荆故介天

文南離正位自雲陽氏肇都沙丘世次綿邈赫然列於神明之胄上古之記詳矣逮荆降爲楚卽不與中國會盟乃墳典丘索之書獨其國人能識之左史檮杌義比春秋施及後代厥有雞次之典爰載憲令鐸氏之徵用竟成敗卽此離勛之際其臣猶問關負戴保之勿斃若天球河圖然此楚文獻之所從來也秦亾論已漢魏而下遼逝千祀自正史外若襄陽耆舊楚國先賢荆楚歲時長沙岳陽風土暨荆州湘中江行諸傳記遞有撰述森煒炳奕莫不有裨於楚明興以來道化翔洽名世輩出鬱爲文明都會著作之林宜烝烝茂矣乃副在之寄有司率廢怠不舉迄今緇函縹帙往往壞爛散佚仲尼傷杞宋之無徵以此也不其缺歟成化甲辰督學副使綱始一肇修通志畧存梗概奄及四紀嘉靖壬午都御史廷舉以于役鄉土稍稍釐益之又越四紀代曠時易故志僅存者十五歲辛酉督學副使天復閔焉矢志振替檄黃州府同知福徵應城人前進士士元櫟括舊文析爲紀表志

書若干篇燦然敷沃幾掩前冊矣顧屬草未竟旋即罷去甲子都御史南金御史省檄督學僉事文華命學弟子衰集散帙以屬安陸人前侍郎遷逮丙寅督學副使杖復敦趣之吉陽山中壬申都御史道昆御史鰲更檄督學副使弘謨以屬蒲圻人前副使裳修之家越明年癸酉安陸蒲圻縣官各以二氏志草先後呈都御史臺時余小子賢適代道昆任獲受而卒業焉則避席嘆曰洋洋乎安陸贍以麗矣蒲圻簡而則矣楚之典刑或在茲乎或在茲乎余小子賢何敢置喙焉顧並鑒而照則影疑方軌而趨則轂軋二氏即各成一家言矣乃詞指互異華實罕兼施於國人虞其莫之適從也刪潤而酌準之會爲一書以傳信詔來則惟余觀風者之責以謀之御史杖杖曰唯唯則以共檄今左布政使學謨曰咨爾奄歷於楚宜於楚習盍纂厥言申檄督學僉事允升曰惟茲廣厲學官之路厥亦掌故之司宜董厥事學謨允升惴惴謝不敏越旬有五始受簡則私議以謂楚志之弗竟已二十年矣豈惟官之傳次數易乃知我罪我賢聖有遺慮焉幸若釋於負擔免於罪戾不誠難難哉

重加詢采冀於僉同書曰謀及卿士謀及乃心庶勿貽厲階乎乃轉檄諸郡邑長吏暨博士弟子各搜摭故實併詢諸部吏有名能文學者各舉所知以告於是彝陵州知州昌祚寧鄉縣知縣以忠楚審理言榮襄府紀善紹稷榮府紀善化成暨學官則德安府治桂陽州維岳江夏縣李芳桂陽縣凌漢桂東縣密鄖陽府聘夫襄陽縣昌應弟子員江夏敬崇陽星耀俱先後跋跋應檄至已以忠徙寧州則召德安府推官桂臣代之乃選局于棘院集諸文學而祇事焉而武昌府知府向陽通判必聞之松江夏縣知縣世厚則鳩籍記庀餼廩儲筆札以析給諸文學亡何諸郡邑所搜摭故實亦次第投牒上省學謨允升按牒徵草夙夜毖始列部分輯程能屬任既逾年未有端緒諸學官人各以職事謝去乃昌祚言榮紹稷化成獨畱不遣遂互加放羅蒐綴未備顧事繁工浩卒成之難久之都御史賢被召入院以都御史瑞代御史杖事竣還朝以御史程代學謨允升復以志事請問乃臺檄屢省飭督有加令毋滋翫毋墜前功以亟成前都御史之志學謨允升愈惴惴謝不敏退而申諭昌

祚等皇恐相戒益固肩揣摩窮畧糜膏幾廢寢食者又十閱月而學謨允升始告成事於都御史御史史臺乃都御史御史以復于前都御史賢御史杖轉質于郎臺都御史世貞咸命梓行之而以布政司照磨選武昌府同知臬司校梓梓成學謨不佞謹端拜而論次之為小序序曰粵在炎帝正黎司天翼火文明軫沙糜壽鳥帑之次實主荆衡察變授時貞示無忒述星野第一在昔畫州荆分一區奄茲包絡雍豫維揚方物所宜珍錯迭獻迄于南戒陞阨滋殖獨稱雄關焉皇哉唐哉述方輿第二形勝與區上腴是占代作屏翰帶礪盟之嗣奉璽牒克固四維嵒爾侯度既碩且昌三代迄今未之有改述國紀第三藩封第四地大壤沃粒我蒸民赤籍竄蓋汗邪荒穢治之蠹也述田土第五惟荆渺瀰民弗協於厥居贅貫附之以牟以漁孰開其麗如樹務滋生齒登耗奠邦是稽述戶口第六山澤蘊毓是繁土毛自昔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故民富而重遷述方產第七聖王成民錫厥寧宇是故城郭宮室以為固井聚以為守津梁之利以不通經之營之述建置第八體國經野職是以

列壤袤廣匪布采奠服小大相維曷以弊治而摠民哉述秩官第九禹貢成賦厥惟上下厥貢丹銀齒革今茲歛倍矧曰其魚征發滋章乘用恇思矣述貢賦第十古稱使民逸以息勞荆役其勞科率蝟興力用憊矣調養節縮以告司牧述徭役第十一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旬格之後蠻服馮險代有徂征廣谷大川厥穴奸宄治世之備是襄釁孽述兵防第十二七澤九江江漢湯湯以漕以漑利不勝害陂之醜之禹功可續焉述水利第十三文明貞曜奕於南疆谿峒鼓篋師儒以聯儲育矜鳥遐不作人述學校第十四世以化遷文繁滅質顯矣荆區如混斯闢母曰蚩蚩順帝之則破觚斷雕以歸寧一述風俗第十五士効其身惟上所取太上辟舉其次制科昌言質行在得其人制有汗隆始亾論已述選舉第十六雲龍風虎鬱乎相輝士也當塗握筦履樞崇業勒勛燹鼎煌煌祖宗孫子衍慶錫光湛思流漑曷其有疆述大臣第十七馳恩任子第十八罔中覆盟發聞惟腥先王矜之彝典昭垂靡淫以責古今一揆示民不越述壇廟第十九名巖異藪雄絕今古以茲有盡觀彼無盡感慨

係之矣其動民反性之由乎述勝蹟第二十二不朽之義徵諸沒世哀不待施豈曰無從哲人竈骨忍孤穴而榛墟之乎述陵墓第二十一聖遠道湮二氏旁啟宅宮演教以像以言大人狎之豎夫懾焉馴頑導鄙捷於桴鼓述寺觀第二十二天惟顯思不借在德祥之於德一而已矣或以類混或以遠忽人道伊邇章明較著述災祥第二十三楚以材稱匪由一揆要以經營世務表式人倫流業人殊英聲映代述獻徵第二十四官氏就列咸號分猷乃嘉績偉伐貽福利民者若僅僅可指數焉匪民之遺榮名實難述宦蹟第二十五江漢之化肇自關雎逖彼閨媛矚然嗣之茹荼握董之死靡渝葛輩樛木維以永思述烈女第二十六山川洵美登笈趨之適彼樂國悠哉悠哉可以占風矣代有畱滯聿存芳躅焉述流寓第二十七地靈人傑小道占一焉焦神極能皆可謂入三昧而擅智名述方伎第二十八靈境仙都與甲寰宇乃破額紫氣是肇南宗實繁有徒毋以未流追疵宗指述仙籍第二十九禪宗第三十元黃融結瑰秘是鍾金石綵綸後先炳蔚是稱黼黻匪曰雕虫華國之資詎可

關焉述文苑第三十一楚故蹟矣猥細瑣屑有闕宏鉅橫汗益瀆杯壤資丘元覽靡遺何妨附列述雜紀第三十二終焉凡為圖經暨論各二十有三為考者十八為表者二十有六為紀者二為大小列傳者四千四百有奇為分志之日三十有二而志各有序有論一如目之數總之為卷者九十有八始事于萬曆甲戌冬十有一月以是歲丙子夏四月朔率工是役也右布政使柏參政吉士人種璽參議時雨崇嗣化日強思克按察使邦奇副使一慰願澤大順楠文焯度僉事克敬夢龍松林喬范署都指揮僉事顯忠昆皆繹檢故牘宣告風謠因事疇咨襄贊例得備書云鄖陽府志序 鄖志志鄖也翊鉅典於鄖何以始志也鄖故襄之二年從御史大夫原公傑之請也曷請之劉石之既平也天造艸昧宜建而不寧也夫是以城鄖而增其式廓焉而用二千石以鎮撫而室也而益之縣六焉又益之縣一而七也蓋參楚之轄郡而十五之矣茲鄖之故也正德初業志之矣而距艸昧時不三十年而近也即志猶弗志也迄茲百年矣

代綿而事逸鄖之父兄長老駸駸凌彛盡矣而莫或覩記之也二千石將何所恃以舉政焉夫是以宋豸之亟是也而檄襄史圖焉襄史固良於志也括其綱而論次之為三十一焉而鄖之大都備矣何前之茫然而今之燦然秩然也故曰鄖無志志之自今始也二千石其無墮事矣乎可以觀政矣御史大夫徐學謨曰夫志史之流也以徵善賤而存興替也志鄖者直志鄖哉將以治鄖也治鄖柰何夫鄖荆梁雍豫之交而衝御堯嶽之區也淡菁閬叢極日千里異時鴻雁之民不肅肅嗷嗷而競啄于其土乎是故喜相舐也怒相攫也突而擾鈕也突而戈鋌也反側呼吸爾而治之也不誠艱且棘哉然自原公而治之也而匡襄定矣百堵集矣齊而井伍之矣役而踐更之矣輸而租稅之矣巖之棲而野之茹也日用飲食而巳矣纖畜不出也游惰不入也百年以來始於劬勞而寃於安宅也擾之視列郡加輕焉則又何以故也夫齒角之爭也非茹毛飲血之遺乎而至治出焉蓋顛顛虫豸有巢鹿豕之性其神無郤也其天無闕也無郤故鑿之難也無闕故順之易也洪荒降而為忠質矣

忠質降而為文明矣文之敝也而風斯靡焉風之靡也而法令滋彰矣法令滋彰而民之駭機動矣是故黠者逞而器囂愈不測也聖人有憂焉將挽之於忠質而不可得也則思其野焉思其鄙焉夫鄙與野衆人之所共厭棄也而孔子老聃奚取之也取其近乎古而可恃以權輿教化也所謂賁極而反其本也楚文明之正位也列郡麗焉而鄖其微也若殿之矣而鄙與野固在焉欲反其本者舍鄖將焉之乎是聖人之所取也故治鄖者毋容斤斤而雕琢之也譬之假寐者彼方游乎化人之國至樂也乃欲提其耳而省聒之不重滋其駭機矣乎第令君子長者悶悶而坐策之以無忌蓋公之指而鄖事辨矣是鄖亦楚之華胥也不文奚病焉此志鄖者之意也詩不云乎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語治由積累成也荒鄖者不原公哉今去原公遠矣而誰與康之御史大夫不敢尸也事在良二千石而已襄史者滇人周瞿九思紹稷也以公車士備襄藩文學掌故云

孔廟禮樂考自序
自夫子歿迄于今業無慮以數千年所以夫子之聖同天豈以

乾坤之大宇宙之久遠而寥寥數千載間竟無能
 知圖畫夫子者誠繪造化者難為工固自當如是
 耳至乃如孔廟禮樂則他人所尊崇夫子與圖
 畫夫子自有間聖則不可知乃此亦漫無所取衷
 若第徒得其然而卒不得其所以然此何以說豈
 非其人不自夫子本無所賴禮樂而自尊意必將
 簡畀可因可宗者耶西安達菴周先生蓋雅以禮
 樂自命者且產自秦隴周公旦鄉人也忠貞端亮
 秉道嫉邪為江漢除大殘賊我江漢業所在尸祝
 之與日月並峙不朽矣禮樂考似夫子意必俟周
 先生至乃發藏夫神所憑依歟唯在明德馨香夫
 子以明德馨香屬周先生良是第周先生不自鄭
 重乃至取以付畀九思則非蓋九思以非其人不
 可因不可宗殊死辭以六七而後拜命乃未幾周
 先生以入賀行矣其後學使者竇淮南先生即銳
 意欲卒成之而會其時思正病甚所屬藁艸尚未
 就強半竇先生遽檄令授梓而又以參知入閩去
 楚歲甲辰冬十有二月樂安陳鰲溟先生來令吾
 邑陳豫章著姓代有名德其先世曾大父大父父
 往往以脩起學宮顯元學士吳艸廬澄自有記浦

城真西山流寓其土其祖魯鄉公為結構道山書
 院率鄉人若子弟從之遊其欽崇明德如此先生
 治吾國既風移俗易一日造余山中曰聞吾子所
 著有孔廟禮樂考敢請發藏余念書成矣設必
 欲藏之名山大川以待身後憲傳愈遠安知不愈
 至失真第思復聚族而謀以此書藉手令公以傳
 善則誠善矣顧吾國自先生到官期月後業無訟
 更安所得金錢辨此乃先生竟以一蒼頭西歸取
 之梓里今不且垂成乎前思藁初成不幸政苦迷
 罔疾所屬艸至前即迷後後即迷前今所刻有削
 而所費金錢亦殊不貲矣初先生命刻時國中
 知令公橐中不能辦一錢竊咄囁耳語謂此業必
 不可竟迺項茲書幸成豈陳先生如保赤子得夫
 子所為仁體江漢秋陽得夫子所為潔白或有以
 克當聖衷吾夫子自它有潛孚默佐者在非人間
 世所可耳目心思窺測者歟聞先生自命刻此書
 來非大祭祀未嘗數御酒肉垂成之日先生即歛
 宿後食堂以五月六日撤孔廟而重新之取五
 六天地中數也始廟成時先生謀欲盛張綵吹陳

禮備樂如春秋所以釋奠者然於秋陽日朔旦絳
 衣裳奉書見告之以一駢牛尋以為非命甲乃已
 先生常語人曰自初得此書余洞洞屬屬旦暮必
 焚香几上相對如對越嚴師惟慮恐有一毫踰越
 今天下覽觀禮樂考幸無徒第艷羨先生才識大
 為人世所不知為為人世所不肯為願更追尋其
 所以必欲刻此以為恂慄嚴密之助則此其才品
 寧但曰加軼人數等已耶顧思妹寡薄無聞知尚
 疑恐非真能洞究禮樂精微者第未知
 可仰借先生靈寵得差道罪戾不哉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一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二

藝文

序

明吳國倫贈楊使君序

楊君蓋楚人云學于燕南
 弱冠起家成進上推擇為

雷都大司馬郎其在雷都也論守秩脩故事與諸
 曹郎蒸蒸蒸異也大者萬卒窮致至甘心少司徒氏
 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自度計以出矣楊君慷慨
 躍馬出提白毛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即萬
 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劍無
 所用威緩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
 談者至于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
 之耶已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為建州太守守建
 州蓋三年年纔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
 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嘆曰
 如子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夫海內薦紳先生聞
 楊君定雷都之難以為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

盤錯為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
 今猶白面黑髮逡巡曳金紫若章纒耶已予從旁
 觀楊君所為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
 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
 羽檄交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
 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孟酒談笑間授
 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又凶命
 之徒嘯聚山澤為變鄉邑諸父老扶携趨楊君請
 兵戢之楊君則又從孟酒談笑間喻諸父老曰若
 第歸無慮吾已為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
 莫知有兵凶命之徒就擒而父老無恙茲信乎昔
 人所稱折衝樽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
 予既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
 無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
 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
 此有道乎楊君笑而荅曰偶然耳嗟乎嗟乎如予
 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
 紹武之命別楊君即紹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州
 數倍至欲以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建
 矣方日夜思繼見楊君以論治遂書此遺之

李

繼相大隱山人藁序

樊山王昇甫輯其所著

狀序記尺牘凡十有七卷名之曰大隱山人藁
 使使者以書抵不佞請為之序其言曰軒冕塵
 耳操觚之容多推貴鄙人不足以學士見稱鄙人由
 心竊耻之惟足下高明可以此相告不佞讀其書
 已讀其藁而慨然有感於古今人事之變也古聖
 賢帝王盛德大功必百世祀由黃帝至舜禹同姓
 而異國號以章明德其法天子賜姓諸侯命族姓
 為卿大夫世濟其美第以楚論楚出顯項高陽而
 苗裔曰鬻熊為文王師諸子實自此始至繹而封
 至通而強其子孫以邑以官以字以氏為氏若
 若遠若屈若昭若景若詹若伍若蔦若申若莊若
 左史二尹連尹沈尹箴尹芊尹之屬皆聖賢帝王
 之後其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
 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
 祀能語播筆泉湧動語彛紛故道德政事文學言
 語四科未有不出於聖賢帝王之後之為公卿大
 夫者錫姓法廢譜牒散人而聖賢帝王之後與庶

人無別士以四科名自號崛起邁種而不知其世
 系所自封建法廢而分茅胙土者類使吏代其治
 食租衣稅豢養而無所事事人視之若芻龍土梗
 貌尊而心輕之周之宗盟同姓為長司馬遷表漢
 興以來諸侯同姓異姓相錯而不以劉氏先表建
 元以來諸侯同姓而次以高祖功臣及惠景建元以
 來諸侯也若曰親不敵功也楚趙荆燕齊五世家
 而次於外戚若曰是猶外戚之恩澤侯也梁王五
 宗三王世家而次於絳侯若曰是不若絳侯之有
 條侯也其事與文寂寥不甚稱其手筆所最慷慨
 頌說賢豪乃在列傳而諸王侯不與焉班固表因
 史記而彝世家為傳自是以後寒峻卑微儒林文
 苑輒踞乎傳圭襲組之上而南面稱孤者如淮南
 菟苑依倚賓客以就其聲價如陳思表求自試甚
 者如隋越願不復生帝王家古今人事之變其多
 寡輕重相返一至此哉昇甫列爵為王高皇帝之
 雲孫今天子之叔父而荆王之孫也於天下不
 矣耻夫以國屬推貴而欲與學士同類而其稱
 世祿之末勢極而不返俗漸靡之使然也晉范宣
 子述其祖保姓受氏世不絕祀以為不朽而叔孫

立其是之謂乎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昇甫
 陶族自成體勢不共他人生活可方何遜排沙
 金往往見寶可方陸機在有意無意之間可方庾
 敷其可以立於後而不朽矣不佞將舉龍門蘭臺
 例特為三閣大夫作傳而不附於楚世家傳楚元
 王而所重實在中壘校尉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
 楚有才與古公鄭大夫比肩不以世祿借資而以
 立言取重其無乃自矜奮乎雖然昇甫弁髦王爵
 而竊比於東方曼倩避世金馬之義此未易言也
 大隱隱朝市豈惟諸王侯天子亦有之仲尼言堯
 舜有天下而不與浹於隱者也其南所為隱抑有
 出於是藁之外者乎介之推身既隱矣焉用文之
 楊子雲薄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梁武帝謂曹景宗
 技能甚多人材莫拔何必正在一詩其說各有當
 不佞不善隱而又不嫻於文無可為昇甫元晏是
 序也聊比於他
 山之石可也
 蕭良有贈宋栢亭節推擢廷評序
 夫國家之官人也廟堂之見與閭閻之論相符節
 焉而後稱善哉雖然亦有不必要盡合而深惟之始

得其故者則其為慮益深而所為官人者益善也
 莆田栢亭宋侯司理吾漢陽者四年矣而實俸僅
 居其半閣閣之說曰侯而即臺諫也如其俸何也
 侯而不臺諫也如其質行何也必也少需乎居公
 何命下而侯擢大理評事蓋薦紳中之疑者十而
 六閣閣人之不憚者十而九而侯之寮長太守解
 州王侯別駕馬平葉侯雅與侯善則問諸史蕭子
 曰夫宋君胡僅僅是擢也不佞唯唯蓋深惟之而
 始得其故焉斯國家所以為善官人者哉天子履
 洪業十一年於茲縣官克給不為不登諸理乃達
 識之士恒若有隱憂焉者何以故意者操切過勝
 而長厚之風渺也他無論論所為讞獄往歲北地
 王某株連十七人廷尉氏比之法一日而盡之未
 踰年廉得實賊狀則所盡十七人者皆贗矣說者
 曰此細故也嗟嗟孝婦冤三年早矣賤臣怨六月
 霜矣一日而枉十七人胡以稱細故也甚矣廷尉
 氏之罪之弗可追也頃者天子好生念在宥天下
 則無如重廷尉之屬念重廷尉之屬則無如擇人
 焉而官之寧寬毋刻寧疏毋察寧失不經毋殺不
 辜此必有惻怛周慎之士乃克勝任焉然則舍宋

侯其奚以邪侯之司理漢陽也而折漢陽獄也漢

陽人之待以全活者不知凡幾十也其從臺使者

往來衡岳荆襄也而折衡岳荆襄獄也諸郡人之

待以全活者不知凡幾百也所謂惻怛周慎者也

斯足以稱天子好生意矣廷評之擢舍宋侯奚之

焉侯茲往也易其官毋務易其理所折愈廣則所

全活愈衆益足以稱天子好生意矣且天子而破

拘孿之見官一人焉其人而誠足當意指擢且不

次一擢而臬再擢而中執法三擢而大司寇以衡

臺諫安在其為淹疾崇抑哉我故謂廟堂之見不

必盡與閣閣合而乃所以為善官人者也王侯曰

然越旬日宋侯且戒行王侯復謂不佞曰子為我

以言贈諸不佞謝不敏侯又曰不有昔日之語在

乎於是次其語贈宋侯且以釋閣閣人不憚之意

而并告諸薦紳中之為司理者曰宋侯茲擢蓋明

主意哉其庶幾有聞侯之風而興者薄操切右長

厚以仰副天子好生至意

而天下何日不登諸理也

郝敬山草堂自序

余四
 十離
 經問於吾師李本寧先生曰先生文章濟世如齊
 紈魯縞冠帶衣履天下干謁填門求取無虛日無

乃甚屑越手弱冠登朝讀中秘書典國史敷歷中外五千餘年日擊五朝人物臧否時政得失中外興廢多矣何不釐以爲史藏諸名山傳諸其人使弟子其席研竊附青雲章其我里在昔先民有作今將百年已取而續之亦鄉國之榮觀也何爲以高世之才耗斲于鞶帨如建安七子開元四傑豈曰不文而欲以垂典則昭未許則日昃之華矣文章可久惟經與史史自宋以還無足觀經至宋稱明于今稱盛雖盛而實衰也守師承束功令鄂書燕說終無敢質言鹿之非馬今盍恢大方之觀作斯文盟主小子狂簡願負羈先驅先生曰諾吾將圖之居無何起家蜀藩轉入粵又入晉前後十五載先生老矣尼父未言刪定而陋巷生已白頭下帷註九經粗就手一編晉謁先生莞爾喜曰牛刀屠牛饒笑殺鷄矣旣而憮然曰家人失火延及藏書所撰先朝實錄一舉煨燼余聞而扼腕昔郭景純門人竊其師青囊書未及讀遭焚孔履漢劍藏之武庫祝融見妬如弟子社櫟不剪井泥不食玉碎瓦全豈非天哉是故易有天文有人文才與天時也作述人也有其才隨時居業才短時違姑舍

所不能而遷就所能余少賤學詩先生曰是物善窮人且循功令身名俱泰然後及此余退而學舉子業三年多至五千首博一早第更期三年不仕學爲千秋業行次卽郵遭先生北轅邀余曰返耳親老家貧不仕而迂語千秋見卯而求夜時太早計遂返解巾爲令遣諫官課浮隙外謫先生亦从滯外藩而余官落拓漸與鈴下伍遂拂衣歸歸而往蹇途窮章甫適越越人不冠素衣入齊齊人貴紫規爲騷乎卿三閭先矣宋賈再矣繼此而再亦今亦此陳紅貫朽濫耳規爲賦乎長卿先矣子雲乞舊火也益以孟堅平子太冲猶四餒也而又益余乎嘗謂今人詞賦如荒鷄亂鳴送逋客函關而誤聽者夜半起舞如羣蛙閣閣薰以牡鞠而窮愁者譁爲鼓吹乃至贈送遊覽之詠題跋記讚之章祝生誅死之文稱功揚勳之作或借問奇以乞播徒餽餼而染指或遊大人以倖名託逢迎而說項遂使淺淺狡豎矜爲我輩斷斷成人目爲夫已乃有龍門高標挾資斧樹聲價自驕牛耳而逐臭之夫與賣朴之賈相遭揖我謂臧巧倭夸毗而辭林爲鮑肆矣昔相如長門善賈市利三倍效顰者益

醜作傳而求米數字而輸縑辜較多寡數金二價
 估客死而蔡中郎為之墓誌墨吏遷而李北海為
 之去思斯文掃地奎壁無光譬之提千金之壁而
 投鼠按明月之珠而彈雀學參龍之術而屠狗捨
 金僕之矢而射鷄彼北海為此由其父子受業蕭
 統負販鉛槧唐史傳其實杜甫歌其穢所稱龍宮
 塔廟俎豆碑版之作今已無一字堪傳然則聖人
 所謂修詞立誠太上死而不朽者諒自有在矣余
 少馳志揆藻而材謝卿雲晚程六籍知非自訟掃
 軌杜門今二十有二年矣大道無聞來日苦短思
 與子墨客卿一觴一詠鬪雕蟲之巧望筆耕之歲
 請俟河之清矣年來含經味道管見塗說抄畧舊
 聞都為二十有八種雖云荒蕪然皆經史之餘緒
 也十年猶臭吾何欲速朽時先生在太常朝議將
 以國史取裁是使大匠斲也然而丘明子長謀野
 乃獲世非無董狐而以金注磬鳳凰將九子何由
 翔千仞假使孔子當仕亦未必能成春秋以是為
 先生躊躇因以自哂司馬遷云顏淵雖賢得孔子
 而名益彰左思賦三都必藉重於元晏未能免俗
 聊復爾耳吾師之弟子何必減元晏直引繩批根

自述其源

歸有光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

三年矣讀其

流如此
 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
 為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為文不史記若也
 玉叔好史記其文即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
 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亦
 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
 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
 有如西子者而為西子之曠顧不益美也耶故曰
 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為
 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
 縉縉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王叔抵掌而談相視
 而笑今見其炳炳爾洋洋爾纒纒爾別之三年而
 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
 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
 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
 于古耶先是以其稿畱余者逾月似以余為知者
 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眾體故叙樊紹述
 則如樊紹述叙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
 叔也况史記耶夫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

也 雷思濡公安縣志序

今大地皆志也而世所傳者隨州武功雍青河山百二十二

州編年近迂武功敘事近簡雍青河山百二十二足以作其氣而壯其為文旁引禱出不能成一家言由是觀之大地不必皆志也楚志昉自禹貢山海經惟言山川田土貢賦物產以至詭異神妖今人所畧古人所詳檇杌楚書始綜人理離騷九辨始侈聲歌而漢魏以來輿地圖經往往不乏厥後袁崧有宜都郡記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懷有荊楚歲時記羅含之有湘中記習鑿齒有襄陽耆舊傳郭仲產有襄陽記鮑堅有南雍記鄒閱甫有楚國先賢傳余知古有渚宮遺事范致明有岳陽風土記諸君子以該博闕廓之學發沈鬱藻贍之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履其地者恍若曾遊想其人者欣如可作未嘗不惆悵終日也寥寥千古誰傳盛事而余友中郎始有公安志適錢令君屬之中郎文章言語俱妙天下是志也抉竒搜奧辨物核情絕無老博士一酸語予以為獨顛習襄陽予一至公安坐中郎及弟小修柳浪瀟瀟碧館中玉篠絲楊長塘曲巷晨危夕鷺曝甲騰鱗觴詠

晤言頗有習池氣味而四海隔天風期後邁敗

相當襄陽首敘人物中及山川公安僅僅江湖

片白黃山一點青而已無隆中峴首鹿門楚望

壑林泉之勝以角其胷中之磊塊無司馬諸葛

涂羊杜皮孟之流以寫其神韻表其文采而垂

世雖然陵谷遷變世界密移方言而券皆具妙語

稗官小說皆成至文而况以一代之才作一邑志

廬下收文獻足徵何必卑視時賢仰資異代也傳

中郎能為一國志豈隔世精靈乃更增益耶隨州

武功始置之矣今公安所患苦腐城而齧隄者莫

如江水請以水道問中郎中郎起家尚書禹貢導

江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今江不入澧而入

荆江自夔門而下荆門勢浩瀚不可遏江之入澧

也禹導之也江之入荆也不知何時江自導之也

書曰雲土夢作乂周官職方其澤數曰雲夢曰土

與數其義自見昔以長江入九江故殺而漫今以

之人類能知之百姓類能頌之荆之縉紳先生類能言之而余獨詳所以訓士者余與巴人士善巴人士感來言令君之訓慮多士之不若不迪則爲之日月省試上下其較莠而給之筆札焚膏若曰爾毋自廢也慮多士之溺於所聞而不自參大則弘之以古道博之以多方若曰爾之國不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乎爾之鄉不有能爲九歌九章者乎爾之里不有細巴歛而歌白雪者乎俊士不必鄒魯推士不必燕趙今之吳越甌脫爲文士藪古之荒服也爾毋自狹也又慮多士之泥於風氣而無聳壑昂霄之志則設神道以教之用形家言創文昌閣若曰匡戴六星精揚天紀爲文章司命天地之氣盈其不足鄒生吹律黍谷皆春吾爲爾發其祥爾形勝故自佳爾毋自畫也而巴東自此多彬彬文學之士矣令君優游齋閣以日計之三理簿書五治詞賦二與多士談說古今環者皆山帶者皆水密爲林樹變爲烟霞獄引經術仕兼隱名所稱仙令不誣耳在昔河陽彭澤永嘉宣城忠州通州西湖涪水其人皆有睥睨萬物揮斥八極之氣而皆以流水了公事青山作宦情殆類令

君矣陸務觀江行記言白雪亭天下幽奇絕境羣峯疊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肌骨下爲慈溪奔與江會自吳入楚路經數千過五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此者正在縣廨廳事後而今又連理來江樓閣競勝矣詩云緘書寄與神明宰愛爾城頭姑射山安得一寓目與令

譚元春弔忠錄序

中丞楊公大洪以擊魏璫二十

四罪逮繫詔獄榜笞刺剗一身無餘而死當是時也天下之人腹悲膽寒而不敢言其後二年今上深褒其忠禱奸人以慰貞魂郡伯胡公于毀巢卵翼之又從而建祠祠之海內知與不知歌詠嘉樂甚至稗官之家編爲小說傳奇之部鑱成圖象其於常山之血侍中之髮若已成金鐵星斗不可朽壞男子在世此爲大快而國人哀之猶爲賦黃鳥子以爲百身之贖不如一言之知中丞所不惜府怨梯禍奮身一擊頭與玉俱碎者祇是顧命二字盤梗于粟死不擇音耳光宗遺命輔皇太子要緊熹宗臨朝亦問勸子官安在唐人有云布衣一言相爲死何況聖主恩如天變負之臣肥義以爲死

不容誅死不容誅者死不得所也揚公勁氣一往
 為風為霆而不知痛癢之人必坐之以沽名且謂
 逆璫後來之禍公激成之真所謂好議論而不樂
 成人之美者也予嘗言士君子胸中不可無愚拙
 人事如石工刻子瞻諸公為黨人不願鑠安民二
 字石孝忠感李愬之恩傷其功不見于天下推倒
 平淮西碑一以好德之良一以不平之氣然兩人
 俱目不知書無禍福生死計較安危亂其胸中故
 與聖賢豪傑無異而世之黨逆璫以下石楊公者
 其視此何如哉不愚不拙遂至於此楊公必屍視
 而憫笑之矣弔忠錄刻成因

鄒統魯三陽甯氏譜
 為書此以報辛程二君焉

敘
 聞之天叙五行人親五屬然則人之親之固不
 可如天之序之耶古者一姓至別為數十氏而
 親不加汚後之人守一氏為姓至傳數百世而無
 所別而親不加隆則序之乃所以親之其理不辨
 而益明矣故古有世本周亦有小史由漢晉以迄
 于唐氏族皆各有志豈非家史之尤敬于國史乎
 然序之亦良難也自門第相矜譜系不傳士鮮舊
 德家亾故乘言李者輒云隴西言劉者輒云彭城

冠蓋皂隸混為一區又奚怪夫崇禛拜汾陽之墓
 狄青卻梁公之像其尤甚者渥與廷堅望其年齒
 即為兄弟不種種增人懷息耶故自柳冲韋述詩
 志錄而降惟歐陽文忠世譜體漢史年表例蘇明
 允以禮大小宗為次今學者皆翕然稱之然明允
 獨私其所自出文忠以上不乏文學而謂味其所
 自與其敘者即斥為禽獸不若子每讀集至此未
 嘗無遺議焉今春予攝疾臺山六擊氏函其三陽
 家譜貽予予讀之詳而公慎而恕辨而不瀆序之
 親之嗚呼備衆美矣譬諸木與水其先雖方伯侍
 御氏刺史太虛氏修平之疏淪之其繼未嘗不蒙
 賢堙遷非六擊氏即不能溉葉以及根導河以達
 海也雖然譜者史之屬史抑文也質之不立文安
 附焉苟其德不世勲不世學與訓不世縉紳文雅
 不世亦安取夫名齒昭穆而徒紛紛為耶嗚呼則
 亦胡不取甯氏之譜而歷歷誦之也甯氏自崇禮
 公掩骼而下忠孝廉節世濟厥德雖顧陸之世推
 長者博陵之立社德星不足侈也自義兵元帥武
 勲而下或以屏翰聞或以伏蒲聞或以露冕聞所
 在無不勒景鍾而愛甘棠者雖楊氏之車馬可風

魏氏之簪笏猶存不足侈也湖以南水淺土澆魏
望子弟類無不長簷高齒假手賦詩一衰輒鬻書
破產偶見有一經數傳授徒百人則靡不曰甯氏
學偶見有稱名畏義遜路遂畔則靡不曰甯氏訓
雖榮典之五世稽古銅川之六世論述不足侈也
至其縉紳文雅之蟬聯不隕也則有射策者有
經者有獻賢書者有茂才異等博學弘詞者凡
家所有之科甯氏即無不有之至今三陽比歲應
諸生之較累累以甯氏為冠或里中有所望其衣冠
言詞即能識其姓氏如水之方折者必有玉圓毓
者必有珠也雖金張之七珥漢貂王氏之累世音
籍亦不足侈也然則甯氏之譜皆依質而立者也
其文又安可少耶嗚呼本乎質以為文本天序以
為人親此六擊氏之述所以為可傳焉六擊氏乙
酉以五經傳優于經 **羅玘送熊君考績還光化序**
此其所以優于史歟
漢既過均至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
莊達衢輓牽車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
次水之山且礪礪礪礪以壞地為穀城為竹器
為房縣更入數驛則環連縷結龍從萃崱陰森蔽

醫其大可名紀西極利閩南接夔巫東盡荆江天下
之大數也故中原阻饑民相望是流人采拾草木
實以苟瀆史往往其常也然而至是乳下漢水沈
洋未易以亂必息肩焉夫以蚩蚩之氓什伍相聚
惟埋剽寇不謀而起而况朝人而暮鬼者稷稷而
處澱澱而講其真甘僵焉孳於路而為鬼乎於平
吾固為天下先事而憂光化也聞往昔其為縣者
或一歲而罷或二三歲而罷皆民許而譴黜之耳
雖然吏墨而昏罷之宜也而憂天下者獨不可豫
重其人乎萬一倉卒之際而且罷吏為乎吾不謂
其計得也吾嘗過襄鄧境上得光化於馬首指顧
中而益憂之不暇問其為縣者誰也於今十年來
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柳有粟數萬斛
川有新梁學有新廟祀有壇津有舟廬并有伍伍
有兵里有邏其信然耶光化可以無憂矣而亦豈
非中原之福乎問其誰為之曰知縣熊君為之也
噫其熊君自為之邪熊君用光化之民為之也然
則前之為中原憂者光化也前者許其長上而譴
黜之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上之用而可以
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觀熊君矣

吾所謂重其人者蓋如此君來考績吾覆實之果
 然君豐城人也豐城之在仕者壯其縣之有是人
 也於其反也屬 **劉楚先潛江志序** 今天下郡國州
 吾言以送之 邑率有志義不

過隨其疆土風氣民物謠俗之常而布諸方冊以
 為觀省者據跡爾非屑屑焉績綴為耳目張也余
 觀禹貢周職方則固志邑者權輿矣自今言之抑
 何其瑣悉而近俚也夫其田賦有高下墳墟有黎
 赤九鎮九澤不同區五方八蠻不同服列而載之
 宜也乃若條蕩函籛淮贛江龜海錯之織繁以至
 于男女閨閩村落器資等物至微至賤有閭井小
 民所不能口之公司縉紳先生所不及形之願問
 者而二經咸取而枚載之不遺餘力求所謂殊見
 勝聞魁閎綺麗之語則寥寥無少概見焉然後知
 古聖人紀蹟命意無一非根于方域因乎民生日
 用而罔所庸浮文瑛節也輓近學士家厭薄一切
 飲食居處而恢輝之即有事于輯志者延英分局
 歷以歲時剗剗而著行豈不亦哀然足述乎乃覈
 其中之就實焉茂如矣故討論踈則掛漏雜出黨
 附入則臆貶互乖甚者管窺道聽之見害且移

于城郭陵谷焉余不暇遠指如吾郡故有志雖非
 粹善猶未盡偽謬也頃改修而傷之其疆里本來
 十不得其一二又何論評騭得失也夫志以體邑
 猶埏物之取諸型似也藉第令圖自圖而圭自圭
 封自封而牒自牒微于何有噫舉吾荆而環宇內
 例可觀已信乎志之難言也潛江為郢澤邑余嘗
 逃稽爾雅漢出為潛蟠冢微涓涓龍淵會硤石通
 置山以朝宗于海而酈道元水經所紀洪源東駛
 沿襄郢達內方折于蘆泐河始支遶而滙蓄焉是
 為潛水然則潛固水之注也今縣以水名田漁相
 半能無虞于氓粒乎其區風隸吾南郡自安陸升
 州為府割潛而附之遂號湯沐左臂輿塞之輿要
 視昔更倍碩數十年以來漢益不馴其道民幾為
 燠而比者公家渙今日新中涓虎翼而咆哮于祖
 宗根本之鄉直弁髦而視之長民者日兢兢奉行
 救過為地方計旦夕之命之不給而尚及于典籍
 風教乎是其居地之重既若彼值時之艱又若此
 蓋非志邑難志潛之邑難非志潛之邑難志潛之
 邑於今日為誠難也維潘君以制科發家蒞事甫
 數月政通民和百廢登勸乃孳孳封井民社之寄

而首念于斯將令後之按圖而考方里援帙而考
 文獻者若身履而目擊燭照而數計無毫末爽也
 則侯之功詎非卓歟嗟夫以荆視潛潛邑而荆則
 郡以余視荆與潛潛隣而荆則居其劇城遠邇有
 差矣乃今荆志未歸于當余寧坐視而三緘而侯
 命之辱願欲持不腆以塵潛諸君子之成編余則
 安能不避席而謝不敏哉雖然古者列國均有史
 世史職之邑之志即國之史也余典在掌故三十
 載迨今髮日短矣既無能搦管以鋪陳南郡之風
 土文物而又不能藉近邑之寵允以抒其違鬱焉
 是愈隳其職也故因侯之請也聊取裴干禹貢周
 職方之旨旁鑿于叔季籥靡之非申之以令侯之
 休嘉終之以本領之殘缺而脫草以副鈇梓焉已
 爾如猥云將必假丘里之談而首括斯刻也則中
 自有合邑諸大
何璧黃鶴樓序
 洞天別地仙客離
 夫之記撰在
 宮瞰三江而吞七
 澤控西蜀而踞東吳窓俯匡衡呼吸直通霄漢棟
 凌翼軫軫娑娑可摘星辰五百年地老天荒檻外之
 雲烟不改三四朝星移物換樓中之甲子還長酒
 鑪何處山川還是主人非丹竈奚存風景尚留仙

子去鶴踪寥渺也應萃表歸人桃跡朦糊定向瑞
 池結子洲邊草長禰正平之傲骨猶存江口潮寒
 周公瑾之雄心已冷看雲排繡閣迢迢總神女之
 情對雪倚朱橋片片畫鄂人之曲仙靈不歇往來
 驚渚鷗江龍氣常過出沒蛟宮鬻室鳥嬌芳草岼
 依稀翠幕徵歌山嫵終楊波恍惚青銅寫黛錦城
 繡野千秋之王氣稱雄橋市梅街三戶之人烟獸
 勝雲中金扇早朝開三千賓客月裡笙歌春宴散
 十二樓臺朱甍碧甍鳴鐘列鼎之家竹筵蓬門載
 酒彈琴之地絃歌百里先人香火之塲砧杵萬家
 帝子湯沐之邑漁歌欸乃響開蘆葦殘秋僧梵摩
 訶聲徹旃檀半夜皎皎晨渡光搖鳧鴈之波翹翹
 宵啼吼動龜鼉之窟城狐潛影過涎垂度世之丹
 木魅遁形遊胆破降魔之劍賢王設醴時分兔苑
 之詩詞客揮毫常把蘭亭之夕陽歸野寺待渡僧來曉
 風仗劍征夫振衣懷士夕陽歸野寺待渡僧來曉
 雪下江天看山客到愁媚望遠目窮天際飛鴻游
 子傷離魂斷烟中去鷓鴣時屬烟景律轉陽春亂山
 榆莢還疑跨鶴之錢隔岼鶯簧恰似迎仙之笛梁
 間綺戶朝朝偏惹杏花風簷外丹梯夜夜都歌楊

柳月誰家公子醉玉驄嘶玳瑁之筵何處女郎歌
 金犢載珊瑚之佩賣花聲遠近忙來淡巷捲簾人
 鬪草隊參差惱殺前江移棹客寵柳嬌花不盡傷
 春之思登山臨水豈無懷古之悲璧天南浪子海
 內狂生登樓作客長蓋王粲依人入楚干時不學
 蘇秦困鬼顧十年任俠常思飛劍之豪五岳游夫
 已熟炊梁之夢道書自寫願為冊闕通臣仙籍曾
 標信是元都黜帝詩魔請戰風雲月露總奇兵酒
 矐司權天地山川皆小吏偶閒情而躡履遂倚策
 以狂吟噫風物堪憐神仙難接居人談往事幾度
 斜陽過客問遺踪數聲流水帆檣影裡誰為丘壑
 中人車馬塵間幾見雲霄外客白雲還自散落花
 啼鳥總愁予黃鶴不重來剩水殘山誰作主舒長
 嘯玩弄烟霞逞狂眸品題風月洞庭可接將口吸
 實堪雲夢非遙只胸吞不啻問仙翁何意空傳三
 醉他樓笑供奉無才不敢重題此地雲牕月牖增
 樓閣于胸中天幙地氈擲乾坤於物外塵寰大夢
 東西南北何人造化小兒三萬六千幾日丹成終
 是幻寧知烟火有神仙劫盡總歸空試看市廛皆
 洞府當進搦管遠謝子安入景抽詩淡懶文老余

亦尋真之士聊付懷仙後
 有攬勝之人同成甲古

熊開元李太清忠諫疏

藁序

邑前輩李先生太清嘗為諫官斥大璫忤顯
 皇帝旨得罪還直聲震天下然既往矣不可

得見疏亦不傳事逾五十年厥仲子宙奇搜得遺
 草暨一時論救慰勞書以示余余讀之竟而嘆當
 時之長治非偶也太祖制中官不預政不預外臣
 冠服終洪武之世中外謚如尚矣厥後觀軍奉使
 聖子神孫漸不無少借亦時遣時撤日月載更人
 皆仰見惟提督京營東廠暨特赴刑曹審錄三大
 政不審何故相沿為令行不改而東廠一差伺間
 卻以達至尊尤官府關鍵所托自非賢如呂強馬
 孝亮其人罕不因緣作姦媒孽之加也匪繫廢工
 雖心膂股肱左右君側且猶虞不克况夫批鱗蹈
 尾言出禍隨誰無性命憂其身試不測也萬曆間
 厥閣張鯨枯權播虐既以臺省奏下法司而仍許
 其自効嗚呼難言之矣先生纔入垣義不忍迷國
 斥鯨虎狼兼采途人入告請以身執其辜顯皇帝
 不擇付先生詔獄榜掠既備且有旨朴於是杖甫
 下雲愁風黯宰輔百職爭相顧曰人諾諾耳百其

身贖此君諤諤不得耶旦夕封事蓋數十上上意未即解而中訴之誅列着矣不旬日先生創未平而鯨已遣使非一時上下克和心德鯨必不去後之為鯨者將益繁承平五十年始終不渝可謂王道易易哉君子謂此一事脩三善焉先生之忠也同朝之義也主上之轉圜如不及也希世而一遭者也然非先生精誠不避權鎖感通不至此則梅是刻之成也先生非特至今存雖百世不死矣

之煥麟經古亭世業序

安國胡氏之傳春秋非經也安國之奏議也明興以

胡為功令治春秋者櫟括胡氏之說以成疏義甚有丘明公穀鄭氏夾氏未嘗一齟而以春秋起家者矣非明經也明安國之借經者也又從而引蔓之以傳題從而駢拇之以比合株連膚割填腔射覆主司者以意命而舉者以意揣則又非安國意中所及也明經之敝莫甚乎是古亭以治春秋特聞詢之學宮其經以春秋者十而九閱楚錄其春秋魁以亭州者十而九讀題名記其亭州第以春秋者十而九顧其於春秋也猶筌魚芻狗耳過則舍之矣獨叔臺耿先生閔然上墜定經學之疏惜

嘗聘專門名家於諸當道者不合疏寢未行惟煥待罪諫垣竊志先生之未竟乃性不時宜為眾所擠弗自為地無暇及紙上陽秋也坐念煥為諸生日痛鑿傳荒經之習蓋嘗廢卷而歎以此愧其平生今年耿克勵梓麟經古亭世業成弁其尊公叔臺先生之疏於首而問序於煥視春秋若負逋何克勵之發吾愧也抑克勵便經筭行則為朝士冠冕青箱龍膺白可念土音不忌克勵有心人也願毋分吾愧

雲山房集序

語曰惟楚有材材胡以獨歸楚也楚之分野為軫其山鎮衡巫其澤藪雲

夢其川合江漢沅澧瀟湘沔沔而輸之海其產金玉砥礪絲纁幾組羽毛皮革栝栢筭路苞匭菁茅而其扶輿霽秀睿詰之晶英率鍾於文章個儻忠憤之士爰自鬻熊攀稱倚相嗣宗騷禘左徒賦詒宋玉遐乎上矣秦人隱學于大酉漢史著業于浮湘郭璞爾雅之臺昭明高齊之選馬融傳經絳帳庾信採藻章華朱陵藏鄴侯之書赤壁載坡仙之賦流風逸韻代不乏人故瓊邕虎步於江夏杜孟鳳舉於襄樊二歐齊美於江潭文考按武於南郡群玉絕唱于澧浦胡魯高咏于邵陽潘武並響于武陵羅含吞彩于耒水虬

炳前代此其匡畧云嘻吁盛矣昭代郁郁才士雲
 蒸述作諸家直躋漢魏而上石首楊文定莘容劉
 忠宣茶陵李文正柳州何司空吾邑陳司馬安陸
 何司寇寇漢東顏亳州黃岡王吉士沔陽童度子蒲
 圻魏觀察京山高長史華容孫漁人皆以文章詩
 賦名世予生也晚所私淑焉及束髮以來得遊諸
 大人長者則張文忠吳明卿陳玉叔劉長卿吾師
 事之梅客生周二魯郭美命鄒大澤趙安甫吾兄
 事之陳立父袁伯修中郎江進之則吾莫逆友雷
 何思吾神交也溘焉千古與先計部暨孝廉阿超
 並修文地下矣今幸雲杜李本寧太史巋然為魯
 靈光稱一代之匠亦甚以大業勗予其一時以風
 雅相友善者則費國聘孫鵬初子孟義甫彭季錢王
 襄父朱食其魏肖生梅長公蘇全夫袁小修李長
 叔鍾伯敬丘長孺王不疑丘當世江伯通周伯孔
 與吾甥楊修齡令子文弱又雅慕譚友夏而晚始
 得傳咨伯于晉寧無不家握楚珩人懷荆璞羽儀
 詞苑鼓吹騷壇所謂儒雅之鄧林名流之珠澤矣
 其在今日肖生咨伯及予並仕于此殆為晉用者
 乎然楚之工文章詞賦者不知凡幾而予所睹記

交知大概若是予所交於楚人士以勛伐節義著
 者不知凡幾而其工文章詞賦之士亦大概若是
 固不必以楚之多材責吾交道隘而亦不宜以予
 之交知盡楚材也何也前乎吾者不悉聞後乎吾
 者不可量而當吾世者又未盡相暱也予以巡方
 客晉寧久時時與咨伯上下古今揚推騷雅甚快
 復得咨伯所為詩卒業之骨氣高奇詞彩雋麗飛
 翰絕踪一舉千里昔人評魏武詩如幽燕老將氣
 韻沉雄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予謂咨伯極
 其所詣當兼有之予因與咨伯商也詩有以專詣
 為境以瞻博為材以琢磨為工以混沌為象以豪
 勁冲邁為氣乃邇來作者大謬不然師匠既卑格
 檢亦縱步趨中晚闡入宋元甚為窳言雜以嘲諷
 烏在其為大雅之音予竊謂正嘉以前稗欽季廸
 為先覺隆萬而後明卿本寧中郎兄弟為正宗咨
 伯則方來張楚之傑歌郢之雄而屈宋之嫡派也
 予非其倫也異日訪予漁仙之谿洞庭之野望沅
 湘之烟雨擇嵩梁之雲氣長風怒濤之澎湃蛟龍
 水物之憑依鳥獸之鳴號草木之振落是時也把
 咨伯之袖掀髯而歌曼聲而嘯而後稱詩以相質

必有當於咨伯者乎語又有之詩也而詩在楚予與咨伯皆楚人而詩也故言楚云

徐開禧

奉常陳祿生文集序

山川之作與天地並若巨靈

氣卑行雖排長河如措杯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衡居南條霞絕烟噴隱鱗鍛軸上揖太清爰有宏文偉業之儒應期特立而山川靈鬱胥不自有其秘以彼心手相競高渙互呈若動若藏變化翕忽非至神曷以有此祿生先生楚國一人也天稟茂異自其鍾音鼓超詞苑便有天漢扶搖意長而嗜學合沓縑緗午夜晨窻一燈千卷嗣讀中秘書歷躋華要而先生置身每半飛半沉操術亦半雌半雄其寓志於詩文也亦自造其適焉則已矣憶先生嘗告予曰言應心精披南史之直筆傳非書癖補東觀之闕文理不謬播其枝故思裁而遠字無輕吐其藻故響逸而堅大雅扶輪小山承蓋子大夫惠而好我願作珊瑚為君架筆先生豐豐論辨往輒破的謬謂余可與語者獎成惟恐不力雖然余則何能道先生哉先生所謂文出入百腐二史間而獨鑄以心匠斤者斲刀者削度其分寸而

攝大厦成就進退焉詩則漱玉敲金吟龍翥鶴褒後楮外携報情中氣格超渾五七言律尤勝近日油腔物體絕不犯其毫端也至夫廟堂指畫臚利病如列眉鄉國綢繆折興除若迴掌三寸非柔不畏強禦片言作礪無縱詭隨是則侃侃鑿鑿婉而盡致其立言皆可行可久孰謂文章非經國大業哉昔之言人雖在幽沉且壑望之必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而迨夫賓廷見主肅然修敬時又未嘗不語帶烟霞夢帶松風可見古之君子身當出處固自皎然而時以遠心元度彝猶其間故知世所持者異矣先生居宦三十年強半林間飛沉無心雌雄知守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丑寅之際瑤瑤燿方張先生強項義不為屈奉身而退無幾微見色而孝事母夫人既老猶如嬰兒里黨風之先生大節彪炳發為詩文固有本之章而稱情之也湘岳靈氣篤生偉人金簡玉書之藏盡洩其秘以授先生非至神何以有此先生歿而介弟中翰君緝其集若干卷題書相示余每捧不忍釋稍加釐正序以復之夫李若愚高忠憲公家譜序戲

浩廣通志 卷之第二十二 六 華 戲

危乎熹廟乙丑丙寅間朱氏之祚岌岌乎不絕如
 線矣日虞淵取九鼎萬交潭底而還之朱者趙高
 邑南星楊應山連高無錫攀龍三大忠也爾日陳
 九疇崔呈秀等陰謀為移祚事諸忠臣駢首就戮
 若愚因楊連死友四字亦坐黨人籍自分必死安
 知今日復草間偷活痛哉數在陽九賢人當厄應
 山無錫俱死奸人手等死爾而所以處死不同崇
 禎御極錄諸社稷臣三大忠姓名與日月争光矣
 又二十年餘得與高先生從子彙旃遊彙旃每述
 公所以譽孺子狀余哽咽不能對其詳在樊孝介
 狀中余待死長安時道路傳高先生從容就義與
 應山迥不同愚密與友人陳愚云應山未學景逸
 學故此事未可孟浪說捨後如此達後如此我輩
 正宜于此商量學問入微處余今老矣行且就木
 彙旃走二千里以其所述家譜補傳欲余為之弁
 痛哉不忍讀也又不忍不讀行哭處聲者三日先
 生不負高廟愚實負先生死何以見先生先生又
 何用知孺子為嗟乎三大忠社稷功海內名人傳
 之甚詳甚著彙旃特述先生學問人微處示余余
 不悉先生學問而止據其遺書所載併處死一段

以悉先生學亢龍有悔應山龍矣而亢是以悔易
 不云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狄懷
 英韓季珪景逸先生之謂也夫景逸先生之謂也
 夫先生殆乎聖也三閭大夫尚不足以比余得補
 傳哭罷方讀讀罷方又哭哭先生也哭應山也哭
 世也皆不知淚之何從彙旃縷列先生學問與年
 俱進具在補傳中余受先生教五十五年尚未知
 先生學余之陋也今始知先生生死矣學問入微
 處余何從而問諸先生每對朝士云李若愚他
 日此世界挑鐵匾擔人一語終占不能酬也余死
 且不瞑痛哉余又何以生為哭罷檢故帙有一段
 手書附于左李若愚曰余每讀古直節名臣傳未
 嘗不廢書而嘆也諸君子一段救世熱腸是非知
 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屈大夫之以宗臣死也豫
 國士之以知己死也霍光蘇武王章朱穆李固輩
 之以受王事死皆不得不死者也聖人處此未之
 或易也其餘亦有可以無死者未免作意爾嗟呼
 上下數千年事可以辨品矣真贗分焉可以觀世
 矣治亂係焉可以證學矣靜躁殊焉其惟聖人乎
 亢則悔矣潛龍勿用則陳希彝諸君子之為也希

彝非不能用也能之而能不為也若幾幾乎必用之為快其能免于悔者幾何且又如社稷存亾何先大夫名余曰若愚知孺子慄也欲余以李愚為師若曰上古有愚公移山者是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余于應山乎不能無憾應山而早學道如高先生其為狄懷英韓季珪何難哉而乃以身殉之一奄人祇以成諸狐鼠事也嗟哉一身之不惜而幾以九鼎擲余于應山乎不能無憾是乃辛未冬哭應山語今綴于此以志三大忠生

劉廷舉

錢侯新建麻城縣序

今上御極之元年詔天下諸司繕城守修險隘以備不虞

侯得詔憮然曰今歲邑大侵而驅之役民弗堪矣無何撫按檄再至乃謀之邑人邑人曰可未也又謀之士大夫士大夫曰可未也又度其貲力以謀之監司于是議免役以克功費議分作以均任役畫地授役矢以天日無所容私且出公藏蠲官錢以貸失業者城廣為丈凡九百五十有奇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至三百餘萬用人力以工數至四十萬經始于萬曆元年十月凡七閱月而城成夫

興是大役責成乎數月之間人莫以為勞也說在靈臺之章矣先是侯蒞吾邑首問民疾苦知俗蔽于好訟負氣以淫侈相競耽遊遨不事本業與夫強掩弱衆暴寡賤凌貴也豈獨無城之患哉侯於是禮為教使民閑於君臣父子長幼之節敦推崇儉驅游惰以歸農凡陵轍囂競輒以禮法坊治之由是生養遂教化行至治有金城此民所以悅忌其勞歟雖然斯有形之險也邑人知所以形于未形者乎公侯于城國家之屏障也而形勢不與焉禮樂教化斯民之隄防也而封守不與焉廉耻禮節人心之郭廓也而城池不與焉生茲土者使人人廉平慈惠有體國愛民之心土下和而元氣壯雖無城而守固矣不然城足恃乎此侯意也敢述以告來者侯諱節用字以中蜀之富順

朱廷立興國誌序

今天下府與州與縣皆有

志會之為都誌為省誌為一統誌大哉誌乎蓋職方之章程史氏之舟輿也維國有典斯其章章者矣興國為楚名州大冶通山隸焉舊有志陋不可觀且闕而弗續者百五十年矣嘉靖壬子春楚廉

訪遂昌翁原道氏過興國考志而嘆焉曰志若是陋且闕也是可無修舉哉時則福寧林惟牧氏以地曹郎貳興國遂以屬焉惟牧氏方有簿牒暇即事觚翰冬志成乃索叙於廷立廷立曰州人士望此久矣予於叙則何辭乃曰人不云乎修史之難無出于志夫志記載之書也非文之難得其實為難耳襍羣議則惑而罔一任獨斷則專而或遺誣焉淆焉以惑失者也吾不知其為志劉知幾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眾然子長孟堅世其父業周遊洽聞將謂一無所藉乎是故得其實之為難是志也陳述故常揚推政理通乎古今極乎幽顯明天之道列地之利備人之紀其道燦然如指諸掌蓋酌之以羣議不見其惑出之以一手何嫌于專從其實而文焉者也故能比良古乘希矣載言昔人以為難者今易易爾矣君子觀焉可以知才雖然不有廉訪秉度宣風曷倡之耶君子觀焉可以知政則是志也又可

李維楨茶經序
溫陵

林明府治邑三年討求邑故實而表章之于唐得處士陸鴻漸茶經鏤諸梓而楨為之序蓋茶名見

爾雅而神農食經華陀食論壺居士食志桐君及陶弘景錄魏王花木志胥載之然不專茶也晉杜育舜賦唐顧况茶論然不稱經也韓翊謝茶啟云吳王禮賢置茗晉人愛客分茶然不居功也其筆諸書尊為經而人以功歸之實自鴻漸始夫揚子雲王文中法言中說自可鼓吹六經而以擬經故為世詬病鴻漸品茶小技與經相提而論安得人無異議故溺其好者謂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而鄙其事者使與傭保雜作不具賓主禮此難為俗人言也羽所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占夢三卷不盡傳而獨傳茶經豈他書人所時有此為躋長易于取名耶李季卿直技視之能無辱乎無論季卿曾明仲隱逸傳且不收矣費衮云鞏有斃偶人號陸鴻漸市沽茗不利輒灌注之以為偏好者戒後鴻漸而同姓魯望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收租自判品題不聞以技取辱度鴻漸之勝伎倆磊塊沾沾自喜意奮氣揚體大節疎有執以成名亦寄傲耳太史公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儼儼非常之人稱焉鴻漸窮阨終身而遺書遺蹟百世下

寶愛之以為山川邑里重其風足以廉頑立懦胡可少哉夫酒食禽魚博塞樗蒲諸名經者夥矣茶之有經

王永祚許節婦錄序

余承乏江上再閱冬

警歲報有煉岳之士若民嬉遊咏歌漸覺官長之可親余亦喜進父老于庭相與較晴雨課桑農時廉察一二忠孝廉節之事首先讚嘆以鼓舞利導之明經楊子一位者出其嫡母許氏貞節狀示余余得改容竟讀之業經士若民公呈矣直指公特疏矣復奉聖天子褒旌光里門垂不朽矣楊子又何求噫余知楊子矣顯親固孝錫顛尤孝楊子其亦懷風世動物之誠願教天下之為婦者而思以毋狀頌行乎噫此正余鼓舞利導之本心而敢以不文遜夫楊母非婦人也以其身代楊紹鳴為子則八旬之父母解頤以其身代楊紹鳴為父則兩月之孩提踐祚以其身代楊紹鳴為主則四十五年之衰戶憑柴骨支撐以其身代楊紹鳴為師則自少及壯之孤雛仰義方成立且也以其身代楊紹鳴為夫則一十九歲之弱姬聯聲氣于幃床分顧復為毛裏楊母非婦人也即今日者明經楊子

文譽斐時質行矢屋居華閭而不作貴介之容澆俗而克敦廉讓之義龍池鳳館需次一鳴藉藁乘權天下為任楊子之事業無窮許氏之精神猶在則又直以其身代楊紹鳴貫通祖孫父子之箕裘而教天下以忠孝廉節之道楊母非婦人也其可以風世是可以動物矣余能無首先讚嘆作數語弁其首簡與天岳之父老士庶咏歌之以廣楊子之孝乎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二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三

藝文二十

序

皇清熊伯龍測時存稿序

測時存藁吾友黃敬淦憂時而作也士苟憂時則或

寄志詩歌之餘或潔隱君子之列抑或布衣挾策叩闥痛哭以摠其所懷而干名於晉斯已偉矣敬淦顧弗為惟以其心之所實得諸六經者著為十策有體有用或奇或正務切乎民生國勢之所存而文詞樸質如道家常事何不近名與夫不近名者敬淦作是書之本也凡人近名無實心上自將相下至府史胥隸無一可者王仲淹生吾世之下志在伊周一見隋文陳十二策人傑哉及其言語依倣聖賢牽挽君相躋之二帝三王之列先儒遂謂不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者以其詞疑其事以其事疑其心也况才百不及仲淹挾極不誠實之心邀功名當世者哉士亦務用此實心耳夫無

求于天下而利濟天下之心是也三代後以是心
弘濟艱難者惟諸葛武侯王文成出處近道不累
物私未世信道不篤高者以兩君子有陰陽奇詭
之術卑者遂不能無所疑議未有以儒者之事言
之者也夫儒者之道無奇論無秘術今慷慨商志
畧者訪求談天劍俠左僻難窮詰之人罷精神歲
月不之惜及告以淡泊寧靜致知格物則拱手謝
為腐詞嗚呼智服司馬誠革張永果有一毫虛僞
權僞足以取効則儒者當以斯事遜人獨慨天下
之豪傑自許亦舉慕功名何其勇發實心何其難
哉斯亦自造柄鑿啓笑於俗人而求售不知悖反
也吾敬渝矢夢寐告朋友斷斷以實心實意為勸
異日得君行政視兩君子同否未可知以彼道一
而志疑也雖市人諒之矣居平講學謹行義寡嗜
慾故視已大視已大故愛物愛物故急著書故其
書之委曲周詳誠發乎其情而植乎義之所不容
已如望歲老人終日行田畝間勸隣人耕隣婦織
勤勤懇懇其耕織之所獲非以為已也其至性然
也藁成敬渝謂予曰先行其言尚愧斯義予曰敦
行立言有先後無輕重我言之而我為之其言如

是其效如是謂之踐言我言之而人行之其言如
是其效如是亦謂之踐言以子言為不足用者勿
責矣以子言足用而因冀其得君行政者又豈無
失乎哉敬渝梓而傳之蓋亦信予之不欲自失其
實心而稱友之善弗敢誣也

錢謙益四照堂文集序

古今論文者取則於

陸平原之文賦其所謂體有萬殊物無一量辭程
而後區分其體自詩賦以迄於銘說列為十科其
意曰文以萬變為極意以寸心為匠用以為詩則
為緣情綺靡用以為賦則為體物瀏亮云耳故申
言七曰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譬音聲之
遞代著五色之相宣此文章之準的所謂造車合
轡者也今之為文者鈎章棘句儷花鬪葉雖其辭
修文律劍日鉢心選義按部考辭就班而其於扶
質立幹泐波討源之指要固已邈然河漢矣傳曰
氣以足志文以足言志不足而求之氣氣不足而
求之言言理不足以立幹情不足以扶質於是乎擊
斝而作勢使然也吾讀元度使君四照堂集攬其

體則文賦所列十門無所不備又如以表策議序
等二十餘科若遊羣玉之府天球琬琰可却車而
載也如入五兵之庫刀斤削劍四出而愈不窮也
已而息心撫氣循覽而有得焉如登天門歸咸池
罡風灑氣濛濛焉在足下也如泛大海窮扶木珠
宮貝闕噓吸涌現而窮髮之北猶吾盤盂也當其
為賦也不知有詩當其為詩也不知有文當其為
記論諸文也不知有詩當其為詩賦出乎太微歸
諸元造若天吳罔象馘淚沛於筆端也若帝車威
颯拔刺硠磕於紙上也徐而按之辭有條理有幹
州次部居披文相質或赴節以投袂或應趾而遣
聲蕭蕭乎長離拂羽而箕伯逐風也整整乎青瑯
捷芝而素威司鉦也士衡之賦所謂程才效伎司
契為匠者千秋而下實獲我心豈不快哉昔者帝
顓頊命火正黎為司地命曰祝融淳耀光明以啓
南邦而楚人能讀墳典丘索者有左史倚相申明
春秋詩禮以傳太子者有申叔時推本重黎受氏
之初式昭火德有觀射父蓋祝融之以光明起南
方者實以文章為主而諸君子首光被焉元度楚
人也實鍾祝融之餘光以敷我南服而其為學則
左史叔時

射父之遺書與五吾東魯之易象春秋照耀於孔
及冢之餘者也傳有之先河而後海元度之文者
歸本於墳典詩書知楚學之所自始無忘先王所
以昭明南服之意斯世之學將奉以為斗杓而趣
歸于東魯也其將自楚人始余竊有厚望焉然吾
聞諸班氏楚自屈原師弟子以騷賦顯名而漢初
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中朝文辭益發故世傳楚
辭則楚人之辭至漢而以吳人傳也今元度以文
節蒞吳三吳清嘉鮮淑之氣元度以其胸中雲夢
吞而有之吳有輕心無有能當其辭行者而余以
黃髮遺叟歸老空門負苓採薪重辱下問猥以樸
學枯毫誦述盛美吳人之不能有所裨于楚視漢
有厚顏焉并書之
于未簡以志余愧
讀莊序
莊孟子同時而不相見而
也孟子以性善為宗乃莊之所謂自然者正以指夫
善之所在也孟子由源以及委莊溯委以窮源言者
異而所以言者不異聽者異而所以聽者奈之何
其亦異耶故孟子列于學宮莊子黜為異端然註
孟者自趙岐以下不過數家注莊者自郭象以下
蓋數十家而猶未艾也有非孟疑孟常言而孟子

不從而晦解莊者至數十家而得其解者且旦暮
遇之嗟乎莊學之分裂久矣以禪理入之者其著
有王雱呂惠卿之學以爐火入之者其著有俞玉
吾林得之之學夫莊子初欲總六家之學術而銷
于一不虞并其所著之言而散之使不一乎雲間
沈友聖氏以讀莊一映示余曰此侍御顧公所著
也贈侍御開明先生好讀莊子有所悟入侍御稟
之庭訓敷陳其旨猶老泉氏之易學東坡受之為
傳也余觀西巘之文疏通而朗暢其說莊也首尾
鉤貫直抒胸臆自可郭象而下別出一席然不以
異學參之則又諸家之所不及也古人著書未有
不明其意之所在司馬遷之自序莊子之天下楞
嚴之末後語其大指相似余註楞嚴博而不
雜西巘注莊子約而該亦云得其意而已矣吳正

治重修漢陽府志序

郡伯陳公來守我漢土也甫
數月政修事理以舉廢為學
力請修舉廣開邸幕會諸門下士覃精畢慮五閱
月而書成蓋已酉仲夏也適不孝正治抱先人之
痛持服歸里門公儼然顧問徵不文之言以紀其

畧嗚呼苦土餘生日斷心摧其曷敢辱命固辭不
獲謹受簡而為之序序曰郡邑之有志其古者列
國外史之遺乎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志匪獨飭吏
事後見聞而已以謹天時以察地宜以修人事法
戒取舍移風易俗胥于是乎在誠重之也郡始志
于雪航趙氏修于故明嘉靖暨萬曆之癸丑迄今
里人傳誦必以朱侍御蕭司成兩公所鑒定為標
準言文行遠豈不難哉顧編輯于有明之中晚猶
易而考信于

鼎興之際為難今立乎

景運方隆之日以求勝國之遺事則所見異詞所聞
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且賢者以舊章蕪沒為疚心
而不肖以蕩滅先檢為快志比年以來或以此疆
爾界為將湮或以殘編斷碣為非據積漸而往有
馴至于為姦為僭為宄為濫一切縱情任意而莫
之釐正無論薦紳士大夫患之牧伯長吏為人心
風俗計者率出于此又况沿革損益酌盈濟虛有
與時為推移者乎公一旦萃五閱月之覃精畢慮
以上下于五十餘年之間哀採舊聞摭撫往牒以
令甲耳目日之所覩記兼里巷故老之所傳聞經緯

錯綜典章明備其以紹前模而示來茲志之能事
備矣余不敢觀縷具論論其切于時而為慮遠者
其言水利言漕輓則原流委晰利弊粲陳鑿鑿乎
如五穀之可以療饑而藥石之可以攻病攻學田
之故籍正閱武之遺址嶄然如三尺之岸而虛車
不能游焉以及增武畧以謹不虞詳謠俗而戒侈
靡則又鯁鯁然持盈保泰之思矣嗟乎三代而下
言吏治者類以矜才炫智簿書期會為能事公意
不在於刀筆筐篋而在徵文考獻不爭一時一事
之聲名而爭百年必世之規模公其以濟世兼持
世者與雖然更有進焉楚幅員廣袤數千里大江
以北漢為首郡省會以漢郡為眉目而郡又以漢
口為眉目日客處浮于土著先達猶引以為患今者
以數萬不耕不織不賈不商之民散踞于四通五
達省會肘腋之地挾舩為資生棄鄉井如涕唾
徵歛徭役之所不及施而黨正適徇之所不得喻
去之則流冗可憐畱之則龐雜足慮其將如之何
哉是則公以附註之微言而厘綱繆之苦心也乎
讀斯志也尤不能
不瞿然動色也已

熊賜履送蕭文超還漢陽序

正學

之不講也非一日矣予不揣庸劣思以藐然之身
整頓于煨燼漸滅之餘而日求所謂道合志同相
與有成者庶幾旦暮遇之而猶或寥寥焉甚矣予
之寡助也蕭子文超予同學友也自戊戌春燕臺
晤語後一別幾十年丙午夏蕭子以卒業太學復
遊于京華蕭子不予棄時過予邸中擬議探討一
究其學問之指歸至于儒佛之邪正朱陸之異同
尤不憚詳擇而明辨焉紙屏問答尺牘往返凡予
之所欲言而難為言或可言而未易淡言者無不
可與蕭子淡言之而蕭子之所欲言而不能已
可與予淡長言之也然則蕭子之于予謂非志之
同道之合相需之殷而相契之淡焉不可也今年
秋蕭子將歸里門閉戶空山潛心著作以盡斯道
之底蘊與天下後世共之而予固猶然匏繫國門
風塵逐逐者也嗚呼斯文剝落大道日漓予之臨
岐悵惘豈徒尋常朋友之聚散云爾哉雖然予固
以直為道者也迂戇狂愚無所比數今濼水之陽
有揚子恥菴丁子二漁羅子八書皆予十年老友
也倘得結廬濼上率三兩童冠歸老名山相與共

成其所志焉予也其亦將有以自處矣蕭子行矣
 風清北徑月照程臺蕭子其遇我于雙峯大悟之
 間可乎予固不羨蕭子之獨往蕭子固無事悵予
 之獨留也蕭子行矣濼川三子學同乎予者蕭子
 見之如見予而予于蕭子之去則無復更有蕭子
 其人焉甚矣予之寡助也嗚呼千里一堂百年一
 日予固不敢負蕭子蕭子忍負予
 乎哉蕭子行矣予可以無言矣

王發祥耿公祠

會講序

聞之古人之為學也必有常師有常師則
 其道尊古人之為教也必有常所有常所
 則其心安此大學小學之設所以化民成俗養育
 人材者大約始於為士終於為聖教學有相長之
 功而國家收樹人之報也後世學宮雖設名存實
 亡求所謂胡安定海忠介者亦鮮其人雖有善子
 弟不過誦帖括取科第而已聖學萎蕪而廉恥道
 喪人心奇邪而政治頗僻已如江河之日下而不
 可追矣余茲於黃安專祠會講一事而重有感焉
 往者天臺先生督學於吳建崇正書院聚所屬髦
 士而躬教之迄今講義語錄吳人奉如著蔡余向
 讀其書慨慕其為人未嘗不二致歎于聖人之可

學而至也夫先生為兒童時即志學聖人而其後
 卒如所志不由師傳默契理奧非所謂家傑之士
 耶今諸生登先生之堂入先生之室睹先生之容
 貌與其車服禮器私淑先生以為師朔望得羣萃
 而聚講焉聞正言見正事而又有鄉先達與學博
 士暨其後人之賢者耳提而面命之較之先生之
 時其成材也更易易矣目今約法既立期會既明
 余又何必贅辭則請以數言志勸爰進諸生而詔
 之曰爾諸生於大學小學亦既童而習之長而講
 之要約畧備于此矣所患志之不堅講之不力或
 失則怠于是有半途而廢者或失則偽于是有金
 玉其外敗絮其中者雖得之必失之矣余願諸生
 一以先生為師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勿
 以蘼鹽易心勿以富貴改操亦如先生之願學聖
 人而後已焉黃邑一隅且將為世儒宗余其拭目
 以觀厥成爾多

王新命太和山志序

皇帝御極之十有九載庚申歲新命奉
 勅諭來撫楚北維時寇氛未靖三戶弗寧徵芻輓粟
 勸黃遺志 藝文 卷之六十一 三

而班師絡繹近且
禁旅南駐予往來鄂遙指太和山在封內相去千

里無緣登謁茲均州王守以山志請序於予予惟
寰宇名山五嶽最著望秩之典紀于虞書而禹貢

載高山大川敷奠具詳迨郭景純山海經搜採亦
悉乃茲山之名獨不槩見直至唐宋元明之代因

真武帝君而山始名何蘊之久而顯之遲歟說者
謂非真武不足以當斯山故山以武名夫以

真武之神靈何不顯於秦皇漢武封禪之朝應黃
龍寶鼎之符瑞躋七十二家之盛必遲之又久而

赫奕立時者何也予觀道家書所言先天始炁太
極別體則帝君之神早已降真運化於皇黃之

間而茲山自開闢以來亦早已卓峙於宇宙太和
傳道之語適為帝君與茲山作合耳况真武

位君乎坎正北方之卦也茲山在翼軫角亢之下
盤旋乾兌之位神則負坎抱離憑依於此殆居

天地之中宣水火既濟之用以契太和以祐民物
視五嶽之各鎮一方者其功尤普積之厚而被之

遠大嶽之名固不爽也詎如黃龍寶鼎之侈符瑞
於一時者哉然則烏容無志楊參議王州守一以

關西名宿一以臨川才筆力任斯舉苦心纂輯山
靈面目星躔度數殿宇人物瞭如指掌即無緣登

謁者展閱一過恍如親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勝
矣今天子文德覃敷蒐羅天下遺書金匱石渠炳炳

烺在
廷諸臣纂修
國朝會典檄取各省通志楚為郡一十有五為州一

十有六為縣一百有七南北協修通志一書三長
未備一時未易猝成均州僻處一隅而茲山之志
哀然成集且成於軍供執掌之餘夫非山靈有以
感名之耶而予更有進者楚民疲傲之後水旱頻
仍人事固當修舉尤藉太嶽之靈發太和之氣驅
疵癘而名禎祥俾民和年豐太史疊書大有受所
禱祀而求者也因
陳肇昌全楚文獻序
昔杞宋無
焉文獻不綦重哉吾楚春秋以前其事不多見即
楚書禱祝先賢嘗述之其書不傳或傳非其故矣

祖龍而下遐逝乎祀自正史外有耆舊先賢諸傳
暨有楚紀楚史楚寶諸書古今人物爛然稱大備
矣而考獻則詳徵文則畧夫古人單言剩句句苟其
關於治忽當於理道皆可揭日月而壽江河令其
散佚無紀與冷風荒煙同歸于盡豈不悲哉楚國
山川雄瀨人多光明磊落之槩尚氣節而恥唯阿
網常名義斷然各行其是即至觸忌忤時有不惜
而其為文亦如其人落落成一家言絕不傍人籬
壁當其意匠獨造非特不苟同於世而已即楚人
求與楚人同弗屑也故往往不驟為世所稱許而
不能使其書之不傳自古迄今習性若一矣以獻
論之循蜚以下祝融雲陽烈山皆起於南服自風
后重黎下一尹吉仲山甫浸尋而春秋戰國秦漢
魏晉隋唐明其間攀鱗翼躡風雲聲施史冊代
有名人不幸而遭桎杻放廢幽憂攀檻抗聲嚙
齒靖節屈平唐介李庭芝張鏜楊漣諸君子可
不為烈烈者乎孔孟既沒道統中絕千有餘年濂
溪出而火薪復續伊洛關閩皆奉祧焉學者推為
再生仲尼自是真儒踵出雖統系少分純駁不一
要以明理衛道殊途同歸而已以文言之著作家

謂荆降而楚即不與王國會盟然白沙丘肇都赫
然稱神明之冑鬻子以匹夫為王者師典墳丘索
之書獨其國人能識之雞次之典鐸氏之徵雖仇
儻助勦間關負戴保守勿失若天球河圖然左氏
以傳輔經史家宗之湘纍以騷變雅言詞賦者祖
之無極洩千聖之秘蘊後此理學家即萬緒千言
莫能軼其環內天地之大文又寧有踰是者乎其
他稽史志採遺聞哀然以文章命世大校大家數
十名家數百雖未或執鞭弭與海內相雄長就楚
論楚亦班班可述者也第劫火灰飛九成埋甕徵
獻猶易徵文實難昔之作者詳此而畧彼或亦其
勢為之也昌也寡昧而濫竽所至往往與文事相
周旋前在嶺南既已蒐刻彼都文獻念楚為桑梓
之邦尤不可任其放失無徵不揣綿力博採旁諏
上自邃古爰暨我朝名卿碩彥潛德隱流莫不
詳其素履掇其英華人以代序集各單行題曰全
楚文獻錄攷政事述人民記土地志也國有令
憲當事者所務詳也不敢濫也別善惡示褒譏備
法戒史也
聖天子正賞罰於上館閣諸公載筆所宜慎不敢僭

也編次甲乙採萃遺書核品嚴文落華取實在楚言楚此天下所共諒而有志者所務明也於以備輜軒而獻

當宁且以侯博雅之君子其於張楚或不無微裨云

劉醇驥廣濟縣志序

志天下者取諸列郡國志郡國者取諸縣邑故余廣

濟以志書顯其星野於楚黃直附之耳自圖攷沿革五行災祥而山川風俗古蹟戶口田賦物產官署學校祀典兵防城池關梁驛傳鄉社陵墓寺觀咸志名宦鄉賢則表之而宦蹟及人物之世用理學文學淳德季爻忠貞義行隱逸僑寓義僕女之節烈賢媛慈繼母及方技僊釋咸志又藝文雜志終焉邑乎備國與天下之義類矣廣濟故漢蕪春地周隋間創縣治稽厥舊乘鮮存者濶畧有不足觀覽爰人王五宜好古士也憤焉感之用博采楚志黃州府志正稗史諸文集族姓譜碑碣明滅者山谷題鐫眉梨傳說里巷風謠以志廣濟余每過輒商因取在集者梓之餘修飾潤色之期於核序次瞻而有節揚幽搜逸不厭而形容褒諷唱歎鏗然因展卷告之曰古人著述無大小雖禽貝

艸木刀劍農器鬼神意趣寓之采彪體重矧一公侯之封人民社稷具焉而方冊之惡可無文乎言文行遠頌賢善者以嶽降謂精氣之聚也精於天形於地為人而聰明能言因以其言表之志成而使此之山川人物藉文行遠其表也亦既彰乎抑言表不若身表王子曰何謂身表曰古史之傳人者先其地表所出也近世則凡名臣國老大儒賢哲出類者每不敢質其姓名而直縣邑稱之地也而人之矣地而人之所出也義如有諱表益甚焉余廣濟列諸郊圻自周隨迄今千有餘季矣負辰之山逆而上經幾郡國而翠竦天漢勢萬丈諸水隨之若葱領之西河形家每望而咤謂宜有異鍾焉顧唐無可攷雙峯大醫浴井斯在方外之聖不致仰於經惟宋張公晏然余公玠功名史策是後柱國之貴公卿之英踵趨廟堂之上而賢士乃單心聖學由知性以遡鄒魯微言才秀亦復馳於文秦漢盛唐入彀焉若淳德孝友行義之倫又比屋也然則總厥全而當之憲天衷聖克念知覺悟大道之要會以一堯舜孔孟而履禮制行先古之法在焉得時而殷輔旬宣銘烝之羹鼎要其有

德能言靡不剪丘野之椎而如範如詠典則風雅雖布衣柴車登師保矣是故令聞令望非家國之所封樹畿疆也一人鴻偉著而國與天下曹起指稱之且不敢質其姓氏名字而直縣邑之然則險不虎牢富不陸海而地附人顯無日不天下遠邇之耳目也邑乎譬周室天下之朝市矣是謂身表夫其視徒言乎焉有量也雖然言何容易楚人大泌隕而士不聞記志之業久矣王子曰然執卷而起以告司訓胡公胡公曰劉子之言大哉信志邑而備國與天下之義類又信邑而可為國與天下也以人也鄭食漆洧爰有子產薊髮之吳是挺季札信乎地非人曷顯哉是志也王子始之余終之而壽諸梓則胡公倡力主行請於明府孫公學諭李公庠工待資號衆實予以不朽夫山川之寵靈式憑咸譚紹琬重修茶陵州志序於人為作史之有在也

戒蓋以退處士進奸雄則固已非遷矣賤仁義輕守節則范又非固矣日曉之歎自古云然况以郡邑之志藉手儒生筆則筆削則削其筆而登之者未饜同已之望其削而汰之者易滋異已之忌為

人所非曷足怪哉簡非亭夏筆非董狐而欲使田水月之論次不賈戾於會稽白石樵之輯錄不貽譏於雲間此倖之難邀而執簡者之所以旁皇却顧也徵翁熊使君宣猷吾茶并綏理羣生綱紀庶務皆以占人為法式而於載籍所垂討之論之講求不遺餘力嘗歎農服先疇十食舊德事必師古舍郡乘無可考鏡者因燹於兵遂以編纂之簡授諸山澤之癯琬內慙寡陋外畏諭訛謝弗敢承使君則進而堅之日取新刻而削之刊其虛誕掃其繁蕪鄭遂良之曲筆翻魏收之穢史宜子之懼而閣筆也取舊刻而筆之訂其訛謬綴其闕遺續史記於褚生校漢書于馬融子將奮筆之不暇而何有于懼哉因舉嘉靖已酉之所創萬曆丁酉之所續彙成一帙而其新者則收之故府為後來備考也琬祇承公命網羅而考覈之因念自萬曆丁酉迄今辛酉八十四年于茲矣其間山澤之奠于位城郭之固吾圍區域之畫于封疆畝之區于畔可按籍而手錄也獨是賦式之損益風俗之正變里自多而併于約學自西而徙于南選舉自科目而廣于徵辟衛所自衆建而省為專職官守則裁丞

而仍倅尉此非可約舉而例論也故博而采之詳而覈之俾八十四年之實錄無憂于荒墜焉其在悠悠之口所聚訟不決者惟人物藝文兩志耳今不議削而議筆人物之正而大者筆之誠而烈者筆之炳蔚而高潔者筆之敦朴而周慎者筆之而外此之人物自不煩于削矣藝文之奇而法者筆之麗而則者筆之沈雄而奔放者筆之雋上而雅健者筆之而外此之藝文自不煩于削矣數益約而名益彰映愈簡而采愈流則吾茶之立德立言者尚何求多于此外哉志成後使君復出新舊二刻參伍以觀覺今之所梓體裁義例固一準于周舊刻而大同小異與新例互見也謹書而歸之周

士儀纂修衡州府志序
郡有士心備攻也顧達策已陳而世故日新葺人雖

欲備之不克備也衡志昉自有元明正統中纂於郡人范禮繼增於劉侍御鞅再輯於伍大參讓三百禩中修明纔三見爾當日何嘗不云備及今跡之遂如火之需薪否則燼矣歲已亥郡伯李東園欲增新之命邑博投東於儀將以觚翰見授固辭獲命遲之十年松公張公祖來守是邦鰓鰓焉以

訓方型俗育才又民為務既三載庶可續於是思哀遺文為潤色經綸之具俾吾衡政教有章徭賦有考食貨有經人物有紀以備葺人之所未備意良厚已猶兢兢未肯擅迺上請於大中丞盧公既得請引車式廬命儀與弟儼暨鄒子章周董若役焉力謝至再始拜公聘而弟儼適奉檄入都因與鄒子分類校讐鷄晨燈夕匪遑寧處顧自萬曆癸巳以還歷季滋久而况東桑楊塵鹵因削色隱栢之日已遠定哀之詞宜微而欲標日揭文分曹奮筆蓋亦難矣然其間有必循之義例無可畧之文章雖事蹟宜準諸今而體裁一衷於古於是言以類從目由綱舉寧採秋實毋擷春華汝南之月日可師夾漈之緡閱足鏡恐有所闕不備葺人之所未備也聿觀疆寓所肇隸在職方上欽天時下審地絡以及林麓川澤古祈望舟鮫之所守也作封域志第一仰觀俯察而人事以興凡伊湍立冢崇堂除道息民事神罔敢後也作營建志第二攸居既奠爾宅爾田三壤庶貢公旬赴後奉上之義所由激也作賦役志第三均徭平斂民用以康苟非親遜未式於化干羽管磬以肄以將作學校志

第四沐浴歌詠比戶可封誠使俗不即滯貨不棄地則安寧之術也作風土志第五阜民之產而公其慝職在有司苟利茲土名棠郇兩百世依之作秩官志第六若夫三物以賓賢書彙進師帥之效也觀國利用賁及丘園枕幹栝柏維楚有村作選舉志第七匿文不昭覲武無烈乃既矢懿德亦省干戈則揆奮同功經緯共貫作武備志第八定邦戡亂人才為之山川之氣鬱為國華立德立功詎容晦翳作人物志第九程品之法君子斯貴巾幗奚取焉乃錚錚之槩足抗鬚眉誰謂鍼管遂無信史作烈女志第十人之性情精者為言文章言之至精者也其體非一或論裨時政或韻涉景物咸騷辯之遺也作藝文志第十一大畧備矣然而天人所感政令所召勞逸恩怨之所積得失治物之所伏何嘗不徵為景卿變為罔象省日省月修禮修刑可以觀德作祥異志第十二夫志者志也志以內者志之外此可無志然亦惡其不備彼蓬山驚嶺羽客空王二氏之說浸淫已極弗為之防大道將裂作外志第十三諸所編次頗費討尋既登鴻蹟兼採碎錄譬之侯鯖調自君鄉之鼎亦如春

麟深諸恍氏之機凡八閱月耳目心手更迭為用幸得成帙以報命於大執事僅比兔園之冊聊備遺忘云爾若猶有未備者則以今人不能為後人備之猶菴人不能豫為今人備也又俟夫來許之博物者焉

李元鼎孫何知遺稿序

當崇禎癸未武昌有獻逆之難舊松陽令

孫公歿之歿最烈相傳為經畧熊芝岡先生老友然弗詳其人也越十餘年丙申余遊虔州晤吳子陵季於嵯峨寺時酷暑為煩數相往過相與言芝岡舊事遂及松陽陵季曰此予外舅孫公何知先生也因出其哭經畧詩文共讀之嗟乎何知於君臣朋友間抑何其痛切而篤摯耶夫逆獻肆虐發難陵圍而禍烈於鄂渚事在數閱月後何知一燭照而數計之似若詩識至其哀切於經畧先生者一字一血令人不忍再讀遂不覺仰天嗚咽感慨太息而弗能已也憶先大人之官上谷也在甲辰乙巳間正先生司李時聲望赫奕先大人荷知遇殊深余小子方在齡年先生一見期以遠大後數年乙卯余舉於鄉公車由楚入燕謁先生於黃鶴樓畔先生喜動顏色為言文章經濟之大端余

服膺不敢忘又數年壬戌余幸售南宮則先生再
起而以事下請室余觀政白雲司日得周旋先生
於患難中未幾余以假歸先生寄先大人詩册媿
媿數百言猶記書牘中有今日令郎能為老兄完
歲寒事語先大人讀未終涕泗交頤及余以使署
於役報命而先生已有西市之慘矣嗟乎尚忍言
哉夫經撫不和為封疆歿則歿之乃不以封疆而
以門戶以瑤禍夜半片紙白日晝昏頸血上濺於
天應知先生之日為不暝矣此余所以讀何知遺
稿仰天嗚咽感慨太息而弗能已也嶮季言何知
集最多而此其未刻者吉光片羽可以知其慨矣
嶮季之尊公磊石先生與經畧同難為忠烈公其
不忘此者其亦**何履仕藹園廣類序**取經史子集
不忘所生也夫**何履仕藹園廣類序**四部之書或
掇其文或記其事分門別徑鱗次條疏哀而集之
以備遺忘以供考證是之謂類書然而類書之中
又各有類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類書之經濟者也
藝文類聚文苑英華類書之文章者也初學記白
孔六帖類書之駢偶者也歲華紀麗玉燭寶典類
書之紀歲時者也其稱引非不綜覈考稽非不詳

鑿然而邊幅先定方以其類求之易乎其類而不
相為通矣自是而外卷帙之最廣者惟册府元龜
太平御覽二部獨為瀕博然其時天子出其石渠
天祿之藏書召集天下之英能共襄其事典籍既
廣心手復多書成而等身充棟實非難事且惟所
為册府元龜者不能窮揆遠討以奉天子之明詔
而乃取管韓之數千及班固陳壽等一十七部之
史字割而句裂之或一事而截為數段或一語而
散見數條參差重複零星紕謬者不可勝紀覽其
大旨蓋惟分册府之正史以為類書而陰與太平
御覽相表裏初未可單行於世而自號統同萬類
之全書也故類書之輯採書先患其不博分類繼
患其不廣然博於所採之書而隘於所分之類雖
博猶未博也廣於所分之類而隘於所採之書雖
廣猶未廣也册府元龜廣於其類而隘於其書者
也何也一十七史而外未之多及也歲華紀麗玉
燭寶典之類廣於其書而隘於其類者也何也歲
時月令而外皆在所遺也有能博於其書廣於其
類考事而事莫不詳徵文而文莫不備攬專家之
勝而不見有餘窺內府之書而不覺不足乃可謂

集類書之大成乎余友衡陽周子士儀字令公者博學好古士也一十六載以前與訂交熊耳道上已有君才十倍之歎歲在辛丑予再過衡陽令公叩門來晤問邇日所著何書曰方有廣類之輯問卷帙幾何曰為部三十問品類幾何曰為類者千有七百問輯書之義例可聞乎曰徵事之後各附以詩銘記賦問著書之歲月何年起何年訖乎曰八載於茲日增月益而未有已也予雖未見令公之全書而知此書確然為諸書之所總萃無疑也蓋令公聰穎絕人一目可能數行每借人書信宿還之覆誦不謬一字則其集取必廣且鑒識明決能讀天下脫誤之書亥豕金根過眼辨如菽粟則其讐校必精歷時八年購求之策自廣手疏之紙自多又可以從容刪潤刊落其恒常而表彰其幽隱則其去取必當兼以書成一手筆削從心殊不似衆力共成之書繁蕪紛紜贅見重出則其訂正必謹以嚴夫古人之為類書者或類其經濟或類其文章或類其聲韻駢偶以及于天時月令之一節雖舉一漏萬尚可誇多鬪靡以自傳于時况乎其廣而類之者也乃或者以為此記問之學非大

儒所尚寒胸儉腹之子又不知從何處聽得狂明道玩物喪志一語以妄相譏刺此無足恠只緣彼胷中未嘗兼讀五經耳夫五經者聖人之類書也言天道則見之易言政事則見之書詩以見風俗之異同春秋以見時事之得失禮以見歷代之典章分而讀之五經自五經也合而論之五經一類書也今之人專治一經至白首尚不能通其義則其束類書而不讀理固然也予蓋好讀今古之類書者他日策蹇過藿園盡發令公之書

修衡州府誌序

庚戌八月梧露初下章方元鉛鏃提槩篝冀舌稽之亦有秋也太守

鄒章周纂

張榮陽夫子庶績底成將登典故而備憲焉以詩實之責貢書幣于郊廬惟章之業夙在詩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人于鄉之艸木猶懼有隕越焉矧一郡之文獻是毗即乞霍靈為觚挹湘法為滴恐不克修明稱塞上大之幣命豈僅若畏一枝之即戾已耶抑聞之張茂先至瑯嬛石室各有奇書一室則歷代史一室則萬國志一室則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文秘字也夫國志且與紫微

秘籍金珍瑯嬛匪徒為傳世之策矣章何人斯以
 溝斷羣青黃間雖嬰無清人安敢不經營內焚懼
 而益之以感也蘭臺之史尚本子駿詹事之書取
 資彥伯故簡具燼荒逸無托則懼謬廢墜幾八十
 年郡無月存日秩之老即偶出田間亦鄙僂無當
 周咨則懼疎清議如響一行失稽非疑有報德即
 誣以索米則懼謗實則後已名則先人比比而是
 苟廉不方以憲孝不方以參非公爭為投牒即私
 怵以門戶則懼媮此四者其大約也至于所感則
 觸類而興誠不知其自來也版章如故也昔并舍
 之芑黍今為高原矣昔叢阜之金魚今在人間矣
 高淡不易觀乎考工取新也僊宮梵宇紺碧漸復
 壯矣經閣講堂瓦礫猶難除矣先後不失序乎竭
 繭而絲者彼自亾繭于下捐戶而障者已且失障
 于上則共賦難而治賦之尤難也樹黃茂者非沃
 壤則易枯治稂莠者雖瘠土亦易苑則育士難而
 士自育之尤難也鏤篋朱絃君子且以為濫矣而
 市井竊金珠之飾何底乎觴豆衽席君子嘗惡其
 泛矣而衣冠成凌粹之風何始乎實治亂之由也
 卓茂朱邑之禁濶矣破觚為圓而罔漏吞舟之名

奚失乎王溫舒嚴延年之聲烈矣威隙姦起而揚
 沸救火之術奚得乎實安危之本也考賓興則氣
 塞風雲選徒御則聲如虓虎豈文匿而武過覲耶
 詢士行則青簡有量昭幽儀則彤管殊勞豈陽伏
 而陰不愆耶文藝之古淳而今漓古蘊而今盡也
 則世運漸遙也襍稜之示祥而移災示凶而移吉
 也則人事自邇也若夫瞿曇老莊之言滂泆枉枝
 且欲奪濂洛關閩之席於吾衡為尤甚仁山太虛
 密齋學父諸先進而後莽莽始百年安得有仲尼
 之徒辭而闕之廓如乎此尤感極而欲憤者也范
 蔚宗嘗自述其撰書之意謂欲因事發論以正一
 代之得失章何人斯幸廁筆從令公周先生後編
 次之餘感及而論每妄及之其有感而未論者則
 令公與伯兄定之臯敏已分及之至正也或以為
 懼近蔥感近狂蔥與狂章皆不敢任章之懼與感
 也要歸於敬桑梓而已敬則正正則或可以報上
 大夫矣雖然章固習授鬼園冊者譚紹琬修湘陰
 瑯嬛石室則有俟乎後之君子

志序

志近於史雖以事詞勝實兼道法而有之事
 取於核訛則否詞取於質夸則否道取於直

阿則否法取於嚴寬假則否然志有難於史者史所據起居註編年紀月綴輯成書志則掇拾舊聞等於耳食懼事與詞之不副也史以褒譏代賞罰是是非非無所梗避志則人持一喙聚訟不決懼道與法之兩絀也而欲憑一時之網羅作數百年之實錄豈不難哉宛授徒湘中邑侯唐先生夙承青盼會有修志之役委以編纂宛遂謝者再侯曰會稽人文之藪而縣志成於山陰徐滑子何讓焉子以麟經為業取材於左取義於胡凡所論次猶是肄業及之也宛既不克辭乃取舊志一帙鍵戶讀之其中訛者十七闕者十三亥豕魯魚尚可意校甲戌己丑從何臆增蓋閣筆躊躇慘澹經營者幾十日矣嗣得周君良仕蔣君儒德李子象瑄丁子佐秦子正竣各出腹笥共訂異同周蔣為湘中老宿不減濟南伏生其餘諸子皆以博洽知名故嘉隆軼事傳聞異詞者則詢之周蔣以其黃髮皤皤熟於掌故也萬曆以後所聞異詞啓禎以後所見異詞者則詢之諸子以其鄉評月旦眾論僉同也至

與朝因革悉稟總裁口授旋折衷於徐學師載筆者

未嘗溢一詞焉侯尤畱意田賦手自綜集易藁三
 四誠以理財要言非可假手儒生也復諭宛等人
 物之志義主闡微藝文之志意期近古發潛德之
 幽光昭不朽之盛事其在斯乎宛等祇承侯命獨
 加詳慎每志一人核名實察誠偽要無憾而後登
 之也每志一詩一文辨雅俗別真似要無疵而後
 錄之也經之以事緯之以詞軌之以道法而志于
 是成矣要以屬詞比事宛等任之而綜事詞之紛
 綸定道法之畫一舍侯其孰歸哉抑先聖有言載
 之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侯撫湘八
 年志中所載何一不得之身試以被之於民者書
 之於冊深切著明孰昭於是宛等據事紀錄鋪張
 揚厲大而并非夸其亦
 免於特書之譏矣

余國柱熊母李氏舉節序

氏

感人性貞靜舉止嚴整父愛其聰慧授以書史尤
 喜讀孝經曲禮曰孝庸德也禮常經也舍此何以
 為人于是日夕繙閱務窮底蘊隣姬詰之曰女子
 之職酒漿織紝而已安用此為氏曰姬且謂酒漿
 織紝四字固從何處得來聖人之道一以貫之人
 生不可須臾離者豈婦人獨不當學耶父聞之嘆

曰女言殊近理益大奇之及笄歸祚延祚延居常與友人講論間舉以語氏氏亦為之參議其間事舅姑鷄鳴盥漱問安視膳一一如小學內則所云諸姊妹頗難之氏曰陰教不修久矣我等力行猶存古意奈何以為難姊妹遂皆勉循于禮閨門內外雍雍肅肅有如朝典云生二子賜履賜瓚甫成童而流寇大起乃從祚延避難于邑東之白雲山有終焉之意無何祚延為鄉里所推擁仗義討賊戰敗為賊所害氏得凶問痛絕仆地少甦仰天哭曰吾夫雖韋布捐軀殉難亦古忠臣事也夫既死忠妾亦當死義言已將引刀自刎弟嘉卉力止之其娣姒亦多方譬解氏乃忍死負兩孤從嘉卉密走母家藏孤兒大窖中得脫于難甲申國朝定鼎賊黨平氏乃携兩孤返故廬躬紡績以供饋粥冰霜刻厲親戚罕得見其面每深夜篝燈督課二子書聲與機杼相應順治庚寅賜履補博士弟子有志正學氏為色喜曰汝父素以聖賢自期不幸遭難早世我所以不死以汝兄弟在故也今汝能讀父書不墜先志更復何憾尚其勉力精進以底於成即汝父亦瞑目九泉矣又曰觀汝性疎曷恐

不諧時慎勿輕言仕進我本未亡人心如冷鐵不知世間有榮貴事汝但能立身揚名使人稱之曰幸哉有子於願足矣他非所望也賜履以戊戌成進士入翰林歷官內閣大學士十餘年間氏嘗書先正格言教之曰汝既受國恩自應努力報塞我有先世遺田數畝可供菽水幸勿以老身為念故賜履服官凜凜始終一節皆氏有以成之也已亥直指李公廷松上其節行于朝詔建坊旌表其間氏聞之泣曰守節婦道之常爾何足以辱

盛典我以兩孤故未從夫君地下自覺面目有覩而猶計其棹楔是以夫為市也自是二子不敢言建坊後二十三年始成士大夫作為詩歌臚紀其事然終不敢以聞之氏也蓋其天性嚴峻有如此氏以子貴累封太淑人而自處儉約不改寒素有舊時褐襖青布衫澣補者數十次矣猶常常服御不釋曰此吾傳家寶也當遺之子孫使無忘窮困時歲時督率羣婢事繡紡伊軋之聲午夜不絕雖隆冬盛暑不輟丙辰賜履自京邸歸奉氏寓居金陵氏謂賜履曰吾向慮汝疎曷忤時今果然矣然

名節無損抑又何尤吾與汝優游青山綠水間為
 太平草木可矣此汝之素志亦汝父之遺教也識
 者以為知大體年近七十目光炯炯燈下猶能認
 識細楷或勸之著述氏笑曰我巾幗人也粗通書
 義但知學為人婦學為人母而已著書立說非吾
 事也待二子甚嚴非薰沐不敢至寢門入見起若
 後即俯躬趨出有所論著必呈閱然後敢錄蓋凜
 然如嚴師焉人以謂氏苦節比於柏舟而教子以
 學行成名則不媿
 古之鄒仇氏云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三終

名師... 太平... 者以... 識細... 義但... 事也... 後即... 然如... 學行... 古之...

 師... 草... 知... 或... 學... 子... 二... 子... 甚... 嚴... 非... 薰... 沐... 不... 敢... 至... 寢... 門... 入... 見... 起... 非... 且...
 矣... 此... 七... 十... 日... 我... 市... 人... 也... 相... 舟... 而... 教... 子... 以...
 云... 不... 以... 謂... 氏... 若... 節... 此... 於... 柏... 舟... 而... 教... 子... 以...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三終

